

音韻著

琴

雜

譚延闓書



中華民國開國史

谷鍾秀 著
特製布皮金字一冊
紙數 二百十四頁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是書始武昌起義迄國會廢止凡民國締造之艱難政局變遷之因果無
不擇精語詳據實直書而於當時政潮之暗幕將來元首之叛逆尤能獨
具隻眼直破其隱人第見帝制發生逆跡遂爾暴露演黔聲討罪首於焉
斯得而不知其黑幕中之種種導線已潛伏於民國元二年之交國人欲
究其原委而一決今日之世局乎不可不急取是書而一讀之也

換掃子人
軍懷



父業
立
卑
慧

羅良鑑題



韵琴女士最近肖像



任序

韵琴君與余同里閨長於余者四歲君九歲能詩及笄文名籍甚時余格於家庭之涸蔽欲學未能也然時得與君過從輒相對探古之名媛逸事及其詩詞心益嚮往顧羈縻等於樊中淚乃數行下君每設辭爲慰謂今之家庭猶古之家庭也患不自立於人何尤古今奇淑女子何限寧有出於蔑禮義之放任家庭者哉余感其言奮發至滬讀於神洲女校今日之能略解章句君之賜也課餘見報端載君作甚富乃喟然有感於蘇長公有文不朽之語爲請於君并彙其詩詞爲一集以饗吾女界非敢阿余所好冀有聞而興起者故以余所遇爲叙丙辰暑假瘦卿任厚康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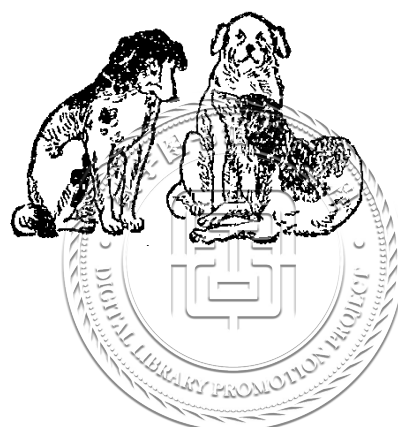
韵琴雜著序



陳序

吾國女界能以文字託業於新聞影響政局啓迪人羣者當推劉女士韵琴始矣女士以聰淑之資通進化之例故其爲文也不纏綿悱惻於兒女之私亦無撞搪呼號於參政之習挾藩入軌悉如分際予於乙丙之交得讀所爲文深韙之人亦以爲罕也旣出雜著一集詩詞多美感小說筆記之屬則抨擊帝制警惕國人莊諧雜作懲勸并施不求艱深而意自遠夫以一弱女子而能於春容吟咏外舉不律與欺罔一世之奸人袁世凱抗卒能合國人之血淚以傾之其事誠難而其文彌足貴矣可不敬哉陳榮廣白虛序於上海中華新報館

韵
琴
雜
著
序



靜寂子序

長夏如年溽暑鬱蒸昏焉欲睡惱世君造廬出文一卷相示曰此韵琴女史雜著也試一披讀不覺啞然以笑怫然而怒淒然以悲喟然而嘆輓近國運世風一至於是而女史能以游龍之筆燦花之舌委曲暢達洵足警余一時之午夢也或謂此野史稗官者流何關宏旨曰在昔木鐸徇路輿誦建言以規國風藉伸民隱芻蕘末議而聖賢采之况乎粲然成章公諸報紙以詔告天下針砭流俗者耶且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詩詞皆屬比興莊列什九寓言談言微中莊不如諧滑稽立傳有自來矣抑今爲普及歌謠於國民鳥事夫夏商渾噩乎吾聞之中外古今說法精者莫如佛然若譬喻經六度集經諸品多引小物離奇詭詭超神入妙使衆生怡然以自解洒然而大悟蓋投機隨緣雖佛亦爾女史之乘時奮筆誠所謂苦口婆

心者耳吾於此益有殷望者今濁世滔滔江河日下民風頹墮有如老象
入泥土罕知恥有如面蒙鋼甲鬚眉濁物

用賈寶玉斥
祿蠹輩語

賦性本惡

人性男惡女善
論見樂天却病

法卷

女史雖具菩薩願現觀音身善巧妙辯欲以覺悟之而業海茫茫前

途殆迢遙矣大易之旨曰至靜德方得主有常含弘光大乃在坤德夫女
子者涉濁世尙未多其天良汨沒者尙淺人道一綫賴此轉移齊家治國
胥是胚胎深願女史顯廣長舌散天花香以保我赤子弘厥大慈而清滌
世界之熱煩也吳人靜寂子序於樂天修養館

成序

毛詩三百篇多出於女子之作說者多言女子善懷故孔子有取焉余獨以爲風雅之正變旨趣萬殊而皆以不失其性情之正爲主能正其性情則能葆其道德彤管有煒風徽彌烈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歌窈窕思賢才古之女教尙矣豈若後世之女子徒以吟風弄月爲能事哉自風騷以降時逾千年女子之以詩詞擅名者不可勝紀而求其溫柔敦厚不失風人之旨而其立身行事又能不悖常軌者往往難之近世女學大昌歐化東漸風尙日新而道德日墮或乃競求藝術薄棄文詞於是歷古賢媛名姝所傳之文學號爲國粹者遂蕩焉無存不其惜哉余於女學抱悲觀久矣今乃僅誦韻琴雜著中之詩詞而怵怵有感也韻琴所作薦雅而有節斐亹而盡致名篇麗句絡繹璀璨高情逸韻超絕塵瑳而其性情之正

道德之高尤可爲女教之模範而非尋常庸俗女子所可夢見韵琴幼而好學長而憂勤國事有烈士風奔走瀛海其志不衰覽其所作而其平生之志事可見雖古今事殊吾知其於古詩人風雅之旨必有合也韵琴其勉之孟晉勿替吾祝君他日於女界中放一大光明也成本璞序



韻琴雜著目錄

詩 詞

春遊 病中偶成 紙鳶 殘牡丹 春陰 紅梅 桃花 瘦蝶 落花 酒旗
帆影 夜雨 送春 餞春 繡罷偶成 夏夜納涼 秋草 秋花 秋夜
秋雨 客邸中秋 閨裏中秋 中秋無月 白海棠 紅海棠 白菊 媚香樓
懷古 木蘭從軍 老將 老儒 老梅 梅粧 雪 述懷 秋宵吟 遠別離
留別 登岳陽樓 弔二喬墓 岳州道中 月夜懷季瑛 鄉思 弔秋瑾 弔
項廟 彭城懷古 哀國粹 感懷 和楊千里 旅夜 秋日舟中口占 歲暮
輓季瑛 關山月 咏雪 春日遊元武湖 歲暮感懷 秋日懷秀如 誌感
書憤 喜晴 風雨夕感事
憶秦娥 初春 清平樂 送春 滿江紅 閨中秋和仲雲兄 蝶戀花 秋蝶和友 一剪梅 代作

愁倚欄吟 鳳凰臺上憶吹簫秋夜 秋蕊香重九前日風雨大作偶成 雨中花冒雨菊

一叢花倚風菊 滿庭芳傲霜菊 浪淘沙春日旅懷 前調夏日旅懷 前調秋日旅懷

前調冬日旅懷 滿江紅鄉思 鳳凰臺上憶吹簫岳陽樓和友 雨零鈴淅益峯大兄 贈

高淡和四闋(一)鷓鴣天(二)前調(三)漁家傲(四)木蘭花慢 望江南寄韵英 菩薩蠻暮春

病中誌感 金縷曲感國事辛亥秋寄惱世 前調質假余名投稿某報者 河滿子冬日返里風

阻河干船泊城外一宿 滿江紅癸丑亂後過金陵有感 百字令有感 金縷曲送清如師之燕

和原韻

文 藪

滌穢.....一

鼓勇.....四

賀新.....六

告各省將軍.....九

籌亡雜誌·····	一一
魔王賦·····	一三
弔白渡橋文·····	一五
皇帝卜居·····	一六
戲擬女子請願團奏請皇后垂簾摺·····	一七
新論語·····	一八
皇帝生命保險·····	二〇
天民上天帝書·····	二一
新四子書·····	二三
代袁氏祭洪憲文·····	二三
烟界爲大蔡復仇通告·····	二五
羊肚上猿氏辭職書·····	二七
逃出來辭·····	二八

小說

短篇言	白虎湯	一
短篇實	大公子	二
短篇實	報夫讐	三
短篇滑稽	癡人夢	一六
短篇奇	新華宮	一七
短篇滑稽	一皇禍	三一
短篇實	湘民苦	四〇
短篇社會	愛國童子	四五
短篇滑稽	商人忿	四八
短篇怪異	奇臭	五五
短篇時事	行路難	六〇

短篇 時事 燭奸……………六六

短篇 寓言 水國春秋……………七五

短篇 滑稽 望帝魂……………七九

短篇 愛國 臨時偵探……………八八

筆記

比利時婦人之淚……………一

英國會刑國王查理第一之始末……………三

法國路易十六上斷頭臺之始末……………五

法國王后馬利安氏上斷頭臺之始末……………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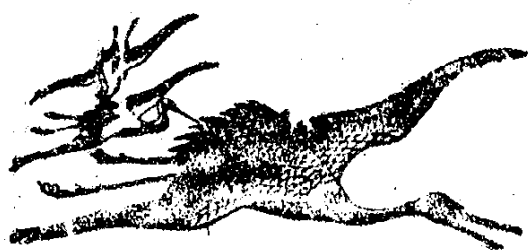
法國貴族玻爾訥子爵上斷頭臺之始末……………一三

拿破崙之末路……………一七

世界共和國立國之概要及政象……………一九

日本人談中國之國民性及致貧之由.....四一

德國威爾德哈米耳博士之日本殖民政策觀.....五一



韻琴雜著 詩詞

春遊

東風吹暖日添長。散步芳郊興欲狂。春水綠於春草綠。菜花黃似菊花黃。沿堤風送鶯聲滑。隔塢雲遮蝶影忙。無限韶光斜照裏。踏青歸去馬蹄香。

病中偶成

平蕪淺碧草芊綿。正是清明二月天。紅杏樓頭迎旭日。綠楊陰裏襯朝烟。梁間泥濕巢新燕。屋角箏橫響紙鳶。自恨春來顚顚甚。病中翻覺日如年。

紙鳶

誰家巧製試裁箋。入耳箏鳴認紙鳶。類鵲也教翔碧落。如鴻直欲上青天。好憑羽翼雙飛遠。全託游絲一縷牽。爲願東風頻着力。翩翩疑作九霄仙。

殘牡丹

猶憶枝頭錦作團。碧紗爲幃玉爲欄。落紅陣陣愁雲暗。冷雨淒淒簷夜寒。昔日穠華何

處。去。今。宵。狼。藉。這。般。看。痴。心。怨。煞。風。和。雨。催。得。名。花。頃。刻。殘。

春陰

溟濛天氣種花時。小婢行來笑語痴。遙指隔溪深竹外。桃花新放兩三枝。

紅梅

窗前春色醉遊蜂。却借胭脂一點濃。爲恐詩人嫌冷淡。託根已改舊時容。

桃花

夜瀟瀟雨打蓬。十分春色透簾櫳。隔溪流水潺湲處。霞爲桃花不敢紅。

瘦蝶

連朝風雨褪殘紅。倦落窗紗力已慵。腰細不禁風蕩漾。尋花且作夢惺忪。

落花

無聊天氣嬾題詩。惆悵園林係我思。何事春歸天亦妬。東風滿地濕胭脂。

酒旗

東風習習綠陰稠。玉勒徐行覓酒樓。瞥見柳邊高颺處。青旗半幅可消愁。

帆影

春江一帶樹樓鴉。十幅蒲懸影認斜。最是夕陽流水急。依稀又被野雲遮。

夜雨

小樓一夜雨瀟瀟。綠滿池塘草色嬌。行過板橋見溪水。比教往日長三篙。

送春

隔簾一夜風雨聲。落紅滿地夢魂驚。天公有意催春去。杜宇何由訴不平。百丈游絲繞芳樹。那能繫得春光住。惜別天涯餞遠行。消魂明日東郊路。處處花飛陌上塵。捲簾愁煞惜花人。問渠春色歸何處。草碧前途已似茵。無恨芳情增感慨。問愁都上雙眉黛。春歸明歲有來時。願借春風裁錦碎。

餞春

唱罷驅歌興欲飛。東郊祖餞送春歸。落花滿地鶯聲老。寒雨連朝蝶影稀。瞥眼荼蘼剛吐艷。驚心楊柳已成圍。淒涼最是離亭路。燕語呢喃惜落暉。

繡罷偶成

金針繡罷兩鴛鴦。靜裏何曾覺日長。不見兒童爭角黍。明朝忘却。是端陽。

夏夜納涼

浴罷開軒坐。微風透薄羅。荷花香撲面。何處晚涼多。

秋草

院宇蒼涼夕照低。隔簾青色半萋萋。霜清野岸悲蛩語。露冷荒郊送馬蹄。瘦蝶魂消歸楚甸。殘螢光閃下隨堤。秋心寸寸憑誰訴。悵望西風聽雁啼。

秋花

閱盡芳園最上春。隔簾寒色著番新。霜痕染處餘紅葉。風信催來起白蘋。空剩海棠爭艷麗。漫隨桃李鬪精神。三春景物今何在。愁煞秋花恨煞人。

秋夜

雨過碧天晴。銀河斗柄橫。淒涼蛩四壁。冷落月三更。刮耳砧聲急。驚心笛韻清。天涯倦游客。應起故鄉情。

秋雨

正是巴山夜雨時。淒涼永夜睡偏遲。聲聲滴碎芭蕉葉。點點催殘菡萏枝。繞屋繁音驚旅夢。破窗清韻助秋思。海棠嬌怯偷含淚。幾度低頭不忍窺。

客邸中秋

一片清光萬里寒。無邊鄉思上眉端。窗前縱有如圭月。偏是愁人不耐看。

閨裏中秋

閨中忽見月光明。私向蟾輝把願呈。最是令人難解處。朱唇微動不聞聲。

中秋無月

準擬今宵樂事多。那堪今夕又空過。何如借取昆吾劍。揮斷雲根見素娥。

白海棠

碧天如水夜初闌。清露凝花尙未乾。對月肯將紅淚灑。臨風且把素衣看。芭蕉底是烟含翠。楓樹奚爲葉轉丹。睡後不須燒絳燭。秋風吹處夢應難。臨空皓魄過牆頭。滿照名花分外幽。素色披開千點雪。淡粧寫出十分秋。瓊枝產自蓬萊苑。潔骨修從白玉樓。嫋娜數莖嬌欲語。愁來相對可消愁。

紅海棠

雁聲嘹唳掩柴門。一徑秋風傍短垣。艷寫濃粧都着色。夢縈血淚早留痕。隔簾認作佳人面。對月應銷倩女魂。腸斷西風人去後。也隨桃李學無言。

白菊

風來陣陣送清香。遙見東籬一片霜。不與海棠爭艷色。縞衣更覺冠羣芳。

媚香樓懷古

行到秦淮古渡頭。淒涼空憶媚香樓。當年歌舞人何在。溪水門前鳴咽流。

木蘭從軍

萬里從軍因代父。盡忠盡孝敢偷安。朝辭塞口黃河渡。暮抵江頭黑水灘。寶劍揮來關月冷。雄鞭衝破陣雲寒。一朝戰罷回東閣。千古高風仰木蘭。

老将

凜凜虬鬚虎帳中。老來未減少年風。劍鋒猶帶秋霜白。袍血曾消昔日紅。誰道黃忠無敵匹。欲同廉頗共稱雄。休言老邁難禁敵。一戰猶能立大功。

老儒

命未逢時志未舒。年來相對案前書。青春莫中青錢選。白首空嗟白屋居。矻矻窮途都若此。茫茫終歲究何如。一朝得遂生平願。後輩安得不讓予。

老梅

古香兼古色。幾樹接重巒。鶴夢空山杳。虬根屈鐵蟠。月橫疎影現。雪壓白頭看。老幹精神健。居然耐歲寒。

梅粧

笑開檀口總生香。醉倚寒梅憶壽陽。淡淡雙蛾描舊樣。盈盈五瓣試新粧。簷牙遍繞花千點。鏡面斜臨水一方。閣敞含章風景好。效顰競點額中央。

雪

乍疑天女散仙葩。六出紛飛整復斜。簾幕春遲沾柳絮。窗櫺曉啓壓蘆花。光搖玉嶺迷青嶂。凍合瓊樓冷碧紗。際此圍爐正襟坐。閒拈新韻鬥尖叉。

述懷

年來多病起常遲。弱質遭磨却怨誰。飲食半緣愁處減。心情只許月明知。蓬飛兩鬢慵臨鏡。蹙鎖雙蛾懶畫眉。無限牢騷難遣去。綺窗小坐譜新詞。

秋宵吟

砧聲刮耳晚來多。幽人不寐倚庭柯。纖雲四捲舒輕縠。明月團團鏡乍磨。月皎雲疎風景好。捲簾漸覺秋光老。古人秉燭長夜遊。及時行樂須宜早。君不見桃李三春競艷時。花攢錦簇翠披離。西風拂處色皆變。落葉飄颻辭故枝。悲秋常作天涯客。春去秋還留不得。曉來江上數峯青。紅蓼白蘋秋瑟瑟。

遠別離留別仲雲二兄

遠別離。最苦是離別。老母年高近六旬。兩鬢霜侵雪。那堪病臥床。使我心如裂。生我劬勞罔極恩。何時報答情尤切。親疾未能奉湯藥。雖云有女成虛設。膝下承歡幸有兄。晨昏侍奉應無缺。吾兄孝友衆所知。不用曉曉多弄舌。瀟湘此去路三千。拆柳河干與君說。一月平安信一封。雙魚解我離愁結。休使天涯飄泊人。目斷昭陽音信絕。明秋買棹定歸來。全家共賞團圓節。

留別季瑛女士

心情未許俗人知。話別筵前酒一卮。朋友情深兼骨肉。識君惟恨我生遲。
別淚雙垂濕絳綃。洞庭南下路迢迢。明年此日歸來也。剪燭西窗話寂寥。

登岳陽樓

岳陽城外有高樓。憑眺能消客裏愁。昔日仙人曾寄跡。今朝我輩復遨遊。
清風明月舒胸次。湖色山光望眼收。八百洞庭煙水闊。浪花掀處起沙鷗。

弔二喬墓墓在巴陵縣署後

墓前松柏自鳴風。翁仲無言夕照中。金粉賸餘人窈窕。霓環歸處月朦朧。
春深銅雀千秋恨。夢醒周郎一炬空。莫道紅顏真命薄。兩家夫婿各英雄。

岳州道中

猶憶辭家月上絃。客中不覺易蟾圓。沿途停泊慙慙問。此去華容路幾千。

月夜有懷季瑛女士

歲月易蹉跎。繁華轉眼過。人生知己少。世事別離多。對景增惆悵。臨風懶笑歌。
美人渺。

天末遙隔洞庭波。

鄉思

一輪冷月浸庭梧。靜坐無言百慮俱。惟有夢魂不怕險。夜來飛越洞庭湖。

弔秋瑾

劍鉞三尺逼人寒。莫作尋常粉黛看。肝膽燭天塵世黯。頭顱擲地夢魂安。女權未許庸奴占。種界空嗟異類團。恨煞東瀛初返棹。秋風秋雨送羅蘭。

弔項廟

依舊青山繞郭長。當年事跡已荒涼。可憐亞父空籌策。只勸鴻門殺漢王。

彭城懷古

新築阿房樂未央。漫誇功德過三王。龍興芒碭開基業。蛇斬當途出故鄉。逐鹿早知秦祚隕。沐猴堪笑楚人狂。漢宮舊址今何在。敗瓦殘垣倚夕陽。白雲不改漢時秋。睢泗縱橫二水流。父老猶傳秦楚事。遊人偏起古今愁。夕陽慘淡留侯塚。風景淒其燕子樓。回首可憐建都地。當年宮室賸荒邱。

哀國粹

明月。揚清輝。清光照巖穴。巖穴有幽人。傍惶思欲絕。峻行應遭世俗嗤。百城錯雜卷參差。眼前道路無經緯。白雪陽春誰復知。昔時文物推震旦。今日將如廣陵散。嗟吁乎。用夷變夏靡一時。散亡經傳無人管。君不見秦始皇焚書坑儒何其狂。咸陽一炬剩焦土。國粹既失國亦亡。嗚呼哀哉。後人爲之傷。後人將爲後人弔。安得中流砥柱兮。保我千年國粹之光芒。

感懷

頻年作客風塵老。來去渾如不繫舟。閱歷人情知冷暖。鑽求學術費吟謳。此身未必逢青眼。已分飄零到白頭。無限雲山迷遠樹。不知何處可埋愁。

和楊千里君天邊疊韻

窮通壅塞原由命。陋巷簞瓢敢怨天。屈子悲歌徒抑鬱。賈生獻策枉纏綿。乘風破浪知何日。掣電馳星又一年。懶作新粧鬥時世。此身已分老江邊。

旅夜

寂寞空齋靜窗前月晦冥寒蛩咽秋露瘦影伴殘燈路遠書難達愁多夢易醒家山何處是極目短長亭

秋日舟中口占

滾滾波濤日夜流月明新雁宿蘆溝蓼花風起江天暮山骨嶮峻露遠秋

歲暮

一年容易又冬殘白雪皚皚壓遠巒老大無成驚歲暮激昂有志肯偷安新亭涕淚車前鑑故國山河夢裏看時勢衰微今已矣誰人江上挽狂瀾
世事浮沉似奕棋六朝舊址半迷離當年宮殿生禾黍昔日亭臺走鹿麋不道覆巢將累卵奈何鼯睡却如獅古今同慨逢斯世歲暮無聊學賦詩

輓蔡季瑛女士

風淒淒雨瀟瀟四壁商聲助寂寥悲來填膺不能寐殘缸欲燼還復挑昨夜故人入我夢霞爲帔兮雲爲輶手把芙蓉朝玉京爲言瑤池阿母來相召夢回四顧心茫然落月依稀顏色照朝來惡耗傳江南客心侘傺思同調嗟吁乎悲哉朋友情深兼骨肉從茲

我更傷癯。獨爲君拂紙序生平。長什歌成聊當哭。女士字季瑛。家聲閥閥中郎族。昭陽地僻東海濱。渭陽舊誼續新姻。皖水滔滔江水急。廿一於歸來吾邑。阿翁落拓稱名士。寄情詩酒無他事。名士從來家苦貧。布衣蔬食心無恚。心無恚兮明大義。幼嫻書史兼文字。無何姑舅西歸促。經營重整殘棋局。夙興夜寐相夫子。理財有術家饒足。兒已成。年婦亦歸。階前蘭玉秀孫枝。積勞盡瘁無時已。漸覺容光非昔時。年來我爲時所迫。大江南北常爲客。猶憶今秋負笈時。憐余落魄淚沾臆。小別只三旬。故人成永訣。嗚呼哀哉。魂兮有知。何妨華表一歸來。月明風露冷。絮語慰離懷。嗚呼哀哉。窮通壽夭不可期。余悲君兮君不知。他日如我悲君者。知是誰。

關山月 步甘來君原韻

霜冷邊城月滿天。關山迢遞恨茫然。五更茅店鷄聲急。萬里林巒兔魄圓。古戍寒光空際遠。平川夜色望中連。雄圖客感愁交集。跋涉津梁年復年。

咏雪 和楊清如師

朔風獵獵逼丹幃。雪滿關山鳥倦飛。淨擬蘆花饒燦爛。輕同柳絮認依稀。玉樓凍合清

輝冷銀海光搖月色微。際此尖叉門新韻。及時行樂莫獻歎。

春日遊元武湖步清如師原韻

一聲款乃春波綠。雲水蒼茫路幾重。六代繁華成代謝。湖山依舊笑東風。
波平如鏡草如烟。一葉扁舟任往還。最是促人鄉思急。綠楊深處數聲鶯。
怪石嵯峨夾亂松。楊花如雪舞春風。夕陽西下月東上。一點燈光透梵宮。

歲暮感懷

歲月易蹉跎。殘冬轉眼過。陰寒雲互結。風勁雪婆娑。大地腥羶滿。山河感慨多。夜深眠不得。拔劍起悲歌。

秋日懷秀如女士

相思不相見。轉瞬又經年。病久藥難愈。宵深夜不眠。新愁濃似酒。往事淡如煙。明日重陽節。登高倍悵然。

誌感步鐵仙原韻

閒鋤明月種梅花。破浪乘苦愿已差。休笑者番無遠志。也曾仗劍走天涯。

神洲難覓自由花。世事如棋着着差。爭是及時行樂好。吟邊酒底是生涯。
際遇榮枯不可期。而今世事費猜疑。相逢莫作窮途哭。同是英雄失意時。
嗚咽聲中畫角哀。月移花影上樓臺。重門寂寂無人到。一縷詩魂獨往來。

書憤癸丑冬日步某君原韻於東京旅次

世事層波反覆中。英雄落魄古今同。市傭調笑姑由爾。俗子何堪識乃翁。遮莫違時能
養晦。誰言他日不乘風。此軀爲國須珍重。毋復傷麟怨道窮。

喜晴步仲雲原韻

斷絕簷前浙瀝聲。殘霞一抹晚來晴。歡騰四野田家樂。喜雨名亭記待更。

風雨夕感事

宵來風雨太驚人。淒切呼號泣鬼神。時局漂搖虞大厦。藩籬破碎逞強鄰。萬方多難無
家客。一個流離却後身。日暮途窮空躑躅。憑誰江上指迷津。
金風鐵雨破天來。回首中原劇可哀。縱有壯懷銷未盡。那堪熱血已成灰。魂同絮影驚
無定。愁似蕉心展不開。我欲乘槎浮海去。人間何處是蓬萊。

憶秦娥初春

平原關。東風昨夜催花發。催花發。海棠枝上新紅塗抹。捲簾瞥見時光換。驚心寒食。清明節。清明節。低飛乳燕。流鶯聲歇。

清平樂送春

暮春天氣。日日溟濛雨。簾前柳絮隨風舞。怕聽聲啼杜宇。今宵祖餞芳洲。落紅狼藉難收。一曲驪歌方畢。枝頭鶯燕皆愁。

滿江紅閨中秋和仲雲二兄

月又團圓。朗照得六街不夜。登樓望。遲收薄靄。冰輪高掛。桂樹婆娑。雲影裏。蛩聲幽咽。窗紗下。料羈人相對。淚長流。臨風灑。蕉滴雨。秋聲瀉。描寫出。秋如畫。喜廣寒重到。兩番佳話。皎色映清江上水。寒光浸透簷前瓦。愿今宵騎鶴下楊州。雲程跨。

蝶戀花秋蝶

料峭輕寒侵弱羽。風雨連朝。花落難爲主。暗度炎涼驚栩栩。繁華散盡誰還顧。淒其舊日花間露。晒粉枝頭。麗景無尋處。冷落秋光空自誤。細腰倦作迴風舞。

一剪梅代作

雁語蛩聲引恨長。人忒淒淒。景忒淒涼。多愁多病懶離床。誤却時光。減却容光。富貴繁華夢一場。名也尋常。利也尋常。黃梁熟後細思量。恩亦荒唐。愛亦荒唐。

愁倚欄令

西風緊。水平湖。病起柳腰無氣力。倩誰扶。當年掌上明珠。誰知道際遇榮枯相對。一燈如豆。大影模糊。

鳳凰臺上憶吹簫秋夜

細雨霏微。蛩聲幽咽。殘燈一點重挑。正夜闌人靜。誰品瓊簫。都是淒涼之調。入耳處無限魂消。珠簾外。月明如水。銀漢迢迢。良宵一年有幾。且邀月飛觴。莫負今朝。把牢愁萬斛。借酒頻澆。一醉煩憂都解放。高歌稍慰無聊。乍驚人。平林葉落。颯颯涼颼。

秋蕊香重九前一日風雨大作偶成一闋

竟日風狂雨暴。似預把重陽報。二三知己聯翩到。共約登高落帽。題糕且把前人效。黃花好。對花無酒真潦倒。驚見人來衣縞。

雨中花冒雨菊

轍夜狂風。一天細雨。籬邊叢菊披黃。正秋城景色。節近重陽。最好幾枝初綻。幽姿却未。經霜凭欄乍望。渾如浥露。分外生香。濕雲淺壓。宿霧輕遮。秋光先至。陶家却好似。衝寒梅放。初着奇葩。况復晚涼天氣。清香頻透窗紗。騷人幾輩。尋芳着屐。鬢插黃花。

一叢花倚風菊

參差瘦影寫傳伶。寂寞短長亭。幽姿冷艷。開偏晚。西風裏。不畏飄零。隔檻花欹。沿籬葉墜。一抹掩疎櫺。秋容淡冶。送清馨。蝶倦舞難停。芳心輾轉。驚無迹。低徊處。似酒初醒。倚徧欄干。莫教風動。愁聽護花鈴。

滿庭芳傲霜菊

濕露紅桃。眠風翠柳。笑他總不經霜。羣花落後。秋老獨呈芳。縱使寄人籬下。肯低頭。虛度秋光。西風裏。矯然獨立。終不赴炎涼。寒姿甘寂寞。開餘冷艷。抱却幽香。羨骨格清奇。勁節深藏。那似三春景物。鬪芳菲。競吐紅粧。一朝至嚴威緊逼。憔悴杜秋娘。

浪淘沙春日旅懷

春盡懶登樓。客思悠悠。二分明月憶揚州。恨煞遠山迷望眼。空自凝眸。閒散羨浮鷗。湖海遨遊也無榮辱也無求。綠水清波隨意住。從不知愁。

前調夏日旅懷

十里菱荷香。觸景思鄉。低徊無語細思量。手足飄零誰似我。鴻雁分行。雲水兩茫茫。路遠山長。何時歸去慰高堂。安得脇生雙羽翼。飛到昭陽。

前調秋日旅懷

游子苦思家。鄉信全賒。無端飄泊向天涯。悵望雲山何處是。一抹殘霞。瞬息換年華。開遍黃花。客中心思亂如麻。醺筆細將千里意。題向窗紗。

前調冬日旅懷

寂寞倚欄干。愁上眉端。乘風歸去料應難。但愿北堂萱草茂。遙祝平安。白雪壓重簷。歲已將殘。捧觴齊進合家歡。又是一番新氣象。餅薦春盤。

滿江紅鄉思

春日遲遲。又綠遍天涯芳草。長望裏。羈愁旅感。都縈懷抱。楚水相離湘水遠。君山隔斷。

焦山小。最消魂。離合與悲歡。催人老。江月落波浩。森洗不盡心煩惱。聽聲聲杜宇。不如歸好。血染枝頭啼正苦。夜來鄉思添多少。却終朝無語。昏昏眉慵掃。

鳳凰臺上憶吹簫 岳陽樓和友人原韵

宿雨初收。曉山遙對。南來縱目高樓。正鏡湖波靜。芳草雲稠。却似登臨黃鶴。千載後。名勝長留。好風景。遊人錯誤。疑作杭州。何憂。胸襟壯闊。效浪跡坡仙。笠屐携遊。趁此清和節序。饒逸興。拋盡閒愁。欄干外。雲飛畫檻。潭影悠悠。

雨零鈴悼益峯大兄

問天何忍。阿兄方冠。便教伊殞。遺編尚在。笥篋斯人已杳。斷腸悲哽。碧落紅塵。信痛絕。雁行分影。折手足。弱質瑩瑩。無限傷心有誰省。孤兒尙喜多聰敏。讀父書出口尤奇。穎人寔地府迷冥。思色笑幾時。再近易碎琉璃。難久曇花。轉添幽憤。却似他姊妹花開。一霎風吹損。

蔡司馬迺庭。余父執也。游宦二十年。卒於黃州署邸。而清風兩袖。莫名一錢。無力扶輿。歸厝於安徽會館。司馬有子三。長廩生。次孝廉。三茂才。不幸長次皆早歿。只

季子存焉。司馬棄世。季子體素弱。瘁傷過度。尋亦卒。距司馬棄世時。只十三日也。次年其三媳高淡和女士。回藉措資扶櫬歸白下。跋涉三千餘里。扶兩櫬回。真非易易。女士誠所謂巾幗中丈夫矣。爰成四闋以贈之。

鷓鴣天

玉宇飛昇已隔年。重來局戶尚依然。宦囊蕭索清風在。世事浮沉歲月遷。悲展轉。恨纏綿。幼男雛女累情牽。時長女十五男十三矣傷心無以酬親德。追薦惟憑小禪乘。時在鄂齋

三
畫
夜

前調

扶櫬匆匆返故關。中途愁過白沙灘。孤帆落日涵襄水。勁楫乘風過岷山。波上下。浪潺湲。江陵江夏霎時間。莫言巾幗輸男子。重任雙肩一力擔。

漁家傲

一幅眞容和淚繪。女士精於丹青遺像皆其手繪。那堪惡耗來天外。廿載榮枯中道沛。無可奈。煢煢弱質眞狼狽。一柱心香杯酒醉。官勤官愼清爲最。忠孝傳家遺縞帶。歿時收理行篋只餘忠孝帶一條別

物類 名自大。矯然不愧中郎蔡。也亦以忠

木蘭花慢

賁生平傲氣。肯低首受人憐。嘆命薄心高。壯懷消盡。不似從前。宦海波濤一劇。霎時間。如霧復如烟。無限牢騷誰訴。幾番搔首呼天。臨長風灑淚如泉。精衛海難填。聽商音。錯雜。蛩吟階下。雁唳雲邊。只好膏騰過去。更不堪回首憶當年。我本多愁善病。爲君徹夜無眠。

望江南寄同學楊韵英

清明節。柳色半勻黃。記得去年今日裏。月明林下捉迷藏。此景最難忘。清明節。搔首憶前游。花露崗頭宵步月。莫愁湖上泛輕舟。念及故人不。清明節。最苦是離人。落月停雲縈夢寐。何時杯酒共論文。暢叙別時情。清明節。寂寞孰爲儔。濁酒一杯澆塊塊。浣花半幅寫春愁。懶作曲江游。

菩薩蠻暮春病中誌感

自由不得毋甯死。孰能抑鬱長如此。病體太耶當。慊慊懶下床。那堪春又去。無計留。

春住。春去有來時。儂今病不支。

金縷曲感國事辛亥夏寄惱世

往事休回首。臘匣中青萍三尺夜深龍吼。故國空餘禾黍感。大陸沉淪已久。新時局分
瓜剖豆厲。氣干霄因底事。彗星馳。十丈光如帚。現天象。君知否。利權半屬他人有。挽
危機千鈞一髮。豈容袖手。獅睡沉酣今忽醒。滿眼浮雲蒼狗。當懾服跳梁小醜。儂誓不
爲亡國虜。謝鉛華。努力從軍走。願痛飲黃龍酒。

金縷曲時有假余名投稿於某報者作此以質之

心地明如雪。轉嗤他鬚眉巾幘。供人愉悅。女界文明參特識。誰謂人皆賢哲。獨詞藻妍
媸能別。儘爾妖魔鳴得意。比寒蛩。徒自吟鳴咽。蟬飲露。惟高潔。尋章摘句拚心血。費
無限揣摩簡鍊。低徊曲拆。男子才華須磊落。下筆力同屈鐵。何屑效香閨一轍。大雅騷
壇供賞鑒。信品評。月旦非虛設。問叶否。音和節。

河滿子

冬月自滬返里風阻
河干泊城外一宿

繫纜河干小住。計程明日還家。多事石尤風作惡。未歸仍是天涯。腸斷隣舟夜笛聲聲。

吹落梅花

滿江紅 癸丑亂後過金陵有感

大好江南。三年內。兩經戰事。觸目處。頽垣殘井。劫灰而已。鍾阜龍蟠。消王氣。石頭虎踞。空營壘。只磯頭。燕子不曾飛。今猶是。訪故舊。存無幾。桃葉渡。秦淮水。剩絲絲。亂柳冷。清清地。無限滄桑懷古意。悽然一掬興亡淚。況今人愁較古人深。難言矣。

百字令 有感

茫茫身世。問此生。如寄。置身何處。畫餅虛名。難一飽。回首年年羈旅。賣賦無金。攤書有恨。賺得愁千縷。有誰知己。半生空費。辛苦。恁是意氣凌雲。飛聲翰墨。說盡驚人語。只恐天高聽不到。還道此何須汝。許大乾坤。較量人物。屈指才誰數。靈均悽怨。美人今又遲暮。

金縷曲 送楊清如師之燕并和原韻

莫挽征車住。正江南杏花時節。先生獨去。滿目黃塵。燕市遠。愁絕。河冰夜渡。怎孱弱子身。徒步。愧未當筵親擊筑。祝悲歌。慷慨多奇遇。再休似。昨番誤。一腔孤憤從何訴。記

白門花團錦簇。同環講樹底事。風流消歇。盡瞥眼。都成烟霧。把大好家居輕付。亡楚包胥。惟痛哭。偷秦庭別有重興路。師與弟。更相聚。

韻
翠
雜
著
詩
詞



韻琴雜著 文藪

滌穢乙卯十二月十六日作於中華新報館

自帝制問題發生以來。吾人民與政府已立於絕對反對之地位。其數月之所施設。無論爲何等。吾皆謂爲根本已謬。枝葉不足論。故每見逐節斥駁之文。未嘗不嘆其失言。而傷智何也。政府人民之所孕出也。今政府既離人民以獨立。不以人民之憂樂爲憂。樂虐我者。仇則有訴諸吾人民之實力已耳。不然則有詈吾民氣之銷沉已耳。譬之室有盜。室人方鼾。見者不促鼾者起禦。乃徐議盜不合。探吾囊發吾篋。不亦迂乎。今盜之鳴金伐鼓入吾室也。有日矣。見者之議亦綦多矣。何損乎盜。何益乎鼾。且幾何不見其盡室以去也。吾於是痛秦無人焉。吾於是駭鼾者之眞鼾也。吾於是哭中國之亡不亡於帝制久亡於吾民之心。嗚呼。吾一女子。乃欲仰首伸眉。論列天下事。不虞出閫之譏。亦羞當世之士。然心有所感。甯忍終默。況亡國之慘。不中乎男而遺乎女。則是篇之作。庸可已乎。吾所謂滌穢者。非謂政府穢而滌之也。滌吾民心中之穢耳。吾民心中之穢。不滌。吾國終無希望。所謂射不中。反求於招。無益也。吾民心中之穢。奈何。苟安心與微。

倖心也。請言其實。苟安者。飾不安以爲安。而安之之謂也。當辛亥之改革。不百日而首事者。以共和國拱手送於狼子野心之現政府。謂不欲苦吾民於戰鬥。亟讓之以圖安耳。及見爲不法而有癸丑之役。吾民則又狃於安。以瞻顧不進。遂披靡不振。迄於今茲。唯飾不安以爲安。而安之也。吾嘗至日本。觀其政治風俗。及其五十年維新史。益知中國之無安期也。日本五十年前之國民。輕鬪樂死。行義不苟。已具有現世紀崢嶸獨立之國民精神。政府因勢利導。入以歐西文化。兢兢業業。上下一心。五十年而後有今日之治。其物質之文明。尙不足比埒歐西。什一以吾國儉惰淫佚之國民。卽奮起直追而地大人衆。期亦當數倍之。況上下相飾以僞。如今日有識者。忍謂中國有安期耶。張君東蓀之言曰。無苟安而後可以求安。知已不安而後可以不欲苟安。吾則曰。爲今日之中國民求及身之安。終身不得安。爲子孫求安。當終身求之。此吾所謂不苟安者也。政府方懸萬惡之的。驅國民以趨之。數月來。每況愈下。幾矢同的矣。夫政府於人民爲最少數。而所施爲影響之及於吾民也如此。吾何暇咎政府哉。弱者坐墮其志。氣強者震懾於淫威之下。而不敢有爲能者。競不事事以爲高。皆儉安反側於亂世者也。皆間接

助政府之惡。惡者也不肖者乘時崛起。遂波譎雲詭。玩四百餘州於掌股之上。而莫可誰何。非吾民苟安心之過歟。吾亦嘗尋政府施爲之迹矣。不可得也。皇帝之樂究何加於總統立憲國。皇帝之權何嘗能如吾國之總統而必棄總統之至安。排萬難以求不可知之皇帝。或曰爲其能世襲也。吾誠惑乎。自謂足智多謀之袁氏。而謂今日之皇帝可一世二世至於無窮耶。梁任公曰。幸而得達爲歡。幾何祇自躋其子孫於爲王勿許爲侯勿許爲庶民不可得之境。而及身又犯天下之大不韙。雖至愚之人不出此彼且行之不顧者何也。行之者豈唯袁氏詡詡然謂際會風雲者皆是也。其以皇帝爲之則必成之。則必得吾所欲耶。知五尺童子猶能道其不然。然彼且行之不顧者何也。吾索解之。不得臆斷之曰。微倖心也。自民國成立以來。國人方醉心於投機事業。莫肯務實。日皇皇於名徵利。逐民德之惡。世界殆無倫比不仁之政府。又助其醜而揚其波。兩相須以成。今日百劫不復之局。豈不哀哉。荀卿曰。治亂者非按亂而治之也。去亂而被之以治。修汚者非按汚而修之也。去汚而易之以修。今政府之惡猶是吾民之惡也。若按亂而治之。按汚而修之。亦見其勞而無當耳。吾故曰。吾國民心中之穢不滌。吾國終

無希望王而農有言曰小人之爲惡人皆得而誅之三復斯言吾益無尤於政府矣

鼓勇乙卯十二月二十日作於中華新報館

甲午而還吾國有識之士日以亡國瓜分之禍警惕乎國人國人始聞而駭終而疑終乃如絀續塞耳罔有聞知至於今日則見有言亡國瓜分者而却走耳其惡此不祥之言耶抑有以自信不至於亡國瓜分耶吾知其不然也蓋習聞其說而不見其事謂爲好事者之欺人語也今且見栖栖遑遑謀踐祚卽眞之總統矣競上勸進表之官僚矣世安有亡國瓜分在眉睫而執政者乃粉飾鋪張若此是以益信前說者之妄非却走無以避之也嗚呼國人之心理既如是矣吾雖欲爲最後之哀鳴亦見其如水投石耳第吾一人果何畏亡國而必強國人以不欲聞哉吾縱不以女子輕吾責而存亡非一人之任既多數放任之亡則偕亡耳善知識如梁任公且以有國不優於無國召吾國人是有人國不足愛亡國不足悲吾一人果何畏乎亡國而必強國人以不欲聞哉唯是有不能自解於吾心中欲言之熱度故言之言之非故擾國人之清聽也寥天唳鶴三峽啼猿祇自鳴其哀思而已

吾○今○就○國○人○之○心○理○爲○至○簡○單○之○二○問○如○左○聞○者○盍○一○再○致○思○而○自○爲○良○心○上○之○答○復○歟○

(一) 列強能亡吾國否。吾國尙有自存之道否。

(二) 現政府之施爲。果有絲毫之希望否。

答斯二問。爲吾國人應有之常識。亦吾國人應有之覺悟。

吾國久居於存亡不能自主之境。其能苟延殘喘。至於今日。特以有均勢之說耳。於此期間。發憤圖存。猶懼不免。而現政府執政以來。四年於茲。徒日施其變人類爲禽獸之模型。以表示其不亡不已之態度。吾能爲政府恕。不能爲國人良心想。

吾亦嘗韙梁任公有國不優於無國之論矣。第恨其不爲有身不優於無身之論。終失之末耳。夫國爲小我之積。吾人不能外形骸焉。能外國所謂當身憂患。誰則遺之。今日不遑爲之辯。姑進一步言之。亡國可也。國人之國而亡於一二人之手。不可也。亡國可也。共和國而亡於專制獨夫之手。不可也。更進一步言之。亡國可也。國亡。國人尙不知所以致亡之故。不可也。亡國可也。國亡。召亡者。猶得猶太富翁而吾民則死無葬身之

地。不。可。也。非。不。可。也。心。不。甘。也。心。不。甘。也。者。亡。國。之。罪。可。謂。不。在。一。二。人。而。在。國。人。也。
立。國。於。二。十。世。紀。豈。有。一。二。人。能。關。係。國。家。存。亡。者。哉。國。之。人。顧。安。在。者。胡。爲。任。一。二。
人。奸。回。昏。亂。於。上。而。安。之。若。素。夫。困。獸。猶。鬥。爲。求。生。也。窮。顰。極。殫。之。吾。國。人。將。並。求。生。
而。不。知。之。乎。嗚。呼。如。此。之。國。民。不。爲。亡。國。奴。將。安。用。之。孔。子。曰。吾。欲。仁。斯。仁。至。矣。欲。亡。
亦。斯。亡。至。矣。政。府。之。施。爲。果。適。得。吾。國。人。所。欲。哉。則。無。惑。乎。政。府。答。友。邦。以。順。從。民。意。
也。呂。尙。曰。民。不。敢。怨。非。其。上。謂。之。政。亡。武。王。以。政。亡。之。候。伐。紂。而。前。徒。倒。戈。今。之。紂。非。
政。亡。之。候。乎。國。人。果。不。欲。亡。也。尙。何。用。其。瞻。顧。要。離。曰。人。患。不。勇。耳。懦。夫。奮。志。何。處。不。
勉。焉。前。清。以。二。百。六。十。餘。年。之。深。根。固。蒂。而。武。漢。朝。呼。皇。祚。夕。徙。斯。固。國。人。所。共。見。不。
假。吾。一。二。談。也。國。人。果。不。欲。亡。也。辛。亥。之。勇。氣。猶。在。此。『鼓。勇』之。所。由。作。也。意。在。斯。乎。

賀新丙辰元旦作於中華新報館

今。日。何。日。非。由。眞。正。民。意。得。列。強。承。認。而。後。成。之。中。華。民。國。第。五。年。元。日。乎。吾。人。於。今。
日。而。追。思。辛。亥。締。造。之。艱。難。及。諸。先。烈。死。事。之。歷。史。皆。捐。妻。子。棄。骨。肉。不。顧。一。身。之。計。
爲。國。人。謀。幸。福。吾。人。坐。享。其。成。者。歷。歲。有。四。至。於。今。日。第。五。歲。之。始。正。應。舉。觴。稱。頌。祝。

共和於僑民

然回顧四年來之經過吾人果見有所謂共和政體否耶果享有所謂共和幸福否耶水深火熱與日俱進以至於今日共和名色易簣彌留之候吾人將弔之不遑又何賀焉

夫今日之北京當局吾人之反對者也吾人之所弔宜爲北京當局之所賀矣異哉政府乃亦有不慶賀元旦之命也記者始聞而疑之徐求其所以而後知北京當局之此命實出於萬萬無奈其情乃大可憫也自帝制問題發生以來朝野上下孰不謂今日爲袁氏踐祚卽眞之期大典籌備紛紛制作無論世界人之眼光所注者今日卽夫已氏數月來又何時不想及以今日加皇冠登大寶端拱垂裳稱孤道寡受羣臣朝賀而卽樂不可支也哉知列強能爲帝制之梗者獨有日本故不惜拂絕大之犧牲以爲可得季路之一諾無如日本以歐戰方酣正將利用此絕好時期行解決支那問題之素志淺淺贈送安當所懷日本之承認未得而黔滇之義旗已舉此時夫已氏之驚慌錯愕殆如冷水澆背矣

夫己氏既不敢悍然以今日登大寶而其心又不欲取銷帝制之議以徇國人則其勢不得不至於苟延以徐求日本之許可此所以有周自齊特使之說也唯是苟延之中不能不經過此青黃不接之元旦於是夫己氏之心怦怦焉謂既不能以帝制實行慶祝此元旦矣將仍以共和慶祝此元旦乎夫以心目中無共和之夫己氏豈肯使國民腦筋中又深一層印象不帝制不共和非李非奈之元旦直以不慶賀之爲得耳故吾謂政府之此命實出於萬萬無奈

夫非國喪而至於不慶賀元旦求其故乃如此是不啻以狼狽之態自暴於人人謂夫己氏智吾不信矣吾故曰其情乃大可憫也

然則北京當局既以如彼之故不慶賀元旦矣吾於此而得共和復旦之朕兆焉是可卜自今以後吾人各能礪志砥行改弦更張以復我諸先烈艱難締造之舊觀矣嗚呼唐唐皇皇媲美前哲豈不懿歟吾是以將弔而又更以賀也因從而爲之辭以祝曰共和乎不息自強新年乎日進無疆

本報於各省將軍已爲二次之忠告。國家之存亡。個人之利害。亦既纖悉縷陳矣。以我輩知識所及各將軍宏才卓識。寧不早見及之。已不容有二次。更何事記者之三次喋喋爲也。唯是天下之理。惟靜者惟能得之。動者輒蔽於物。處明以觀。暗目非不加明也。而熟視無睹。物蔽之也。各將軍居朱明之地。而利祿眩於前。斧鑕隨於後。其閉聰塞明者。又豈若處明觀暗者哉。故雖有聖智。亦不免有所蔽也。夫如是。記者又安能不爲第三次之忠告。以希裨益各將軍於萬一。

數日來騰載報紙。最惹世界人注意者。非袁氏以帝制之故。自行提出第五項條件。餉東鄰以承認帝制乎。人人皆知袁氏之心理。以歐戰方酣。無暇東顧。但有強鄰一諾。則堂堂巍巍高拱帝座。莫可誰何。其自爲計之得失。姑不具論。其事之結果。亦無由知之。記者不敏。敢就此事揣之以情理。度之以事勢。妄爲論斷。以俟事後之證明。

東鄰素以維持東亞和平號於列強者也。列強亦公認其有維持東亞和平之能力者。也。其警告帝制。恐因帝制發生亂事。損其維持東亞和平之譽也。豈以袁氏一人之饋送而自背其初心。以燃吾國亂事之引火線。而無以自解於列強。以此度之。袁氏雖自

行提出第五項條件。東鄰必唾棄不顧也。若然則記者不敢不再拜稽首。祝東鄰萬歲。抑記者又以不肖之心度之。狡焉思啟。何國蔑有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昔賢久以之召我東鄰。或正乘歐戰方酣。行解決支那問題之素志。義義贈品存於中國。猶外府也。一日吾國有事。彼非已倡言執自衛之手段乎。試問吾國何地無外人。即何地非其駐兵之所。協約國之人在吾國者。皆在其保護之下。東鄰將以求其所大欲。唾棄袁氏之贈送。亦其宜也。記者更以不肖之心度之。袁氏殷懃致敬。東鄰必不可却。則彼且援得尺則尺之例。額手拜嘉。以玉成吾國之亂。然後假自衛之名。以肆其侵略之野心。列強方疲於西。不能務於東。則彼爲刀俎。我爲魚肉。一任其宰割已耳。於斯三者。孰爲近之。各將軍審於事勢。察於情理。即東鄰不必出其最後手段。而袁氏亦必婉轉乞憐。冀季布之一諾也。雖然。豈記者所忍言哉。各將軍孰不愛國。盡及其送禮未遂之時。聲討獨夫之罪。俾東鄰曉然於吾國之主權在國人德獨夫。而結怨於國人。實際言之。亦恐非日人之利。此國家之存亡關係。於各將軍片刻之決心。乃至重且巨也。方今滇黔之義旗一揮。川粵之警耗繼至。春雷啓蟄。全國之人弱者吐聲。強者振

臂同心一德羣集矢於公敵矣。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袁氏之勢若冰山，各將軍縱欲徘徊觀望，袁氏甯有幸乎？不早自樹立，一旦冰山崩，各將軍將何以自託於民國？嗚呼！人即不爲愛國計，亦當知自愛其身，而謂各將軍之明不見及此乎？記者知各將軍之心以爲袁氏之帝業成固佳，不成亦罪有攸歸，各維持現狀，當不失今日之地位。若出而反對，成則地位無加於今日，不成則禍患隨之以是，苟且儉安，冀延旦夕之命，嗟夫！不知國人與獨夫不兩立，順逆之勢已昭然。若揭傳曰：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各將軍愛身而速禍，毋乃不可？且獨夫與功臣亦不兩立，袁氏之陰賊險狠，各將軍之所知也。其禍患所及，已由本報夢公詳言之。各將軍豈尙未喻耶？此又各將軍個人之利害關係於片刻之決心，亦至重且巨也。見義不爲，噬臍何及？自求多福，是在智者。

籌亡雜誌出版預告

本雜誌爲羊蠡子孫小猴兩走卒所主撰，選擇材料非常翔實，論文亦極離奇。亡國之法雖千條萬緒，而本雜誌則綱舉目張，不稍遺漏。學亡國奴者不可不手置一編。自出版起，月出一冊，至中華瓜分日止。

定價讀者之生命財產發行所北京籌亡會本雜誌編輯部各省軍政局所上海皇
帝報館國民大會選舉代表函訂預約者照定價十折

第一期目次

曹操王莽及今上御容

炮烙刑具真跡

高麗李完用緬甸庚紋猛齋波蘭白爾翻斯及本雜誌主撰肖像
名妓胡翡翠雲陰雌安靜死小影

籌亡會宣言

蝨子

帝制主義新詮

蝨子

路易十六本紀

蝨子

今上之武斷策

小猴

專制有益於我

小猴

操縱軍人術

洽我
自終同著

屠戮功臣談

溜死鬼

軍需報銷秘言

洽我

煙霞治國主義

輕吾
大蔡同著

萬國銀行保護私產規則

閻福

增訂撲滅亂黨法註釋

眞蠢

政治
小說秘密

怨生

其餘細目不及備載卽日出版先印四萬萬冊購者從速

魔王賦仿阿房宮賦體

清祚畢。南北一民運。厄魔王。出飾專制。以共和。暗無天日。始則弄兵於贛。水血染潯陽。殺人如草。積屍成牆。包藏禍心。廢去內閣。民脂民髓。膏其饞啄。狡焉思逞。出頭露角。狗苟焉蠅營焉。割贈土地。更何恤乎國權之旁落。逐臭之夫。妄冀攀龍。推波助瀾。妖氣如虹。利以昏智。莫辨西東。廉恥喪失。道德消融。牛毛禁網。風鶴淒淒。三海之內。六宮之間。而疑信不齊。牛羊獫狁。曰獠曰獠。罪人功狗。暮楚朝秦。嗟彼六物。覩顏爲人。巧立名字。

愁顏會也妖言惑衆復帝制也雪片齊飛勸進表也如火如荼籌備處也雷霆乍驚警告來也悍然行之置利害而不顧也一顰一笑獻媚呈妍上下其手以投票焉借款五百萬期限四十年天然之利藪北滿之礦產外蒙之鐵道帝制交換贈諸外人債積如山苛賦重斂羅掘民間百姓流離轉填溝壑遺骸邇迤魔王視之曾不少惜嗟呼共和之國共和民之國也狼子野心竟欲化爲家盡國民之膏血供揮霍如泥沙使禁衛之軍多於日暮之歸鴉顧問之官多於隴上之羣羊偵探之夫多於荒村之惡犬警隊之森多於空山之猛獸誅鋤異已多於南畝之草萊收買牢籠多於六月之蠅蚋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魔王之心日益堅固滇黔開義旗舉莽操之雄終歸黃土嗚呼覆共和者國民也非魔王也戮魔王者魔王也非國民也嗟夫使國人各愛共和則胡爲擁魔王魔王而自愛其身則謹守誓言爲十年之總統誰得而戮之也魔王不知自愛而國人戮之國人戮之而不亟求所以自立是使外人將戮國民也已

弔白渡橋文仿弔古戰場文體

鬱鬱乎烟樹無垠涼露襲人電線縈帶鐵軌糾紛新月乍吐斜日初曛游人如鯽夜以

繼晨車摩轂擊逐隊成羣巡捕告余曰此白渡橋也前鄭將軍畢命於此鬼哭時聞傷
已哉利歟祿歟戕爾生歟吾聞夫北兵南戍偵探召募民命之危幾如朝露歔浦朝發
燕山夜度運動帝制奔波道路死於人手煩冤誰訴癸丑以來民氣陵夷借債割地無
日無之王莽是法曹操是師法律廢棄捕殺用奇殘忍有背於人道公理迂闊而莫爲
嗚呼噫嘻吾悲夫兄弟鬩牆隣人伺便二十一條勢將宣戰國勢飄搖孤舟斷練皇帝
是貴民命是賤臨床會議揭開假面國民聞之訾裂腦眩尙復文過巧發通電回溯辛
亥起義響應四隅張彪鼠竄瑞徵荆鬚清廷諸子束手踟躕國仇誓復痛已切膚萬衆
一心義不帝胡當此之時天假袁屠勒索巨資增添士卒國中公款私囊吞沒吸我百
姓之血填彼無厭之窟梁任公曰塚中枯骨是言誠哉總統兮不足共和兮運絕借外
債兮扣七折造民意兮國體決順矣哉濫加封爵逆矣哉骨暴沙礫鉗民口兮聲寂寂
夜漫漫兮風淅淅警告來兮心皇皇私會議兮言切切再俄延兮景短顧鬚髮兮已白
獨夫專制有如是耶吾思之無恥之輩若楊若胡千載遺臭一姓家奴爲虎作倀筋疲
力瘃鬼死狗烹豈能免乎滇省舉義肅清中原不戮獨夫誓不生還復我共和樂日

閑。犂。庭。授。首。轉。瞬。之。間。獨。夫。爲。政。虎。狼。當。關。屠。戮。志。士。碧。血。朱。殷。苛。賦。重。歛。債。積。如。山。
國。蠹。不。除。爲。國。之。患。愛。國。軍。人。辭。彼。父。母。鐵。血。槍。彈。爲。獨。夫。喜。滇。粵。健。兒。逞。好。身。手。滌。
瑕。蕩。穢。呼。朋。糾。友。嗟。彼。獨。夫。自。取。其。咎。獨。夫。罪。狀。國。人。共。知。拔。劍。而。起。幸。勿。猶。疑。天。時。
地。利。人。和。兼。之。草。檄。討。賊。佈。告。天。涯。亡。國。之。慘。昔。人。所。悲。國。旣。不。存。民。將。何。依。波。蘭。印。
度。人。民。流。離。嗚。呼。噫。嘻。時。耶。時。耶。其。在。於。斯。直。搗。幽。燕。履。險。如。夷。

皇帝卜居仿屈原卜居

警。告。旣。至。皇。祚。不。能。卽。踐。心。勞。日。拙。衆。叛。親。離。手。慌。脚。亂。不。知。所。爲。乃。召。見。心。腹。倒。運。
曰。朕。有。所。疑。卿。其。爲。我。決。之。倒。運。乃。稽。首。匍。伏。曰。陛。下。將。何。以。命。之。皇。帝。曰。吾。寧。憂。憂。
戚。戚。長。以。終。乎。將。及。時。行。樂。以。自。愉。乎。甯。誅。鋤。異。己。以。固。勢。乎。將。取。消。帝。制。以。徇。人。乎。
甯。悍。然。不。顧。以。成。名。乎。將。投。閑。置。散。以。媮。生。乎。甯。厚。事。強。鄰。以。邀。諾。乎。將。靡。懦。縮。瑟。卑。
躬。罄。折。乞。和。於。滇。黔。乎。寧。持。盈。保。泰。以。守。總。統。乎。將。遜。跡。倫。敦。醇。酒。美。人。以。娛。晚。景。乎。
寧。促。促。爲。轅。下。之。駒。乎。將。栩栩。若。莊。生。之。蝶。隨。風。上。下。日。以。飄。無。定。乎。寧。併。命。抗。滇。乎。
將。甘。心。媚。外。乎。寧。召。誅。六。君。子。乎。將。從。容。以。圖。成。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混。涇。渭。以。

同流竊鈎爲盜竊國爲侯小盜不治大盜何求口衆我寡孰是吾儔吁嗟氓氓兮誰釋
吾之殷憂倒運乃涕泣而言曰夫吉其所吉凶其所凶錢有所不足兵有所不精民有
所不服將有所不親用陛下之智全陛下之身微臣誠不能決此事

戲擬女子請願團奏請皇后垂簾摺

竊兵變陳橋擁立本非異事組含金闕迎王皆是殊勳無如好事多磨惡聲易至正朔
既更乎洪憲大位未踐於新華天柱云摧鄭將軍戕生滬濱皇綱不振唐都督起義昆
明嗟警告之頻來事關國際駭逆謀之伏發禍起蕭牆荆棘盈途桑榆已晚成大事者
不拘常理圖大功者貴有權謀臣妾等攀龍髯而既墮附鳳翼以猶騰思阮籍名言禽
獸惟知有母效則天遺事人民何患無君倘能面首多封消盡朝中異志若更爪牙密
布誅窮草野英雄外交易辦惟割地稱姪稱臣內視獨尊仍據座乃神乃聖西太后之
稱佛稱爺真可慕也大總統之非驢非馬何足道哉臣妾等際會風雲休承雨露欣女
權之活潑躋男子於沈淪近以定一國之艱遠以洩千年之憤伏乞我

皇后聖衷朝斷出總統於房州神器夕移踐大寶於承運獨夫既廢管教海內歸心吾

道。以。柔。免。得。奸。人。藉。口。臣。妾。等。不。勝。僥。倖。謹。昧。死。以。聞。

新論語

猿曰。稅。而。時。加。之。不。亦。富。乎。衣。袞。服。而。冠。冕。不。亦。貴。乎。人。不。知。而。登。極。不。亦。皇。帝。乎。

羊子曰。其。如。民。也。激。烈。而。思。犯。上。者。屢。矣。既。思。犯。上。而。不。作。亂。者。未。之。有。也。皇。帝。務。殺。殺。多。而。威。生。激。烈。也。者。其。取。殺。之。機。與。

猿曰。偵。其。所。言。探。其。所。行。察。其。所。居。民。焉。瘦。哉。民。焉。瘦。哉。

猿曰。稱。帝。者。能。生。人。能。殺。人。

猿曰。富。與。貴。是。吾。之。所。欲。也。不。以。其。術。得。之。不。智。也。民。與。國。是。吾。之。所。惡。也。不。以。其。術。覆。之。不。威。也。操。莽。無。術。惡。可。成。名。操。莽。無。終。食。之。間。違。術。得。國。必。於。是。稱。帝。必。於。是。

猿曰。朝。登。殿。夕。死。可。矣。

猿曰。亂。黨。之。謀。不。可。不。防。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猿曰。術。不。行。乘。輪。奔。於。英。從。我。者。其。羊。與。蝨。子。聞。之。喜。猿曰。羊。也。畏。死。過。我。無。所。取。材。

猿曰。演。一。變。至。於。湘。湘。一。變。至。於。粵。

猿曰。危不危。危哉危哉。

猿曰。詐而多術。陰而且險。竊比於我老瞞。

猿曰。重斂構兵。殺人不恤。何損乎我哉。

猿曰。民心不服。戰事不靖。帝位不能踐。皇冠不能戴。是吾憂也。

猿之深居。惴惴如也。皇皇如也。

猿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拿翁。

蝨子曰。富貴可求也。雖滌廁之事。吾亦爲之。今不可求。吾將他適。

猿曰。天生德於予。亂黨其謂予何。

豬其鉗問策於猿氏。猿氏答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豬曰。殆哉。其如君不君。臣不臣。父

不父子。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猿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其如命何。

猿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謀無益。不如死也。

皇帝生命保險公司廣告

諺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平民之生命寶貴。有如此者。矧皇帝乎。故始皇求不死之藥。曹操就扁鵲之醫。良以富貴既極。生命堪虞也。若夫共和國體。更不容皇帝出現。反對民意。卽成公敵。禍多起於微。而發之暴。倒行逆施者。危險從之。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稍一不慎。卽有性命之憂。是爲性命計。不可不防。爲皇帝計。亦不可不慎。同人等鑑於既往。思及將來。特邀中外皇帝。合資創設一皇帝生命保險公司。所有簡章條系如下。

- 一 本公司爲保護皇帝生命起見。故命名曰皇帝生命保險公司。
- 一 凡具有專制皇帝資格及謀帝位而未登極者。皆得入本公司保險。
- 一 在保險期內。設有不測。當照保費原額賠償。自盡者不在此例。
- 一 凡欲保險者。宜親至望鄉台。本公司招待。所接洽。或至支那各省之城隍廟。分公司亦可。

查理第二

路易十六

皇帝生命保險公司發起人

夏 桀 同啓

殷紂

拿破崙

天民上天帝書

竊聞盤踞順天。妄干天位者。本天山之一孽猿也。因天演進化。稍具天資。遂異想天開。而蔑視天理。以致慘無天日。天地爲愁。胡帝胡天。荆天棘地。子輿氏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是以天爲主體者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以民爲主體者也。彼僞天子者。本非天與人歸。原係逆天行事。然天網恢恢。非一時可漏。天眼昭昭。非隻手可掩。卽天下人亦豈盡爲天聾地啞者耶。天民等天賦人權。天職是盡。不忍觀天下蒼生。陷入天羅地網。用是奔走天涯。爲天下同胞謀幸福。現偕同志等。謹叩天門。伏維我天帝。召集天神。地祇。討論天法。天條。勅令天兵。天將。實行天討。天誅。天心震怒。天道無私。僞天子就縛。後或囚諸天牢。或施以天刑。或降之天災。如天泡瘡。天然痘等症。促其天年。不致邀天倖免。俾知天遣難逃。則天民幸甚。天下幸甚。

新四子書

韻琴雜著 文藪

馮子見猿魔王。王曰：叟不遠南京而來，亦將有以助吾帝乎？馮子對曰：王何必曰助？審時度勢而已矣。王曰：何以助吾帝？將軍曰：何以助吾王？將校士卒曰：何以助吾侯？上下交求助而身危矣。僭竊之國，戮其帝者，必親信之王；親信之王，殺其身者，必心腹之侯。王殺帝焉？侯殺王焉？天下大亂矣。苟逆時而忤勢，不若不帝。

黎子見猿魔王。王居新華宮，顧冕旒，玉璽曰：宋卿亦樂此乎？黎子對曰：賢者不屑樂此，不肖者雖樂此，不久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冕旒玉璽，豈能永久哉？

猿魔王曰：寡人之於帝也，心勞日拙矣。滬上變，則置亂黨於死地，移其兵於滬上。武昌變，亦然。偵亂黨之謀，無如寡人之用心者。亂黨之數，不加少；寡人之臣，不加多。何也？段子對曰：王好殺，請以殺言。伏屍遍野，流血成渠，前者仆而後者起，或百日而復變，或五十日而復變，以五十較百日，則何如？曰：無異。直不百日耳，是亦變也。曰：鑑於斯，則無望亂黨之易於殺盡也。

李子（六更）見猿魔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亂事

惡乎定。吾對曰：定於遁。王曰：吾何至於此？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而聞與？王憐笑而不言。曰：爲斂財，不足於用；與兵士，不足禦敵；與抑爲詐術，不足以服民；與精神，不足以苟延與踰，跛不足以出奔；與王之走狗，皆足以謀之。王豈憂是哉？曰：吾不憂此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取消帝制，復原位，仍爲總統，而保利祿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禍未已也。

代袁氏祭洪憲文

中華民國五年三月二十七日。項城袁世凱於汝喪之五日，謹具老淚一掬，濁酒三杯，含悲飲痛，忍氣吞聲，奠告於洪憲之靈。曰：嗚呼！憶汝胚胎之初，爲民國元年，恐南方地氣不利於汝，乃授意京津保軍警譁變，藉口居北鎮壓，不惜以元首身分，令軍警殘害商民，糜爛地方，開搶掠之風，是吾預爲汝謀者一也。民國二年，宋教仁由滬北上，恐其與汝兩不相能，將來必爲汝有力之仇敵，乃密令趙秉鈞遣應夔丞、洪述祖等殺之於滬甯車站，是吾預爲汝謀者二也。贛甯皖湘各省倡言讎汝，恐將起兵，吾挾國家軍隊

與人民挑戰。先發制人。以誅鋤異己。雖塗炭生靈而不少恤。陷國家社會於恐慌地位。亦不之顧。是吾預爲汝謀者三也。國會屢次根據法律。動加質問。甚至提案彈劾。各省省會亦附利之。凡余謀有利益於汝者。卽指爲違法行爲。吾特用強力解散國會。省會改造約法。是吾預爲汝謀者四也。民國三年。知汝臨盆。在卽乃舉行祀天典禮。復以黃土填途。以示尊貴。意在提倡神權。以愚黔首。庶汝誕生後。不致少有齟齬。是吾預爲汝謀者五也。民國四年。日本要求之二十一條。卽慨然許之。使鑒其欲以爲將來承認汝之交換條件。是吾預爲汝謀者六也。嗚呼。凡有害於汝者。吾去之。有利於汝者。吾謀之。以上各端。不過舉一以例其餘耳。蓋吾自民國元年。攫得臨時大總統之日起。至四年陽歷除夕止。此四年中。無日無時。無刻不苦心孤詣。慘淡經營。耗去之精神。嘔乾之心血。可憐之情形。昭昭然爲中外所共覩。古今所僅見。汝冥冥中亦當有所知矣。當汝誕生之時。吾家奴僕。函電交馳。爲余致賀。余亦欣喜莫名。賞耗五百萬。封爵千餘人。竊幸袁氏門庭。從茲光耀。可以媲美曹操。而並新莽矣。惟吾年未六十。而髮蒼蒼。復患軟脚病。念吾衰頹若此。恐不獲見汝成立。旦暮就木。而抱無涯之恨也。是以設籌備處。爲汝

籌備種種如冕旒也。袞服也。赤舄也。玉璽也。形形色色均報完備。吾之於汝。用心亦良苦矣。孰謂汝生八十二日。而天耶。嗚呼。吾心痛矣。吾腦昏矣。吾眼瞶矣。其信然耶。其傳聞之非真耶。果夢耶。傳之非真耶。而南方謂汝雖死。仍不罷兵之電。何爲而在吾側耶。如吾令人在滬上。所辦之亞細亞報。何爲亦不書汝名耶。嗚呼。吾咯血日多。精神日疲。幾何不從汝而死耶。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言有盡而哀不可遏。淚雖乾而恨不能窮。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尙饗。

烟界爲大蔡復仇通告

恩公大蔡者。河內產爲元緒公之後裔。十三世祖會封緇衣大夫。乘清江使銜。嘗與魯大夫臧文仲遊。固一時望族也。後家道中落。子孫日繁衍。南方老人見而鄙之。曰。畏首縮尾。冥頑不靈。若輩只可供人支床脚而已。〔史記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時大蔡年尙幼。有術士見而異之。曰。是兒外骨內肉。形團團有貴。〔諧音龜〕相宜善撫之。及長。以善于鑽營。歷仕滿清及民國。當民國三年。烟禁甚厲。指烟苗爲毒卉。爲禍苗。偶食者棄市。雷厲風行。不啻使吾儕絕食。同人一息慄慄。幾坐以待斃。呵欠連天。不禁涕淚之交。

願也。孰意命不當絕。事有轉機。易云。窮則變。變則通。此之謂歟。大蔡忽提倡烟政。主張專賣。酌定價格。恢復吃食自由。政府分紅。五千萬財政得藉以少舒烟人。遂高枕無憂。依舊北牀高臥。誠一舉兩得。莫大之幸福也。論大蔡對於政府之功。豈但畫像凌煙。理合胙分私土。對於烟界之惠。不僅歌功頌德。直當結草啣環。乃聞粵省民軍復活。懸賞緝拿大蔡。是猶公膠之死。灰復燃也。屈尾龍醉心五百萬。愚蔡于觀音山。是猶熟膏之專賣圖利也。近復循民軍之請。槍斃大蔡。是猶烟具之和盤托出也。伏思烟界若無大蔡。早已脫癮而亡。何有今日。追懷盛德。咸憤激涕。零復仇之責。義不容辭。當聯合江贛粵三省同志。約期起事。與民軍背城借一。高揭阿芙蓉之旗。誓師于烟霞之窟。藉刁斗之勢。建槍林之功。揚已死之灰。續長明之火。呼吸則日月爲昏。吹噓則風雲變色。成則福祿膏與諸君共享之。敗則雖褫奪公權一部。或全部。非所惜也。區區之忱。皇天大土。實共鑒之。特此通告。

羊肚上猿氏辭職書

臣肚言。臣不幸自墮地以來。卽不知有父。同族中性多。馴良復能愛羣。昔蘇子卿使匈奴。

奴與臣族相週旋者一十九年。蓋羊無豺狼之凶。而有騶虞之仁。雖白髮老人。黃口豎子。亦得狎而親之也。臣幼年受知于羊。舌大夫亦少識之。無寄人籬下。時有不平之鳴。實爲六畜中之頭角崢嶸者。及長出仕。異族以工吹善拍爲同類。所輕然。臣志圖宦達。固不知名節爲何物也。乃猥蒙拔擢。寵渥殊深。銘感天恩。屢思報答。是以不揣綿薄。藉蠱愚忠。假共和不適之名。倡帝制復活之議。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竊欲報恩于聖主也。何期事未成而衆怨已歸。利未獲而身將受戮。回憶開大會于芳草坡前。何等興高彩烈。猶獵畢至。獮獠咸集。凡屬四蹄兩角者。莫不望風而來。臣登高發表。意見戴聖主爲獸中之王。當是時。皆一致贊成。蹄聲雷動。臣以爲登極受賀。百獸率舞。直指顧問事耳。他日策勳行賞。臣實有擁護之功。則臣兄羊頭爲關內侯。臣弟羊胃爲騎都尉。一門貴顯。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乃者羣議沸騰。屠羊之聲愈唱。愈高。幾爲衆矢之的。轉覺黃羊之未能祈福。適足以召禍矣。然觸藩之勢已成。幸補牢之計未晚。大道多岐。見列子。願求引退。俾從茲塞草凝煙。獨徘徊于隴上。斜暉掛樹。羣躑躅乎林中。則羊族幸甚。臣命幸甚。跪地哀鳴。不勝殫觫待命之至。謹拜表以聞。

逃出來辭戲代梁財神作

逃。出。來。兮。冰。山。已。倒。胡。不。逃。既。爲。帝。制。之。禍。首。恐。國。人。之。不。饒。悟。攀。龍。之。無。效。悔。拍。馬。
而。徒。勞。賴。飛。毛。之。有。腿。且。遠。遁。之。爲。高。夜。沉。沈。兮。月。黑。人。寂。寂。而。不。露。越。前。門。之。大。道。
穿。野。渡。之。小。橋。乃。瞻。租。界。載。跑。載。奔。稚。子。倚。戶。小。妾。歡。迎。揮。汗。喘息。少。定。驚。魂。相。將。入。
室。哭。訴。煩。冤。痛。前。功。以。盡。棄。幸。現。銀。之。猶。存。人。目。之。爲。逃。犯。我。自。命。爲。財。神。藉。外。人。以。
保。護。恐。炸。彈。之。無。情。效。烏。龜。之。縮。頸。學。反。舌。以。無。聲。日。蟄。伏。於。一。室。雖。白。晝。亦。關。門。謀。
狡。兔。之。三。窟。作。亡。國。之。貳。臣。逃。出。來。兮。誓。老。死。於。天。津。友。不。以。我。爲。友。親。不。以。我。爲。親。
爲。一。姓。之。功。狗。成。萬。世。之。罪。人。咸。謂。孽。由。於。自。作。遂。致。利。令。智。昏。衆。矢。之。的。集。於。一。身。
倡。帝。制。之。怪。議。得。附。逆。之。醜。名。意。懸。懸。以。不。適。心。急。急。而。如。焚。恨。皇。帝。之。短。命。怨。吾。生。
之。不。辰。已。矣。乎。洪。憲。紀。元。復。幾。時。繁。華。過。眼。如。浮。雲。胡。爲。乎。停。止。兌。現。欲。何。之。富。貴。非。
吾。有。勳。位。不。可。期。幸。頭。顱。之。無。恙。勝。華。表。兮。來。歸。望。帝。鄉。以。垂。涕。聞。杜。宇。而。生。悲。聊。儉。
生。於。人。世。苟。延。狗。命。復。奚。疑。

韻琴雜著 小說

短篇 白虎湯

吾友吉明先生精醫術。遍遊世界。活人無算。法蘭西人尤奉之若神明。素持大同主義。不以國籍告人。四年前來遊中土。道大行。庸醫忌之。極端詆毀。聲望自是稍減。惟經其治愈者。則堅信如初。不爲流言所動。然亦僅耳。予心折其道。嘗執弟子禮。間往就教。至則先生必舉一醫案。以助談興。一日語予曰。醫者之治病。不如病者之自醫。自醫者何。節飲食。謹寒暑。滅嗜慾。病自無從生。否則日夕賊其身體。雖百扁鵲無濟也。予曾治一症。病人爲戴仲華。老大病夫也。予細診之。知其病爲遺傳伏邪。至深非治以漸。將成痿痺。乃此老乏堅忍心。未盡一劑。卽行中輟。其後專服金石之品。以斬永年久之邪。愈閉塞。復不知悛頓。且取加味六君子湯。及天王補心丹等清補之品。時時煎服。不知未經洗伐。愈補而邪愈重。聞前數日。又受外感。勢幾莫起。其家人恐懼。殊甚。不承主命。堅請予一爲援手。予亟趨視。則奄奄垂斃。氣僅屬絲。予語病人曰。疾尙可治。惟必信予。至篤不惑人言。方藥庶有靈也。病人微頷。索閱方案。予付之。見其作猶夷狀。似疑予方過於

峻烈有傷元氣者。予卽曰。苟非服此者。疾必不瘳。蓋予所擬者。爲白虎湯。以其邪熱過重。非以白面將軍。不足以殺紅面將軍。如喻嘉言醫士所言也。病人始決心。連催進藥。實則彼尙以爲垂死之人。姑服此以圖僥倖。萬一尙非眞信。予方也。連服十餘劑。果霍然愈。調攝兼旬。強健逾於昔日。按此并非奇症。使早信。予言何至若此。幸於彌留之際。進此霹靂之方。起九死於一生。亦其命數未盡。故能信仰予也。先生言既拈鬚微笑。慈祥之色。現於顏面。予乃喟然嘆曰。虎屬木。木剋土。凡病土頭土腦者。投以白虎湯。當無不愈也。古人定方命名之意。深遠哉。

紀實 短篇 大公子

我於今想寫一樁事。提起筆來。忽然發生一種感想。在未寫之前。不能不對看官們說幾句閒話。因爲從來做小說的人。都喜歡說謊話。無端捏造些奇離古怪的事出來。把看的人當小孩子玩弄。我幼年的時候。看小說入迷。就是上過他們的當。近來的小說家。兼帶着營業性質。更爭新鬬異的。不知說到那兒去了一般看者。亦司空見慣。知道說謊話是小說家的慣技。都另具一副眼光。任你說得天花亂墜。他儘是存着心看變

把戲兒似的看着消遣。那裏有甚麼真心去看。像我幼年的時候看得入迷的呢。所以近來的小說對於世道人心。是絕對不能生關係的。我於今想寫的事。既不能脫小說家的範圍。又安能使讀者不存着看變把戲兒似的心思來看呢。豈不辜負了我一片裨官紀實的苦心嗎。我可先對讀者發個天誅地滅的誓。我這小說不是捏造出來的。不是有營業性質的。是要使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知道。於今政界種種的黑暗事實。都是由這萬惡政府醞釀出來的。我絕對認爲於人心世道上有絕大關係。決非浪費筆墨供人玩笑。本意已明。便敘實事。

安徽某縣。有一個二年前被逐出京的國會議員。姓戴。名字却忘記了。當被逐時。原亦沒有什麼。只因見機不敏。轉舵不快。正在依違兩可的時候。險些兒名入亂黨。虧弄了多少手脚。纔免了大逆不道。通電緝拿的花樣。雖是如此。在北京總是站腳不住。只好狼狽回籍。心中常覺悶悶不樂。但是一時間也尋不着出頭的機會。及聽得北京發起了什麼求暗會。他便樂不可支。暗道。這千載一時的機會。豈可錯過。便和他妻子商量。道。於今有些大人物。想學黃袍加身的故事。擁立一個新皇帝。我前在北京的時候。已

得了些影兒。不過因當時國民黨的氣燄還盛。有些顧忌。不敢將這意思露了出來。近來將那些人殺的殺了。逃的逃到外國去了。料到沒有人敢出來反對。故拿錢出來叫羊肚等辦一個叫做什麼求暗會。聽說各省將軍巡按使都啞口無言。這皇帝想必有幾分光了。我不趁這時候出去撈一官半職回來封廕你們。更待何時。只是我此刻到北京去。比不得從前當議員的時候。每月有幾百塊錢薪水供我揮霍。今則一個錢一個錢都要拿出血本來的。可惜我那賣票的錢津貼的錢。近來坐吃山空都吃光了一個時間到那裏去尋一筆大本錢做運動費呢。若是赤手空拳的跑去。可不是白丟了路費嗎。欲待不去坐失了這飛黃騰達的機會。豈不大大的可惜。我特意和你商量。想將祖上遺下的產業賣了去做資本。你的意思以為如何。他妻子道。祇要你拿得穩。這一去必能發達。就將產業賣了死錢能變作活錢。用還有什麼不好。不過怕你見得到做不到。弄到後來偷雞不着倒失了一撮米。那就真犯不着。戴議員聽得他妻子也願意將產業出賣。便笑道。我與你爲夫婦多年。你還信我的手腕。不過不是我說一句誇口的話。我一到北京。定然是求暗會一員健將。大公子必然器重我的。我憑仗着這一條。

三寸不爛之舌。一管五寸生花之筆。怕不能替求暗會增長勢力嗎。將來九重真龍出世。論功行賞。豈能少我。

他妻子聽了便搖頭道。我不信。我不信你真有了這本事。爲甚麼解散國會的時候。你嚇得那模樣呢。戴議員着急道。你婦女們真是沒有見識。那時候國民黨的勢力豈小嗎。叫我敢得罪那一邊呢。騎着兩頭馬。自然是走一天還在原處。能夠乾淨脫身。不會入名亂黨。就算是我有手腕。我此刻去是認定了路數。那怕你走得慢。沒有倒退回來。的道理。並且求暗會開張未久。信用未孚。各界的要人。雖不敢公然反對。但懷疑的亦必不少。我抱着個議員資格。求暗會不歡迎我。待歡迎誰呢。我是拿得千妥萬妥。才肯這麼去做。不然。我又不瘋了。爲甚麼平白的倒貼血本。山遙水遠的去巴結人呢。他妻子聽他說得如此。如彼。便點頭嘆口氣道。俗語說得好。燕子望亮處飛。向上總是好的。我雖是婦女們。這點見識。倒有。夫妻二人商議已定。立時將祖業出賣。不到半月工夫。將祖宗辛勤積下來的東西。賣了個精光。也不知受了人家多少剋扣。他夫妻因有很大的希望。在後面也懶得去銖銖計較。總共得了三千多塊錢。戴議員匆匆忙忙。撈了。

這宗款子一直跑到北京。

那時羊肚同齊復疏。正是到天津去請梁阮公出山的時候。求暗會門面。并不十分熱鬧。戴議員遠來湊趣。不待說是十分歡迎。入了會。才知道這求暗會。不是爲擁立老頭兒做皇帝而設的。乃是想請他做太上皇。擁立大公子的。不過老頭兒極願意這麼辦罷了。又打聽得紅將軍進京的時候。心中很不求暗會爲然。對老頭兒說。現在時機未熟。不能驟更國體。當時老頭兒沒得話說。只點點頭。叫紅將軍去與求暗會發起人商量。紅將軍那裏把這些人。看在眼內。有什麼商量。立刻回到南邊。打了個電報來。仍是主張須候時機成熟。後來有人去游說。才打了個贊成電報。却並不理會求暗會。顯然與求暗會作對。求暗會也沒有法子。戴議員一一都聽在耳內。心中好不疑惑道。我在安徽時候。聽得求暗會三字。氣燄還了得。照這樣看來。勢力也不過如此。過了一日。羊肚同齊復疏從天津回來。戴議員見羊肚滿肚皮的不高興。知道是碰了釘子。不便當面動問。輾轉從齊復疏跟前打聽。始知羊肚同齊復疏到天津後。即直向阮公家中而來。阮公知其來意。假稱有病不能見客。羊肚再三請見。阮公不得已見之。談及變更。

國體事情。羊肚稱奉老頭兒的密旨。欲求阮公回京幫忙。作一二篇主張帝制文章。鼓吹鼓吹。阮公不但不肯作文。且說出許多反對的話來。羊肚與齊復疏兩人。空走一蹣。大失所望。所以回到北京。滿肚皮的不快活。戴議員得此消息。不覺吃驚。口與心商量。道。求暗會的領袖親身到津。尙求不得一個梁。阮公更有什麼勢力可恃呢。我在求暗會。恐終是一個記名的會員。像這樣的求發達。豈不是緣木求魚嗎。須得想個法子。直接去巴結大公子才好。祇是堂高簾遠。我這種資格。想去見他。談何容易。心中想來。想去。雖想出了幾處門路。爭奈沒有力量去走。恰好有兩個求暗會的會員。也是攜帶巨款來京運動的。雖在求暗會記了名。深恐跟着這樣不生不死的求暗會。弄去弄不出什麼大出息來。久有意想直接巴結大公子。祇愁不得門路。戴議員與他二人本來相好。探出他們的心事。便與合夥商議巴結的方法。戴議員嘗自詡爲足智多謀。便道。要巴結大公子。除非先使大公子知道你我的名字。并知道你我主張帝制的誠意。然後接他吃酒。他若肯賞臉。以後的事情。就好辦了。二人道。手續是不錯。祇是我門的名字。怎能使他知道呢。戴議員道。那却不難。不過須得一宗很大的費用。我要有多錢。久

已辦了。二人道：「共須多少方夠用呢？我們三個攤派着用，還怕不夠嗎？」戴議員想了一想，道：「三人湊了攏來，得一萬塊洋錢，請一次酒，大約可以敷衍。祇是先要二三千塊錢的鋪設費，才能講到接他。」二人道：「怎麼又要這許多的鋪設費？可是要另備一種儀器？」戴議員搖頭道：「你我都沒有見過。」大公子的面，大公子知道，你我是誰，敢冒昧說到接他吃酒嗎？於今且將我們的款子湊齊了，再託人在大公子跟前說情，只這託人一事，就很不容易。現在能和公子說話的人很少，要大公子信用的，尤為難得。我心中却有個人，只怕會他不著，會着了。他若肯替我們去說，不但大公子不能不來，並且以後還可得多少的好處。」二人忙問：「是誰有這樣大的勢力？」戴議員道：「就是從前做過駐英某公使的夫人。」民國元年，在上海靜安寺路，同他丈夫住了不到幾個月工夫，用掉了七十多萬。因見丈夫供給不起，跑到北京，再樹艷幟的汪凌波姑娘，他和大公子最好，便是慶餘堂的花隱僊，也不及他的資格。他沒一天不會見大公子，能得他向大公子將我三個人的名字說出來，三個人的誠意表出來，比甚麼的效力還大呢？二人歡喜道：「你可認識他？先帶我們去拜識拜識也好。」

戴議員道：「我能認識他就好了。不認識他才說要三千元的鋪設費。」二人道：「你打算怎樣的鋪設呢？」戴議員道：「我想先接古局長吃酒，求他設法。他在汪凌玻跟前還算有點資格。有他去說，再辦兩三千元的禮物送去。料想汪凌玻決無不盡力之理。」二人點頭道：「祇要於我們的事情有益，便多費兩三千塊錢也屬有限。」三人分派起來，每人還不過千元，算得什麼？就是這般決議罷。好在他們現在事少，我們請孫小猴代邀他到六國飯店酒席間叫條子時。古局長不待說是叫汪凌玻的，我可將意思先對古局長說明。託他轉達再去辦一件貂皮女外套一個鑽石戒指這兩件東西價值總在三千元以內也。託古局長轉送他應允了，收了我們的禮物。我們再當面和他說求他趁大公子歡喜的時候將我們主張帝制如何的熱誠說出來，定要求大公子賞臉到六國飯店來吃我們一頓酒。至於時間隨大公子高興幾時便是幾時。戴議員點頭道：「不錯，不錯，只是今天來不及了。我們且將禮物辦好，着人定好房間，明日再和小猴去邀老古。」三人計議已定，各人分途去做。第二日果然照前所議的辦得一絲不錯。只可惜他們費了一千七百多元買了一個鑽石戒指一千二百元買了一件貂皮外套滿意。

想討汪凌玻的歡心。那曉得汪凌玻接了連正眼也不瞧。回頭望着跟他的娘姨道：你多久就想買個戒指？既承他們費事，我橫豎用不著攔在箱子裏面也白放着。就給你罷。這件外套倒好，留給老太太去用。戴議員等在一邊看了不住的點頭嘆息。暗想：怪不得人家說大公子有皇帝氣。他一個相好的婊子就如此了，不得莫說能巴結大公子。只要能巴結上了汪凌玻一生的衣食，還吃着得盡嗎？且不言三人心中胡思亂想。他們這一次費了三千塊錢，只得了汪凌玻一句你們預備接大公子就是的話。三人歡歡喜喜的謝了。又謝過了幾日，還沒有一點兒消息。戴議員不覺焦急起來。請古局長去汪凌玻處打聽。才知道大公子近來與二公子反目，大不高興。一切應酬都是懶洋洋的。所以汪凌玻沒有信回。戴議員等無法，只得靜候。又過了幾日，忽來一個人傳汪凌玻的命說：大公子已允。明日到六國飯店受宴。你們趕急準備。三人聽了，又是歡喜，又是慌亂。喜的是大公子居然肯賞臉給我們的面子，不小慌的是大公子不久即當居九五之尊，不知道此刻宜用甚麼禮節才妥。深恐繁簡不當，致取罪戾。連忙到老古家商量。好一個古鼈，極有見識，說道：禮節倒可不必研究，仍以常禮爲妥。特別禮

節。非。是。不。能。得。大。公。子。的。歡。心。奈。於。事。實。上。尚。有。些。不。便。因。爲。有。一。派。老。軍。官。一。心。一。意。擁。戴。老。頭。兒。故。特。別。禮。節。決。不。相。宜。明。日。的。酒。定。了。甚。麼。時。分。戴。議。員。道。汪。凌。玻。沒。有。說。時。間。古。鼈。道。這。麼。辦。呢。你。不。是。要。包。一。天。一。晚。的。特。別。房。間。嗎。戴。議。員。躊。躇。道。沒。有。法。子。祇。得。包。一。天。一。夜。罷。古。鼈。道。你。預。備。了。多。少。賞。錢。大。公。子。赴。宴。照。例。每。人。要。賞。一。百。元。跟。的。人。少。還。易。打。發。若。人。多。了。這。筆。巨。款。須。要。早。些。預。備。戴。議。員。道。那。都。預。備。好。了。明。日。就。請。你。和。小。猴。來。陪。古。鼈。答。應。了。戴。議。員。回。來。與。二。人。說。明。當。晚。着。人。到。六。國。飯。店。定。了。特。別。房。間。次。日。八。點。鐘。三。人。齊。到。該。處。誠。惶。誠。恐。的。恭。候。直。到。午。後。四。點。鐘。汪。凌。玻。纔。來。三。人。接。了。感。謝。不。盡。的。說。了。些。好。話。汪。凌。玻。說。大。公。子。卽。刻。就。來。戴。議。員。忙。打。電。話。給。孫。古。二。人。請。他。們。快。來。不。一。時。都。到。了。屏。聲。息。氣。又。等。了。一。小。時。的。光。景。忽。聽。得。下。面。人。聲。嘈。雜。孫。小。猴。卽。先。站。起。道。來。了。……來。了。我。們。迎。上。去。於。是。都。起。身。迎。到。門。口。只。見。大。公。子。昂。頭。天。外。穿。着。便。服。大。搖。大。擺。而。來。後。面。跟。着。一。大。羣。錦。衣。華。飾。的。標。緻。青。年。汪。凌。玻。笑。嘻。嘻。的。正。待。說。話。大。公。子。已。走。攏。來。拉。了。他。的。手。用。英。語。問。道。你。來。了。多。久。汪。凌。玻。也。用。英。語。答。了。二。人。攜。着。手。行。到。廳。上。同。坐。了。大。公。子。掉。轉。

臉來見戴議員三人行禮才笑着略點點頭望着古鼈道你也太糊塗了明知道我不得空叫他們費這些事幹甚麼辦了甚麼好的拿出來吃了罷說完又和汪凌玻用英語說話去了戴議員等一面命人開發賞封一面請大衆入席那知道大公子今日出門上上下下足帶了二百多人三人僅湊得一萬元那裏夠得開銷把個戴議員急得什麼似的三人都託人四處挪借幸而神通廣大借了兩萬元開銷之後還剩六千多塊錢作酒席費三人才將賞錢弄清楚正待陪大公子多殷勤一番忽然一個軍官進來在門口對大公子行了一個立正舉手禮大公子問有什麼事那軍官忙將一封電報雙手遞給大公子大公子看了即起身告別衆人都面面相覷不敢動問戴議員等更不敢挽留只得一同送至門外望着大公子跨上摩托車鳴……鳴的跑了才各回席汪凌玻不待終席也跑了古孫二人勉強終了席才走結賬時將六千多元給了還差三千元一時間那裏湊得出來只好講人情記了賬

回寓後三人心中越想越懊悔不到幾日各債主都連翩踵門追討將一個足智多謀的戴議員逼得一籌莫展不知怎的一時神經昏亂竟尋短見一命嗚呼死了真是饒

你青雲有路輸他黃土無情大公子。日夜與汪凌玻行樂。那裏知道你們不顧性命的。擁護帝制呢。哈……哈。我將這千真萬確的事寫出來。給那些七顛八倒的人看了。怕他們不說我一個女子也喜歡造謠言。恐人家不信。還要用種種的話來掩飾嗎。

短篇 報夫讐

漏已三下。簾鉤微動。風聲蕭瑟。月影婆娑。一美人長身玉立。纖手支頤。斜倚樓檻。對月興懷。若有萬頃波濤起伏於方寸者。忽聞烏鳥夜啼。延頸四顧。迄無所見。乃俯首沈吟曰。半月前吾夫每自外歸。皇皇然如有所求。而弗得。問之輒秘。而不宣。今數日矣。嗟我良人。胡不歸來。乃呼曰。查勝……查勝……一男僕睡眼朦朧。蹣跚而至。屹立佳人之前。問何事。佳人曰。主人未歸。我心憂之。汝日間所言。果真耶。耗自何來。當詳細語。吾查勝聞言。斜睨佳人。拈髭微笑。半晌方答曰。前言慰之耳。實告主母。主人永不歸矣。佳人訝曰。何出此不祥語。查勝曰。主人所謀敗露。聞已飲彈赴黃花崗。諸傑之歡迎會矣。佳人聞言。色驟變。星眸直視。並不下淚。良久作鎮靜狀曰。否否。主人果有所謀。豈不對。予一啓齒耶。彼僮果借吾夫頭以作富貴功名之代價。即爲吾不共戴天之仇……言至

此查勝急曰。是無庸諱。僕江湖半世。更事甚多。不速爲計。恐此間財物。亦將不保矣。佳人俯首凝思。默然不答。查勝復促之曰。死者已矣。若再因而破家。無乃愚甚。不若捲金珠細軟。及一切貴重之物。潛赴春申江畔。託庇於外人宇下。暫避片時。再籌良策。之爲愈佳。人曰。吾終恐傳聞不實。查勝曰。城市遍傳。何不實之。有僕曾親至某公署。訪詢我友。謂主人行刑時。連擊四五彈。未斃而活埋之。惟不宣布罪狀耳。佳人始泣然曰。哀哉。吾夫痛哉。吾夫吾夫死矣。吾命休矣。既而顧查勝曰。事已至此。予深避若策。但當如何。處置始免前途之障礙。查勝曰。速檢點待曉。卽行車站等處。均我探夥。復改口曰。均我知交。卽有探夥。亦未必能識爾。爲某某妻也。佳人點首者。再查勝出。跬躅於外室。聞女主人發各處箱篋。鍵聲鏘鏘。然欣然以爲得計。默念吾已立大功。又獲巨財。合諸近年所得。可面團團作富家翁矣。且彼妹一深閨弱質。手無縛雞之力。一到上海。妾之貨之。惟乃公之處置耳。種種妄念。灤洄腦際。足蹈手舞。喜極欲狂。

閱者諸君。亦知此狼心狗肺之查勝者。爲何人耶。彼卽著名偵探之一。姓沙。名慎。查勝乃其託名也。原籍皖省。生長吳門。父爲舊元和縣皂班頭。以緝捕稱能。見殺於仇家。慎

翼其業數年來借亂黨二字頭銜栽贓誣人得賞邀功擢髮難數復用其鬼蜮手段變易名姓傭身爲奴僞造證據向署密告捏主人與革命黨人通謀且暗約兵士於途捕主人而殺之且欲席主人之財佔主人之妻以償其絕大慾望也

佳人收拾良久復招查勝入指屋之西隅極高架上一匣曰其中寶藏甚多吾心悸而手軟煩若一舉手之勞查勝急往取佳人曰此匣之鑰匙尙存別室吾亟往取來言畢遽出扃扉下鑰查勝候之久呼女主人不應欲開門出問而鍵鎖甚固知己中計盤旋跳躍無隙可出正惶急間烟隆隆起火炎炎上風助火威由樓板而窗壁而瓦面一剎那間遂成灰燼所謂神出鬼沒之偵探沙慎亦卽叢葬於瓦礫之中而無從倖免雖曰天道好還亦佳人之計有以致之蓋佳人之宅在蘇州南城外瓦屋數椽與市隔絕佳人扃扉後卽將柴草堆積樓下并尋常木器灌煤油而焚之迨救火者至一片焦土人影杳然越數日間有人見一縞衣素服之少年女郎哭弔於某地噫殆卽此報夫讐之女丈夫歟

滑稽
短篇 癡人夢

韻琴雜著 小說

却說離上海一百多里有個村落名叫王家堡堡中居人以王姓爲最多內中有一人叫王戇的已年逾不惑只夫婦二人并無兒女有一姊嫁與吳姓生了一女就死了自他姊姊死後多年不通來往王戇父親去世的時候也遺了幾畝薄田無奈王戇不善經營又懶於耕種只好喝酒所有幾畝田早已典質盡了當這米珠薪桂年殘歲盡的時候朔風獵獵臘鼓鼕鼕四壁蕭條一籌莫展夫婦二人日在牛衣中對泣他的妻子埋怨他道你看東鄰張家伯伯西鄰李家叔叔他們都入甚麼籌安會請愿咧籌備咧如今都發了財做了官有了好處我前日看見張家的嫂嫂李家的姆姆都是穿金戴銀披綢着緞舉止闊綽的了不得誰似我晦氣嫁着了你這種無用的男人吃又沒得吃穿又沒得穿終日忍飢受凍熬到後來不過是個叫化老婆罷了我何苦來說着便嗚嗚咽咽的哭起來那王戇被妻子奚落得無話可說祇低頭合眼的打算如何弄幾個錢過年正在想來想去不得主意的時分忽聽見門外一陣腳步聲接着喊道裏面有人麼王戇便睜開眼躡手躡腳的走到那破籬笆窟窿內對外面張看只見有一頂大轎已經歇在自己門口後面還跟了多少像是當差的人王戇心裏想道我窮到這

步田地。難道還有做官的人來拜我嗎？便開了門，問道：「列位到這裏找誰？莫是弄錯了。」人家說罷，便有一個少年當差的走近前，問道：「王憲先生，可是在府上？」王憲答道：「我便。」是王憲不知找我有何貴幹？那當差的便在片夾子內拿出一張大紅片子來，王憲一看，上面有四個小字，兩個大字，王憲認不清楚，只管發怔。半晌方對那當差的說道：「我認不得字，請你念給我聽。」那人便大聲讀道：「一等女官周媽。」王憲聽了，滿腹狐疑，再要問周媽是何人，只見那轎夫吆喝道：「平轎一個，念來。」歲的婦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嫵嫵婷婷的，從轎內走了出來，笑吟吟的對着王憲道：「舅舅，你老人家就認不得我了嗎？我母親便是吳三嫂，是你的同胞姊姊。難道也忘記了？」王憲此時纔恍然大悟，知道是吳家的外甥女兒，不及招呼，一溜烟搶先跑到屋裏，喊他妻子道：「你不要哭了。我的外甥女兒已經做了一等女官，來拜我們。現在我是舅老太爺了，他妻子劈面啐了他一口，罵道：『你又灌了黃湯，在這裏說夢話。』你那外甥女已多年沒有到我們家裏來，只聽得人說嫁了一個姓周的夫妻，兩口子不大和睦，家中又窮得狠，他賭氣跑到上海王公館做了娘姨，那裏會做官哩？」王憲道：「連我也不知道這個原故，怎麼會做起官來？但是他

現在已在門口下了轎你趕快出去接他進來再細細的問他便明白了他妻子看他這樣說料不是醉話心裏也有幾分納罕揩乾眼淚走到門前一看果然有一位華美衣服的女子面貌和死去的吳家姑子一般心知便是周媽就笑嘻嘻的說道多年不見姑娘越法出落得美人一樣了外面冷別吹了風快請進屋裏坐罷兩人挽着手同進了草堂王懃忙着拿了一把黑煤烏嘴的弔子去燒茶周媽笑道舅舅不要忙我轎子上有一把銀茶壺泡的上好龍井茶是帶在路上吃的叫轎上人拿進來我們坐下來談談心罷王懃先請周媽坐在一張矮腳板檯上自己便坐在門檻上先問道姑娘我是個鄉下人到底不懂你怎麼就會做了官哩快些說給我們聽聽也好歡喜歡喜周媽嘆口氣道說來話長我去年春天買了一張儲蓄票得了一個頭彩便將這筆款子存在交通銀行那個姓周的你老人家是曉得我不喜歡他的心想揀一個有體面的人做你的外甥女婿下半世可以享福不料揀來揀去總揀不着不是大司務便是西崽流氓馬夫戲子他們這班人不過想騙我的錢罷了我那裏肯嫁他呢我想起來也難怪我本是當老媽子出身的人上海那個大老官肯同我結婚所以我帶了這宗

款子跑到北京。想去找安靜生入女子請愿團。上一個名字請願也出出風頭。在路上遇着湖南的周媽。原來他同王壬秋混了多年。倒混了一肚子的文才。袁世凱要做皇帝。想王老頭子出來幫忙。因要博他的歡心。便派了周媽做了女視學員。一路上有人接送。好不威武。我與他本是同行。又是同姓。所以便去見他。兩下說得投機。就拜了姊妹。承他的情。留我吃飯。席中談起我們當先做娘姨的時候。沒有一個人瞧得起。就是那各報館裏的人也與我們作對。尋着我們的根底。做他們的新聞材料。至今想起來還生氣。我此番做女視學員。不把各學堂的女學生通通造成奴隸性質。和我們一樣。也不算本事。看那些報館裏的人。能批評我們許多。我聽了。便道姊姊有這樣學問。這樣本事。還怕做不到麼。就是做妹子的。祇可憐不識字。不然也可跟着姊姊沾點光兒。弄個女視學員。做做湖南周媽道妹妹。難怪你不知道。你是不認得字。不看報的原故。於今時事莫說做女視學員。只要有錢。便做一等女官。也容易得狠。而且并不要認得字。你不曉得。皇帝急於要錢。用稅捐已無可加。增外債又不易借。到現已陷於非常困難之境。想仿照前清賣官捐輸的法兒。募集巨款。凡購公債票自五百元至千元萬元。

數萬元者都獎給各等嘉禾勳章或封爵妹妹如捨得萬把塊錢去報効北京政府怕不是一個嶄新的女官嗎我當下聽了非常歡喜就把此番想去找安靜生的意思告訴了他他道那安靜生本是旗下人在北京做高等秘密生涯當他發起女子請愿團的時候人家并不知道是甚麼人發起及至開會這一天纔曉得就是他當時人就走了一大半只剩了四五個人他臉上狠下不去胡亂說了幾句也搭訕着走了後來又受各報紙的攻擊把他的根兒底兒全揭了出來罵得個不亦樂乎御用報雖幫他的忙也辯護不了許多他討了個沒趣此時仍理他的舊業去了我當下聽了道既是安靜生沒有什麼能力我也懶得去白找他就請姊姊替我張羅一切罷他點頭答應了花了七千多塊錢不幾日果然得了個一等女官哼我已經做了官怕沒有王孫公子與我結婚麼俗話說得好亡八有錢鼈大哥以後誰還敢瞧我不起呢王慧聽了喜歡得手舞足蹈欽羨不已便道我那死去的姊姊替人洗衣縫窮的苦了一輩子於今也做了老太太了姑娘你可有法子使你舅舅也做一個官兒在鄉裏榮耀榮耀麼周媽聽了把頭扭了一扭說道這有甚麼不能我在皇后面前很有體面舅舅是知道的我

們當過娘姨的人講到應酬比那些太太夫人們自然是要週到些的。所以皇后很喜歡我你老人家能到北京見了皇帝。只要我在皇后面前替你吹噓吹噓。雖不能封王封侯。怕不是甚麼子爵男爵麼？王懋聽了笑道：姑娘你又來了。他是一位皇帝。我們是個鄉下人。他怎麼會肯見我呢？不要說是皇帝。便是城內的知事大老爺。我們鄉下人也不能去見他。你真說得容易。如果能夠到北京見皇帝。還要求你姑娘嗎？周媽道：你老人家還在這裏看古皇歷呢。如今不比從前了。從前皇帝是百姓擁戴。他做的如今皇帝是自己經營做的。只要有人補助他做皇帝。肯贊成帝制的。莫說是鄉下人。便是龜子亡八蛋也是歡迎的。王懋道：原來如此。但是我手中一文沒有。怎麼去得哩？便去了。又有甚麼法子可以見得皇帝哩？周媽道：舅舅這些事都沒要緊。我早替你老人家打點好了。錢呢？我這裏還有幾個。說着打開西洋式的小提包。拿出二百塊錢的交與通銀行的票子。遞給王懋。手裏說道：拿去買兩件衣服。剩下來的做川資。可以夠了。王懋眉花眼笑的。接了交給他。老婆收起來。周媽又道：舅舅你不會聽見說湖北發現了石龍嗎？那裏官長打電報到北京慶賀。說那石龍是應運而出的是皇帝登基的祥瑞。

皇帝聽了喜歡的。了不得。我想你老人家到田裏去找一條蚯蚓。便說是真龍出現。先在那些御用報紙上登了出來。吹他一吹。那些御用報的主筆都是我的乾兒子。他們到御用報館當主筆。還是我替他們運動的。你老人家拿我一張名片。就說我教他們登的。他們不敢不登報上。喧傳出去了。然後用紫檀盒子將這蚯蚓裝在裏面。送到北京去見了皇帝。就說是獻瑞來的。皇帝必然歡喜。那時我自自道理使你老人家做官。發財。王懋拍手道。姑娘你真是福至心靈。這個主意真好。只怕男子也想不出來。那蚯蚓易得我照你的法子辦了。就是周媽便站起身來道。我要走了。皇帝是派我到南京去見馮將軍夫人。探聽他的口氣。因為人說南京不穩。皇帝不放心。得狠來去。只限了我半月的工夫。近來新華宮出了炸彈案。與某公子很有關係。娘娘心裏很不自在。我今晚就動身。先走不能與你同去了。王懋拉着他道。姑娘我還要問你去北京怎麼走。法周媽笑道。由此地到南京。由南京到天津。說着匆匆忙忙上轎去了。王懋歡天喜地。照周媽說的。如法泡製。丟下一半錢與他老婆安家。自己便動身到了南京。在下關一個大旅館住下。心裏想道。爲吃酒不知受了老婆多少氣。如今我要做官的人了。難道

還受那黃臉婆子的挾制不成。今晚先喝他一個痛快。再說便喊茶房打了五斤高粱酒。一個人喝得醉醺醺的走出來散步。心裏尙模糊記得是要到北京見皇帝。獻瑞的却忘記此地是南京。蹣蹣跟跟的出了旅館。逢人便問新華宮在那裏。有一少年知他吃醉了。又看他是一個鄉下人。便哄他道。朝陽門外便是皇帝住的皇宮。王爺聽了這話。乘着月色一路趑趄趑趄的低着頭。儘走到明孝陵。不防一頭碰在那個翁仲身上。用手摸摸頭皮。已起了個胡桃大的疙瘩。正要開口罵誰擋老子的路。一抬頭看見兩個人。又高又大。立在面前。心裏嚇了一跳。心想。幸沒罵出口。得罪了他們。還了得。這不是皇帝面前的禁衛軍麼。便把頭皮揉了一揉。連忙對那人唱了一個大喏。道我名字叫王爺。是來獻真龍的。請你到皇帝面前通報一聲。那人理也不理。他心中想道。難怪人家說宰相家人七品官。他不理我也怪他不得。等我再問他一聲。便高聲說道。你不替我通報我自己就進去了。我是獻瑞來的。諒皇帝老子也不能難爲我兩個人。仍是不理想。是已經默許了。故此不做聲。讓我自己進去。便整整衣服。大搖大擺的往裏面走去。不覺越走越黑。口裏說道。皇宮真是深遠得狠走了這半天。還不見到那酒被風。

一吹一陣陣的湧了上來。覺得頭暈眼花。支持不住。便一歪身。坐在一塊大石頭上。想歇歇。再走。不覺朦朧睡去。彷彿聽得有喝道的聲音。又聽得有人喊接駕。他知道是皇帝到了。便立起身來。高高的舉起那紫檀的真龍盒子。說道。老王獻瑞來了。說罷。又磕了一個頭。伏在暗地裏偷看。只見許多人扛了一頂黃轎子。前面撐了一把黃傘。那轎子裏面有一個鬚髮盡白的老者。頭上戴一頂九旒的冠冕。身上披一件六十四條龍的袞服。腳上穿一雙赤鳥也是繡滿了的龍大腹便便。頗有安祿山的風致。右腳微跛。從轎中蹣跚而出。王慧暗忖。道。我在畫兒上也曾看見過。古時候的皇帝都是些高大雄偉。那裏是這矮敦敦的走路。一顛一跛。倒像個烏龜。莫不是我眼花弄錯了。正在胡思亂想。只聽得那像烏龜的人說道。今日開御前會議。他們怎麼還不到。說罷。現出那抓耳撓腮。坐立不安的樣子。過了一會。忽望着王慧說道。難爲你巴巴的來獻瑞。你一個鄉下人也知道尊重皇帝。比那一班亂黨好多了。難得難得。你且在一旁暫等聽候。封爵寡人。此刻有國家大事。特開御前會議。解決話言。未了。忽聽得一陣風聲。接着一陣臊臭的氣味。鑽鼻透腦。而來。王慧連忙掩住鼻子。只見一行來了五六個奇形怪狀。

的人也有羊頭人身的也有拖着狐狸尾巴的也有矗着兩枝牛角的也有臉上長毛的也有像猢猻的都對着那像烏龜的人站着做出三呼朝見的樣子那像烏龜的人見了他們氣得甚麼似的兩隻一長一短的脚只管在地下亂登口中說道都是你們這些東西害得我偷雞不着失了米於今雲南貴州反了第三次警告又來了新華宮裏炸彈幾幾乎送了我的命我想路易雖說上斷頭台拿破崙雖說死於荒島他們到底還做了幾天皇帝總算過了一點癮像我連皇帝的味兒一點也不會嘗得要白白的送了一條老命連狗也不如真是那裏來的晦氣說罷痛哭那六個東西俯首帖耳伏在地下氣也不敢吐一聲那像烏龜的人哭了又說說了又哭哭出來的那一種怪聲如鴉鳴如鬼叫在那萬籟俱寂的時候好不令人聽了毛髮悚然王愜正在那裏嚇得打抖猛聽得西南角上霹靂一聲如山崩地裂驚起來定眼一看那裏有什麼像烏龜奇形怪狀的人呢揉了一揉眼睛想道難道是在這裏做夢嗎陡覺得身上涼了起來看自己的身子却躺在一塊冷冰冰的石頭上連忙爬起身來想回旅館裏去歇息便揀那有燈光的所在走去只見遠遠的來了一個老者年紀約有六十多歲身上

穿一件藍布大褂。腳上着一雙草鞋。左手拿着竹梆。右手提着鳥籠。籠內放一隻大鳥。龜不衫不履。瘋瘋顛顛的走來。口中喊道。出賣新皇帝。王鰲沒聽清楚。只道出來了。真皇帝。心中暗想。道起先皇帝是假的。如今真皇帝出來了。這個機會。不可錯過。我快快上前去接駕。就對着那大鳥龜。恭敬敬磕了一個頭。說道。願皇帝萬歲萬歲萬歲。那老者哈哈大笑。道。有緣。有緣。恰好老夫今日將皇帝帶在身邊。儘你朝謁罷。難得你們鄉下人。不安心去拍牛屁。却來這裏學街上人拍馬屁。王鰲聽了。心中納悶。不知他說話是甚麼意思。便問老丈尊姓大名。祇見那老者揚着頭唱道。

老夫名字。叫六更。老夫家住在天津。甚麼袁公路。分明元緒公。要說烏龜可變龍。你去問問桑樹精。

前面有個安慶緒。後面有個史朝義。皇帝由來做不成。何須要你拍馬屁。哇哇哇。還不及早回頭。你妻兒正在那兒生氣。

那老者唱罷。將左手的竹梆一拍。震天價一聲響。把王鰲驚出了一身冷汗。睜眼看時。身子却仍是睡在牛衣裏面。他妻子正在那裏拍着椅子罵他。不去弄錢過年呢。

傳奇
短篇
新華宮

（北點絳脣）（生扮明懷宗頸繫白練雜扮二監上）骨冷肌寒空亭獨凭誰認得一代人君身後的行徑（悲介）

霧慘雲愁月色低宮花苑柳半淒淒河山有恨家何在哀玉滲金化作泥寡人崇禎帝是也只因熹宗嬖信客魏擅竊國柄誣害忠良以致紀綱不振國勢垂危迨朕繼承大統復有李闖作亂於南滿清起兵於北賊勢猖獗直逼燕京黔首何辜慘遭浩劫瞎昏憤雖由於朕躬誤國實害於若輩是以自經於煤山壽皇亭殉身謝國滿人雖據大明天下享了二百餘年榮華今日也一般與我同歸於盡那三海本在煤山之麓瀛台卽在三海之中清光緒帝曾被囚於此不久也就龍馭賓天朕與他生前雖是敵國之仇如今國破家亡到成了個同病相憐惺惺相惜每值曉風殘月與他共話興亡以慰夜台岑寂今夕月明如宇宙澄清會着人請清德宗來此賞月此時敢待來了（問雜介）你等快去瀾茗伺候（雜應下）

（混江龍）（小生扮清德宗着團龍排褂帶二監上）前生孽障此身墮入帝王家儒教

冠旒服袞不帶鎖披枷夢醒莊生迷蛺蝶魂歸望帝泣春花說甚麼禹湯文武有甚麼夷狄中華從知萬事眞皆假免不了一坏土白楊蕭瑟碧磷閃亂螢濕苦雨寒鴉

朕乃光緒帝是也。空作一朝天子。竟成千古恨人。想起昔年與慈禧太后相繼大行。不知者只道寡人病薨。有識者深知袁賊弑逆。攝政王本擬處以極刑。張之洞爲之緩頰。蓋因主少國疑。御極之初。殺戮大臣。恐有外變。故僅免官而已。及民軍起事。彼此不忍。生靈塗炭。宣布共和。那知這老賊虺蜴爲心。豺狼成性。前既離間朕母子。今又欺孤兒寡婦。終身總統不足。擅自變更國體。逼二妃移宮。先將三海改作新華宮。想做起皇帝來了。那老賊在清室爲亂臣。在民國爲賊子。朕與他有國仇私怨。恨起來委實放他不過。嗟。昔年若明正典刑。安有今日之禍。這教做縱犯一時。遺患無底。今夕明懷宗約我在煤山賞月。不免就此前去。將此事與他商量一番。（行介）

（油葫蘆）照路青燐送我行。悄冥冥來到禁城看瀛台。矗立回首尙心驚。到此際悽慘慘。陡覺幽魂警。冷清清沒個人兒影。痛寡婦孤兒陷入淒涼境。我縱在重泉心中也不平。說甚立誓擁共和。早已狼子陰謀逞恨奸。雄口血尙在背前盟。

(小生)來此已是壽皇亭。不免竟入。(見生各揖介)(生)今夕正擬與子暢談風月。爲何面現不豫之色。(小生無語長吁介)(生)到底是爲着何來。(小生)我恐大漢江山不亡於滿人。只怕到送在這老賊之手了。你不知道那袁世凱近來的舉動麼。(天下樂)眼看那大好山河。瑞氣消鼠狐。滿朝叛國。竊黃袍。可憐一局殘棋。金甌倒兀。自的闕牆鼓譟。種了亡國根苗。更不惜衆英豪。熱血締造。

(生)此事我也略知一二。照這樣情形。中國不知被那賊子弄到甚麼地步。何不將那老賊生魂攝來。教訓他一回。使他知道利害。皇帝是不好做的。(小生)此策甚好。(向內喚介)宮官們。可把這老賊帶來。(內應介)

(前腔)(淨扮袁世凱。雜扮二侍衛。二女官挑燈上)這幾日。警信傳來。大局翻皇。皇不安。誤俺是皇冠者。番兵連禍。結人心散。恨不合把人欺謾。急碎了心肝。要得保命兒。全異域遠竄。

孤家袁世凱是也。自從假造民意。變更國體。只道中華民國便可歸俺袁家掌握。不料外人干涉。警告頻來。革黨迭乘。唐任崛起。袁家將被革命軍殺得大敗而逃。楊度等嚇

得束手無策。看來這皇帝有幾分不穩。連日心驚肉跳。坐臥不安。莫非是近來吐血過多。不免進宮休息一宵。(二女官扶掖淨下。作到宮介)(淨睡介)(雜扮二監潛上)咱等奉明清兩朝皇帝之命。帶你前去問話。(淨驚起。隨二監行介)(作至煤山介)(丑扮小監上)袁世凱你來了。兩位萬歲爺喚你進去。(生與小生同指淨唱介)

(後庭花)問梟雄。你因何心太高。不思量。妄自驕。做了個總統。還嫌小。又想那披旒着袞袍。新華宮前。番出炸彈。也是你自將讐。豈招討袁軍。都來了。平心論。休懊惱。這情形。你自瞧。及早的回頭好。

(淨)早知今日。何必當初。費盡心機。一敗塗地。不但總統一席不可復得。便國民憐我。不加重罰。我那裏還有面目去見國民。就是逃到倫敦。對外人更覺無味。罷罷。罷。不如自刎了罷。(作拔刀欲殺介)

(煞尾)老淚濕衣裳。無言低頭想。悔不該做模。操莽。瘦損了雞皮。鬢似霜。總是俺平生做事。無天良。暮暮裏。朝朝裏。只去殘民黨。誰料到。蕭牆起禍殃。纔曉得。生兒是楊廣。真個是竊權叛國。少收場。(自刎介)

(末扮建文帝僧衣僧帽上)富貴繁華夢不長。袈裟頓改昔時裝。從來四大皆空相。速向迷津覓渡航。老衲建文帝是也。自從祝髮空門。便駐錫在白龍菴裏。修仙有道。涉世無緣。且喜尸解之後。位列仙班。那袁世凱本是白龍山中一隻猿猴。早晚聽老衲講經說法。也沾染了些須仙氣。一日老衲打盹片時。那孽畜便偷到人間擾亂。屈指算來。已有五十多年。今日是那畜生命盡之日。出家人慈悲爲本。不免前去點化他一番。駕起祥雲。早到了新華宮內。(淨魂浴血上)(末用手向淨頂上拍介)咤。孽畜還不醒來。須知苦海無邊。及早回頭。是岸。(淨就地化爲白猿。合爪向末膜拜介)(末用長練鎖白猿頸介)

末 從此歸真證淨因。淨 不遭捧喝幾沉淪。
末 山中自有閒天地。淨 長嘯一聲雲滿身。

(同下)

滑稽一
字短篇 皇禍

却說辛亥那一年。先是湖北一省起義。登高一呼。一十八省一齊響應。不到一個多月。全國一概都光復了。南北統一。後有一個被人家驅逐出來的家奴。竟一躍而爲大總

統這一位神聖文武有一無二的大總統一日心中想道大丈夫一朝得志即要乘着一鼓作氣替子孫們謀一個萬世不朽的基業爲一勞永逸之計將來縱一敗塗地也不致一貧如洗況且我今年將近六十一二歲的人了精神一年不如一年就做一世大總統至多也不過一十多年光陰豈不是辜負我一片經營的苦心嗎左一想右一想忽然想起一條妙計把頭點了一點眉毛繃了一繃道便照這一個法子做去不過人說我是個一夫罷咧就是做一個遺臭萬年的人到底也還稱雄一世便一隻手把叫人鈴一捺一霎時門外一陣腳聲進來了一大羣的人一個個的對着他做出一種奴顏婢膝的樣子一字兒排開一彎身都跪在地下連大氣兒也不敢出一出這一位大總統對他們掀鬚一笑說道我前日叫你們辦的那一件事怎麼一些聲息也沒有我待你們一番恩典竟一毫都不記得了麼衆人一聽都一時想不起來又不敢再問一問內中有一個姓豬的他的一付口才在這一班人裏頭算是數一數二的了便大着胆子答應一聲道一齊都預備好了皇冠一頂龍袍一襲赤烏一雙國璽一顆金蟒座一張下月一日請皇上登極便天下一家了說罷雙手呈上一張清單共開支了一

萬一千一百一十一萬元大總統一看這一樂非同小可便封了姓豬的爲一字並肩王有一句俗語說得好一人有福連帶一屋餘下的一班人都封了一等公爵一等侯爵一等伯爵一等男爵一等子爵又賞了一些一等嘉禾章一些一等文虎章一些上中少將衆人一齊叩了一陣響頭便一哄而散那大總統就一疊連聲叫人把皇冠等件一齊取來先試穿一穿莫要到登殿那一天把一頂皇冠戴倒了一件龍袍穿反了不是一個大笑話嗎一班近侍聽了便一齊捧了上來那大總統就頭上戴起了一頂皇冠身上穿了一件龍袍腳上着了一雙赤寫手中端了一顆國璽扒上金蟒座上坐了一坐又一顛一跛走到一面穿衣鏡裏照了一照哈哈一笑一個人自言自語的道這一個樣子很像是一位皇帝雖然一頭頭髮白了有一頂皇冠遮住到還一點兒都看不出可惜右腳短了一點不能走一步龍行虎步的路這一點點兒破綻還不要緊轉一轉身對那一個近侍說道從今天起一律改稱新皇帝不准再題出甚麼共和甚麼總統一個字來那近侍答應了一聲是新皇帝便擺駕回到第十一夫人宮裏去了。

剛剛一進宮門，只見那一位大夫人帶了一班一二等女官，左手拿了一根新皇帝常用的衛生杖，右手拿了一把禁衛軍用的指揮刀，不管三七念一，一直跑到十一夫人宮門口，一脚踢開了宮門，一口氣趕到宮內，把一切物件搗毀，一光便一手攥住新皇帝耳朵，一手揪住新皇帝的鬚子，一頭撞在新皇帝的懷裏，把新皇帝的一頂皇冠也打落了一顆國璽也，跌壞了一件龍袍，揉得一大堆的眼淚鼻涕，好一位十一夫人在一旁看着，實在氣不過了，柳眉一豎，杏眼一睜，把桌子一拍，說道：「你這一個不識時務的老虔婆，你單知一味胡鬧，不過爲爭這一個皇后位置罷了，你先自己看看你那付尊容，可配做一位皇后？不配你倚着是你第一年長，這皇后一定就派到你做的麼？如今時世不和，從前一樣了，並沒有一個長不長的說法。主子在世一天，自然由主子一人作主，還不會輪到你使這一般勁兒哩。」大夫人一聽，心中一想，他這一番話裏有因怪不得。前一天聽得說有一個人呈所擬的一篇朝賀新皇帝登極的儀注，後面有一兩條是朝賀皇后及皇太子的老殺，才便將皇太子三字一筆勾了。那一個人過了一天，遂將皇太子三字改了一個皇長子。老殺才一付臉都氣黃了一嘴的鬚子。

也氣得豎起來了。把那一篇朝賀儀注向地下一摔。把桌子一拍。罵道：「那一個是皇太子？那一個是皇長子？誰要你們這一班人拍馬屁？那一個撞了一個大釘子？捱了一鼻子灰去了？老殺才平時第一是喜歡四小子，說他一雙眼睛是重瞳，咧走起一步路是龍行虎步，咧大有一代帝王之相，咧只怕皇太子一定是立他了。難怪這一個小娼婦如此猖狂，一朝母依子貴，那一來還了得起嗎？我一個人也弄他不過。老殺才又一心一意的護着他，第一着不如去約了那十幾位夫人，開他一個皇后研究會，討論一種對付的方法。他們若一致贊成，便結一個大團體，與這小娼婦再拚一拚，看使他一個太子立不成一個皇后，做不成我也出一口惡氣。豈不是一舉兩得麼？就把手一鬆，一掉頭便走。原來這一位大夫人本是個一等的潑辣貨，因為丈夫一連娶了這許多小老婆，早就藏了一肚皮的酸氣，不過一時不好發作出來。今天有一個女官聽見一個近侍說主子十一點鐘的時分已試做了一回新皇帝，一身衣服足有六十多條，龍穿着到十一夫人宮中去了。這一等女官一走進宮來，便將方纔近侍所說的一番話一長一短的說給大夫人聽了。」

這一位大夫人心。中想道。老頭兒皇帝。是一定做成了的。但是皇后一席莫被那十一。夫人奪去。他是老頭兒心坎上的一塊肉。今天一到他那裏。一定是爲着商量這一件。事去的。這是一髮千鈞的時候。這一個機會。不可放過。所以帶了一班女官。跑到十一。夫人宮中。想嚇一嚇老頭兒皇后。一缺就可到手。不料反被十一夫人奚落了一頓。一口氣回到自己宮中。便着一些女官去召集那一些夫人。少停一刻一個一個的都來。了。內中只有一位三夫人。未到。說是前一月爲二公子受嫌疑一事。嘔了一次氣。一個。人回原籍去了。大夫夫人便將十一夫人所說的一番話。一幷宣布出來。大衆一聽。一齊。站起來。說道。新皇帝既然一定不立長子。我們誰沒有一兩個兒子。這一個皇太子。大。家總有一點分兒。那裏單只一個四小子配做不成。我們一齊去問問新皇帝。看他用。一種甚麼道理來對付我們。說着便一面奔了十一夫人宮內。來那一位新皇帝。本是。有一把年紀的人。見了這一種光景。知道是一定不好開交。心中一急。張開口吐了一。地的鮮血。又噴了大夫夫人一臉。一身便往後一倒。暈了過去。大夫夫人一嚇。那一鼓勇氣。早就挫了一半。站在一邊。動也不動了。一班女官忙着上來替新皇帝脫去龍袍。赤烏。

灌了一盞童便一盞回龍湯打了一瓶臥龍丹過了一個多時辰方漸漸兒一口氣一口氣的轉了過來睜開一雙眼睛瞧一瞧這些夫人們嘆了一口氣剛說了一句你們何必只聽得宮外一片喊殺的聲音又夾着一陣鎗聲忽見一個侍衛慌慌張張的一直跑進來報道大公子帶了一營禁衛軍二公子率了一隊模範團三公子帶的一班警察憲兵四公子率的一些舊步軍已經殺成一團一直奔新華宮來了那些公子一同出去看被他們開一排鎗一個個的都打死了內外城的百姓已殺得一團糟了那一些大小文官兒均一齊跑了這一個侍衛尚未說完又來一個侍衛報道那一些賣元宵的集了一大羣足足有一千多人一人手中拿了一根匾担一路打到宮門口來了那一羣人口中喊道我們一個小百姓做一種小本錢生意皇帝也一般的與我們作對叫警察廳發一張甚麼臨時告示說是元宵與袁消同一個音怕一時消滅了他做不成皇帝改做一個甚麼華團當出告示的這一晚有一班人尙不知道的便一齊捉將官裏去罰錢拷打有一班人知道改了的便挑了一担元宵去賣喊了一天華團因人家一時不懂也沒有人理他一理一担元宵白白的糟過了可憐我們全靠着這

一點本錢養活父母妻子的如今被這一個甚麼牢什子華團一齊送掉了與其一家子餓死不如同那一個華團皇帝拚了一條命罷一路喊一路哭着來了

一時步軍統領衙門又打一個電話來說各省革命軍聯合一齊攻來離城只有一二

十里路了那華團皇帝大大的吃了一驚便一翻身掙扎了起來說道這總不是一朝一夕的原故我今天一條老命怕是要丟了你們一窩子人還鬧甚麼皇太子皇后這一椿禍事就是從一個皇字上生出來的如今纔弄得我這一個皇帝一籌莫展哩大夫人一聽此言便道從今再也不題起那一個皇字了我們第一是逃命要緊不如就近先到天津租界上避一避罷那華團皇帝一聽噙了一聲道我從前在天津不是一

年那一個人認不得我此去消息一漏那纔是一網打盡哩二夫人道天津是一定去不得的到不如跑到上海去躲一躲一時還不要緊那華團皇帝道如今租界不是和從前一樣了你看那一個鄭汝成不是坐了一輛汽車在虹口被革命黨一頓手鎗打

了一十八個窟窿死的嗎今年正月十一日連新世界頂上一層都擲下一個炸彈來了那一條滬寧鐵道更去不得上一個月在無錫地方被一個革命黨用一罐子炸藥

炸去一二十丈鐵軌車中裝的一些鷄子鴨子都一概炸死了。如果我這一去他們一班革命黨再用上一次的手段來對付我，我不是和那些鷄鴨一樣的了麼？況且我又不是。一個國事犯是爲着自己一個人的榮華富貴失敗的外國人，一定瞧我起不來。會保護我一家的性命。十一夫人道：「我們還是一同到倫敦去罷。」前一次財政部籌的一宗三百六十萬元的兵費拿來作一路的川資，不是夠了嗎？那華團皇帝聽了，點頭道：「我一時急糊塗了，忘了這一件事，虧得你這一提，倒提醒了我。」我便急急忙忙穿了一隻赤鳥帶了一羣夫人，一脚高一腳低，走出了前門車站，一骨碌爬上了火車。經過奉天哈爾濱西伯利亞一路到俄國去了。到了聖彼得堡，換僱海輪，一直向倫敦進發。那華團皇帝在一路想道：「我已經陸續匯了一千多萬到英國，如今一抵倫敦，還不失一個富家翁，不過是兒子一齊死光了，再一想，也是那一班小畜生自作自受，恨起來一毫也不可憐他們。」幸而十一夫人年紀還輕，一二年後不愁沒有一兩個兒子出來。正在一陣胡思亂想的時候，不料海輪一到北海，被德國一隻潛水艇打了一砲，山崩地裂的一聲響，哈哈，那華團皇帝一家子就赴北海老龍的歡迎會去了。

紀實 湘民苦

客有自湘中來者述湘民被袁家軍蹂躪之慘狀暨在長江輪船中所見之難民一幅流離瑣尾圖誠非記者禿筆所能形容嗚呼逞一人之帝慾致民生於塗炭戰禍瀰漫仁者同弔爰誌其一二聊以爲此輩無告之人呼籲云爾

客云余至湘時爲花朝前二日春寒料峭尖風砭肌愁雲黯黯掩日光作慘淡色一若春行冬令者然湘鄉縣屬之三棗鎮向爲商賈雲集之所華屋鱗次櫛比儼然一小商埠蓋由長沙往寶慶必經之途也今則斷壁殘垣不堪入目當年華屋瓦礫僅存人家三五寥若晨星一望而知爲新遭兵燹亂離之慘象心目中爲之歎息者久之忽聞有哭聲自一破屋中出辨其聲知爲老嫗且哭且訴如三峽哀猿夜啼淒絕不忍卒聽乃思此老嫗殘年向盡何至傷心若是殆悲其老伴之死亡乎夫人生數十寒暑耳偕伉儷至於白髮其亦可以達觀矣且老嫗年已若許想其夫必已遠去兵役之年可知必死於疾而非歿於陣者然又何悲之深耶殆悲其子若孫之夭折者乎余心憐之因竝足以聽而老嫗哭益悲少頃破扉爲風力所欺晐然倒地見室中甌釜塵封別無長物

老嫗年約在花甲之外。面上皺痕疊摺。作縷縷迴紋。兩目無光。枯瘠如柴。手撫一棺。放聲大號。老淚簌簌而下。頭上雪色之髮。飄向空中。絲絲作舞。當茲天氣苦寒。祇御破薄棉衣。一翼瑟縮之狀。目不忍觀。余因乘間問曰。嫗何悲之深耶。死者爲何人。以何疾死。棄世距今幾時矣。老嫗聞余言。出巾拭淚。哽咽而答曰。棺中人爲老身之子。苟死於疾。則委諸天命。亦無可如何。乃死於槍彈耳。袁世凱叛國。稱帝。國民不容戰。戰。戰。遂令老身一塊肉斷送。於是誠前生冤孽哉。言已。復痛哭。余曰。然則若之子。乃軍人乎。軍人衛國戰死沙場。爲其天職。嫗幸勿過傷。老嫗含淚曰。吾子非護國軍人物。更非袁家兵士。余曰。若是何以死於彈乎。老嫗曰。先生毋躁。容述其顛末。鍊石人聞之。亦當下淚也。老身楊姓。年三十始嫁。三年而寡。先夫見背已三十餘年。是兒係遺腹子。爲老身受盡艱苦。所撫成者。有女一。嫁湘潭黃氏。吾子亦在湘潭江西會館爲人司帳。以家貧。故尙未娶。婦當戰事發生時。袁家軍遣赴湘西者。水路由常德前進。陸路則從湘潭西行。假道湘鄉。由此以達寶慶。馬蹄得得。勢若長蛇。咸曰殺。殺。捉。捉。捉。殺。亂黨。捉亂黨。殺一亂黨。得一上將。快進。快進。喊聲起處。遐邇悲啼。父覓子。妻哭夫。老

弱死少艾。汚見途上行人。袁家軍卽推之曳之以一繩。聯綁成行。與牧童驅犢無異。多數悍卒持槍尾追於後。逼其搬運子彈軍械。縱多方哀懇。亦置若罔聞。否則以刺刀亂搨。悲呼之聲不絕於耳。並不許預備行程。襪被入夜。則給以板橙一方。俾其休息。抵前陣時。軍官給以鎗械。驅爲先鋒。被擄者均一去不復返。是以行人絕跡。鎮中富戶咸遷徙一空。所餘者老弱貧病數人耳。吾子聞耗。請假歸而省。予適當是衝途。中與袁家軍相值。卽迫令服役。辭以力弱不能任。被鎗頭猛擊。偏體鱗傷。吾子知無可幸。免乃負痛勉力從事。甫至鎮前。創發倒地。袁家軍猶疑爲僞。飾復開數鎗。見血流如注。始委之而去。隣右小童識之。奔告予。迨至吾子氣已絕矣。予亦一慟而暈。過客憐予老而且貧。出資爲之棺殮。昊天不弔。降此元凶。風燭殘年。遭斯逆境。目擊其襁抱提携。教養自幼及壯之子。竟喪於袁家軍之手。爲人母者。其中心悲慘爲何如哉。此可憐歲月。不知在人間。世尙苟延幾時耳。幸吾女尙孝。不時餉以食物。得免凍餒。否則殆矣。言訖。復以足頓地有聲。

余乍聆此傷心人語。淚亦潸潸下。乃出銀幣十枚。曰。留爲媪柴米之需。毋嫌薄也。老嫗

急搖手謝曰。趣收之。感先生高義。實不敢領。此厚貺。因留之。適足以禍予。日前袁家軍大隊過此。一兵士持破裹足布至典肆。迫質英畎五枚。肆主畏其野蠻。不敢與較。如數付之。少頃。某兵士竟約同隊多人。蜂擁而至。持槍相逼。援前例。以期利益均霑。該典現金立罄。其時適一童以物質錢數百文。將歸以糴米。兵見而強奪之。童卒不肯釋手。以致飲彈而死。今先生惠我多金。不啻加我以催命符也。余聞其語。知不能相強。乃溫言勸慰。而別以寶慶一帶連日有激烈戰事。不敢久留。恐與慘無天日之袁軍相值。遂急奔長沙。仍乘輪返滬。當啓旋時。已屆夜半。斜月半鉤。爲微雲所蔽。寒氣息息由船隙透入。電燈亦淡而無光。回憶日前所遇之老嫗。其悲慘之聲。愁苦之容。猶歷歷如在目前。展轉不能成寐。乃趺履散步於艙外。藉以呼吸新鮮空氣。以消此漫漫長夜。經統艙中見一老翁。年約八十餘。鬚眉皓白。斜倚壁間。呻吟不絕。聲息殊微弱。旁侍一老婦。年亦伯仲。絮絮頻詢此衰翁。顧衰翁不一置答。首俯而目凝。若有覩若無覩。似已失其視聽之知覺。時萬籟俱寂。但聞機械聲軋軋一若爲此可憐之衰弱歎息者。余異之。就詢於老婦。婦曰。此吾兄也。世居長沙南門城外之牯牛嶺。有一子一媳。孫男女各一。薄田數

畝家道小康。家庭之樂固融融如也。不意禍從天降。袁家驗契之差役至矣。除正項外。復勒索多金。吾姪不甘。向其理論。即拳足交下。並加以抗稅罪名。捉將官裏去矣。時某知事正張筵宴客。已被酒聞報。怒甚。喝令拿入。吾姪膽素怯。至此股栗齒震。有聲知事亦不加訊。詰連拍驚堂木。命答數千。而不敢置辯。惟匍匐哀號。飛血濺階下。知事顧而樂之。曰。乃公清飲正苦寂寥。得此一部肉鼓吹。差堪少慰。翌日遂置於法。未幾某知事以辦稅勤勞。得獎鶴章。而吾姪冤沉海底矣。嗚呼。禍不單行。猶未已也。駐紮城中之袁家軍。一日至城外。見吾姪媳。稍具姿首。遂被奸污。雖十三齡之幼女。亦不獲免。一時並死於非命。復搜掠室中。見財物無多。不克饜其所欲。乃縱火焚屋。最慘者八齡童子何辜。亦葬身於火窟中。是日吾兄適在余處。得不及於難。現痛苦交加。驚魂猶未定也。言甫畢。忽聞人聲雜起。疑有火事。趨往視之。見船尾人叢中有少婦。麻衣練裙。席地而坐。乃二十許麗人也。面目嬌好。淚痕未乾。如帶雨梨花。憔悴可憐。鬢呈灰白色。懷抱一兒。嚶嚶啜泣。淚點點滴。兒面上兒亦噉然啼。若解人意。是兒與婦之親切一望而知。其爲母子也。良久少婦慘然曰。君等何強與人家事。妾豈不愛此呱呱者。願妾命且在旦夕。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女子不幸。遺害夫壻。家破人亡。不如速死。爲愈耳。蓋少婦爲春申江上人。適湘潭蔡氏。亦望族也。膏礪曾畢業於高等師範。袁軍有副官王某。矚其美。日徘徊於門側。陰歷正月念一日。黨人攻將軍署。事敗。捕風捉影。株連甚衆。一日。王某率兵數十。破關而入。稱奉令捕亂黨。鐵鍊郎當。繫蔡以去。是夕。王某竟至婦家。醉眼模糊。戲謔備至。且云。如相從。即可釋蔡。出否則恐難生還矣。婦乃給之曰。容吾三思。明日當有報命。王遂踰牆而去。翌日。探知蔡已爲鎗下新鬼矣。婦慟甚。急欲以身殉。又不忍遽絕其嗣。乃作歸甯計。途中自思。孤苦零丁。夫亡子幼。毋寧赴清波。以了此可憐身世。猶得與泉下人長相聚也。前之人聲嘈雜。卽此少婦。携兒投江。被人援救。咸哀之而勸之者。也。嗚呼。慘矣。

社會短篇 愛國童子

夕陽西下。暮色蒼茫。校中學童。皆紛紛罷課。歸於時。上海法租界一小巷中。有童子年約十齡。短衫窄袖。秀髮蒙茸。雙眸炯然。如點漆。清秀中寓凜烈之氣。左攜書包。右持報紙。一束面欣欣然有喜色。且行且躍。奔入巷中。末一家推門而入。屋僅容膝。右設小灶。

一少婦方從事晚炊火光熊熊釜中粥沸少婦乃輟薪而坐凝眸視火面呈哀怨之色良久喟然曰孺子胡尚不歸時近黃昏萬家燈火矣豈校中功課未竟耶抑貪與學友嬉戲致忘有倚閭而望者耶若父抱不白之冤以死死且負惡名是子苟不能繼父志則儂賁吾夫矣少婦自語自嘆淚珠垂其素面慘如海棠之含朝露惟海棠尚無此淒艷也言甫畢而童子至呼曰母親兒歸矣少婦遂收淚徐徐迴其秋水顧童子曰兒今日歸何遲耶童子雀躍以答曰今日有喜事白母袁氏取消帝制矣兒在校中聞之初以爲袁氏決不肯毅然出此恐傳聞不實罷課後復至望平街購報數份閱之果然特攜歸以奉母閱故較昨日遲歸耳母不嘗云乎自袁逆專國以來人民生命不知犧牲幾許人民財產不知損失幾許吾父謀救國於癸丑一役失敗後遞跡滬上被袁逆之狗偵探假搶劫案引渡鎗斃以死天理昭彰袁逆亦有今日共和復活父親巍巍之銅像不日可望鑄成當與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先後媲美吾父雖死猶生吾母亦不必終日以眼淚洗臉矣全國人從此脫離苦海重觀天日亦可高枕無憂矣童子言訖乃坐於束薪上以待母訓少婦取報藉火光審閱閱竟舒其柔荑之手撫童子之額而嘆曰

天。乎。調。停。云。乎。哉。使。國。人。而。許。之。也。則。是。受。袁。逆。之。酷。遇。爲。未。足。尙。欲。延。其。兇。燄。以。自。貽。伊。戚。耳。兒。不。觀。帝。制。派。中。人。口。吻。乎。不。曰。取。消。帝。制。而。曰。帝。制。停。頓。袁。逆。亦。曰。姑。且。取。消。看。看。以。此。覘。之。袁。逆。非。誠。心。取。消。帝。制。並。退。位。以。受。國。民。裁。判。可。知。矣。顧。吾。國。之。禍。源。猶。未。絕。吾。民。之。厄。運。猶。未。已。也。今。之。祖。逆。者。乃。謂。帝。制。業。已。取。消。似。可。仍。由。其。爲。總。統。不。必。窮。追。是。直。喪。心。病。狂。之。說。耳。兒。耶。慶。父。不。去。魯。難。未。已。汝。須。知。袁。逆。皇。帝。之。名。雖。去。而。專。制。之。實。尙。存。國。民。習。於。苟。安。癸。丑。之。役。均。徧。徊。觀。望。不。思。羣。起。討。賊。以。至。有。今。日。今。何。時。矣。亡。國。滅。種。迫。於。眉。睫。吾。民。不。戮。袁。逆。外。人。且。戮。吾。民。矣。國。民。若。復。蹈。癸。丑。之。覆。轍。不。急。起。直。追。誅。袁。逆。以。謝。天。下。而。自。甘。爲。亡。國。奴。無。恥。孰。甚。此。時。千。鈞。一。髮。吾。國。人。應。無。男。無。女。無。老。無。幼。皆。宜。羣。起。以。殺。賊。兒。適。所。言。不。免。爲。童。昏。之。見。矣。童。聆。母。言。似。有。所。感。急。取。小。刀。一。削。乃。父。在。日。所。御。之。手。杖。令。銳。顧。其。母。曰。母。乎。如。母。言。中。華。民。國。之。存。亡。胥。繫。於。國。民。堅。持。毅。力。始。終。如。一。以。除。國。賊。兒。雖。年。幼。亦。屬。國。民。一。份。子。當。持。此。杖。追。隨。護。國。軍。直。搗。燕。京。以。叩。袁。逆。之。脛。並。洞。其。腹。治。其。叛。國。殃。民。之。罪。母。其。許。兒。乎。少。婦。吻。之。曰。兒。誠。有。大。志。者。汝。父。有。靈。九。泉。之。下。亦。當。欽。慰。顧。兒。年。稚。足。

未出里開安可北上殺賊。余當携汝之昆明入唐。夫人所組織之赤十字會。看護傷軍。此亦間接盡國民義務者也。童子領之乃相與晚餐就寢。明日少婦偕此愛國童子果乘外國船往香港而向戰地執看護職去矣。

滑稽
短篇 商人忿

瞎不知道那裏來的晦氣。好好安分守己的生意。不做。要想去發橫財。招攬這宗背時的生意。遇着了這個倒霉的主顧。這一筆冤帳。不知幾時纔得還清哩。自己也不想。想皇帝可做得成。做不成。先不拿穩主意。冒冒失失的就向人家定貨。甚麼半什子袞旒。咧朝衣朝服。咧天天着人來催說。大皇帝快要登極。所定各貨。急於要用。害得咱們四路裏張羅。加上一倍的工資去尋夥計。沒日沒夜的趕着做。猶如六月間死了人。忙裝殮的衣服。一般如今定貨已做成了一大半。忽然的取消帝制。那些材料白白地糟盪了。又不能改別樣東西。只好做做孩子們的尿布。算起來化去的工本。足足有八十多萬元。咱們不想尋利錢罷了。難道不成血本也充公麼。明天你去找那姓猪的小子看。他還有那一付厚臉。用甚麼話來對付咱們。再不然就帶一床鋪蓋睡在那大典籌備

處去坐索一天不給清一天不走不怕這個債戶飛上天去起先他有皇帝仗腰子倚着皇帝勢力威武得了不起如今的身分也和咱們差不多了難道你還怕着他不成那長篇大套絮絮叨叨說個不了的看官們你道是誰原來却是北京城內著名商店瑞蚨祥的老板娘子爲取消帝制所定各貨折耗了本錢與他老板兩口子在那裏拌嘴那老板姓涂名利在商界上混了多年從來沒有吃過人的虧今日受了他妻子一頓教訓本錢又損失得不少心中又氣又恨便嘆了一口氣說道我開了多年的店來往的都是些王公巨卿誰不知道大柵欄的瑞蚨祥三個大字在北京算是最大最老的招牌了從來沒有遇過騙子這宗生意真是失時倒運碰到了鬼我勸你也不必急成這個樣兒俗語道順算盤打不過來打倒算盤咱們還算是造化哩你不知道帝制問題發生以來百姓的生命財產直接間接的不知損失了多少我雖受帝制的害不過折耗了一點本錢留得性命還是好的再過幾年慢慢的自然會把這一回的損失恢復過來咱們認個晦氣罷了他妻子道你到說得輕鬆看得不希奇咱們婦人家心眼兒是窄的看得一個錢比車輪還要大些哩八十萬元是一朝一夕尋得起來的

嗎。你。一定。不。肯。去。說。不。得。我。自。己。去。和。那。猪。小。子。拚。他。一。拚。這。一。注。本。錢。無。論。如。何。總。是。要。的。涂。利。說。道。你。不。要。慌。我。折。耗。了。這。許。多。血。本。難。道。不。心。疼。嗎。不。過。是。怕。你。急。壞。了。所。以。這。個。說。法。並。不。是。怕。他。躲。着。不。去。若。是。我。一。個。人。去。找。他。也。無。濟。於。事。他。把。臉。皮。一。厚。聽。我。說。聽。我。罵。不。理。我。我。也。沒。法。咱。們。還。是。從。長。計。較。想。個。法。子。去。約。了。內。城。外。城。的。那。些。木。匠。竹。匠。以。及。做。象。牙。的。工。人。他。們。做。甚。麼。木。笏。竹。笏。牙。笏。的。本。錢。也。折。耗。得。不。少。聽。得。帝。制。取。消。這。個。信。兒。自。然。也。是。發。急。的。我。這。回。約。他。們。同。去。找。猪。小。子。算。賬。他。們。決。沒。有。個。不。去。的。道。理。他。妻。子。聽。了。便。道。這。個。法。子。很。好。今。天。遲。了。你。明。日。一。早。就。去。罷。

到。了。次。日。那。涂。利。便。去。邀。集。了。一。班。木。竹。匠。牙。工。各。人。手。中。拿。了。斧。頭。鑿。子。劈。竹。刀。一。路。的。飛。奔。大。典。籌。備。處。來。到。了。門。口。只。見。那。門。外。的。大。典。籌。備。處。招。牌。已。經。沒。有。了。兩。扇。大。門。關。得。鐵。桶。似。的。冷。清。清。地。與。往。日。大。不。相。同。木。匠。急。得。氣。不。過。便。舉。起。斧。頭。豁。喇。一。聲。把。門。劈。開。一。直。往。裏。就。走。到。末。了。一。進。纔。看。見。東。邊。小。房。裏。有。一。個。人。在。那。裏。打。盹。竹。匠。便。將。手。中。劈。竹。刀。用。力。往。桌。上。一。拍。喝。道。猪。小。子。上。那。兒。去。了。快。快。說。來。那。

人吃了一驚嚇出一身大汗揉着眼睛說道猪大人到羊大人公館裏商量事體去了。今天不見得來你們諸位到羊公館裏去會他罷。涂利聽了便率領了一班人又趕到羊蠡子那裏剛剛進了門只見屋子裏已有許多人鬧成一團看去都像是些有體面的人。又聽得那些人口中喊道這樁事情都是你們鬧出來的發起籌安會咧叫人勸進咧咱們不過就了一個封爵的虛名你們到得了實惠你與姓孫的各分得一百多萬連李小子都得了十多萬我問問你們建築漢口市場的借款用到那兒去了沒收。蔡松坡的礦股怎麼樣分的還打諒咱們不知道麼自然是比咱們封爵的人合算多了。如今忽然改帝制爲共和皇帝依然爲總統尙沒有甚麼損失但是咱們這一班王爵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究竟怎樣的着落到得請問請問你聽說你要出洋到牯博士那裏去做猶太富翁了你是腰囊已滿不顧別人死活你的性命要緊誰不要保性命今朝須得把錢拿出來大家分分好各人逃命那羊蠡子愁眉不展垂頭喪氣的說道諸公不要生氣雖說帝制發生是由我起其實我也是有人授意奉命照辦的不過關於大局上對內對外不能不拿我出個注兒所以我不能不走原是遮人耳目的。

辦法。我走主子也是知道的。況且主子皇帝雖然做不成總統，還是現成的。斷不至於善善的退位。諸公不愁沒有事做，沒得財發。我去去，還是要回來的。又何必同室操戈？惹革命黨笑話。與做兄弟的爲難呢？說罷，又深深的打了一恭。諸人的氣也就漸漸的平了。這涂利一眼看見猪小子坐在旁邊一張椅子上，在那裏抓耳撓腮，嘆氣。像是急得沒法的樣子，便走上前去一把拖住他的領襟，道：「我好不容易纔尋着你，你定的貨怎麼說法？咱們的賬怎麼算法？今日總要說個清楚，方可開交。那些竹木匠牙工見涂利抓住了猪小子，便大家持了器械擁了上來。猪小子頭上幾乎着了一鑿子，遂抱着頭急道：「諸位不必用武力解決，須知冤有頭，債有主。我也是奉命照辦，替人做事。你們不妨鬆開手，我帶你們到新華宮去討賬，便了。」涂利聽了道：「也好，咱們就跟你去見見那個沒有過明路兒的皇帝。他是個欠賬的人，不難以爲情。難道咱們做賬主子的，到難以爲情不成？說着已到新華宮。這一班人也不等通報，便揪住猪小子直往裏闖。只見那位沒過明路兒的皇帝有氣沒力的靠在一張小榻上，拈人參片兒吃哩。原來自從取消帝制，令下到今已有七日，不能吃飯，了一付御容，瘦得真像一個猴子面孔。」

抬頭看見豬小子連忙喘吁吁的站起來問道這個時候你來做甚麼莫不是那一省又獨立了嗎豬小子便用手指着這一班人答道不要怕他們是來問主子討賬的那涂利和一班木匠竹匠一齊高聲喊遂咱們做生意是將本求利的如今也不想利錢了請皇帝快把幾個血本還咱們罷那沒有過明路兒的皇帝說道你們快不要稱我皇帝我如今仍是大總統了欠你們這一點兒賬還不至於上避債台只要我把一種稅加一加便空百倍的八十萬也不愁沒出處不過我此刻心煩得很沒有閒工夫料理這些小事你們不要怕我倒賬等我把革命黨殺盡了戰事平定了自然有一日還你們的錢你們爲我的事情沒早沒晚的也忙得不少將來總有一些嘉禾章文虎章賞給你們涂利聽了尙未開口那一班竹木匠牙工等搶着說道你這個老頭兒在那裏滿嘴的混講混說你平日所做的事總統資格久已喪失了卽如前日所下的申令我聽見人家說原文上祇稱予並沒有大總統字樣可見得起稿人的心中已不承認你了大總統三個字還是你自己親筆加上的真虧你好厚臉皮你不過因爲大總統三個字將近有三個月不用了一旦再用出來有些醜媳婦不好見公婆的樣子所以

趁○着○這○個○機○會○提○出○來○罷○了○前○承○認○帝○制○就○自○己○取○消○總○統○今○見○皇○帝○做○不○成○了○恐○自○己○置○身○無○地○故○又○取○消○帝○制○仍○爲○總○統○咱○們○很○曉○得○你○的○私○心○還○有○人○說○你○執○筆○加○大○總○統○字○樣○的○時○候○再○三○躊○躇○下○筆○時○還○流○了○許○多○眼○淚○實○在○虧○你○好○意○思○哭○得○出○你○要○知○道○你○一○天○不○退○位○民○黨○一○天○不○甘○心○戰○事○一○天○不○得○了○局○你○還○想○將○革○命○黨○殺○盡○戰○事○平○定○那○纔○是○做○夢○呢○誰○希○罕○你○那○些○無○名○的○嘉○禾○章○文○虎○章○你○把○咱○們○的○血○本○快○點○拿○出○來○還○了○咱○們○罷○只○怕○債○台○雖○不○得○上○斷○頭○台○就○要○上○快○了○說○着○一○個○個○舉○起○斧○頭○鑿○子○劈○竹○刀○要○打○將○起○來○老○頭○兒○一○嚇○趕○快○着○人○到○梁○財○神○那○裏○拿○了○一○百○五○十○萬○元○銀○行○支○票○纔○把○一○班○人○開○發○走○了○老○頭○兒○心○中○恨○道○皇○帝○末○路○有○這○樣○可○憐○那○一○班○革○命○黨○把○氣○我○受○也○還○罷○了○連○這○些○工○人○也○把○氣○來○我○受○然○而○他○們○因○爲○本○錢○故○有○此○舉○動○開○得○還○有○些○道○理○最○是○前○月○上○海○地○方○發○現○那○一○個○安○徽○老○者○無○因○無○故○的○也○來○奚○落○我○他○背○上○背○一○個○竹○筒○上○用○白○布○大○書○特○書○的○收○買○我○入○筒○和○天○津○李○六○更○賣○烏○龜○皇○帝○一○個○樣○子○瞧○我○不○起○想○起○來○真○真○可○氣○可○恨○大○家○既○然○和○我○作○對○看○將○起○來○恐○怕○這○個○大○總○統○還○是○做○不○成○總○統○做○不○成○是○小○事○到○後○來○恐○怕○還○要○組○織○特○別○法○庭○受○國

民公判哩。噫。現在這個樣子。弄得。上不上。下不下。已經丟人了。將來難不成。還要到法庭上。再去出醜嗎。英國現在又打仗。倫敦也是去不成罷。罷。罷。罷。不如一頭碰死了罷。只聽得撲通的一聲響。那一世奸雄。殺人不轉眼的魔王。亦就隨着這一響。取消了。

怪異
短篇
奇臭

却說那東海花果山水簾洞的孫行者。自從跟唐僧到西天取經回來之後。便成了正果。做了鬥戰勝佛。終日在天府中吃饕餮仙果。到也逍遙自在。無奈他本是個好動。不好靜的脾氣。清閑無事。反覺心中悶得狠。又不好在如來佛面前請假。總想偷到世界去耍耍。纔好。有一日。瞞着值日天神。悄悄的出了南天門。駕起一路筋斗雲。便往南瞻部洲來。但見那東北角上。冲出一股黑氣。頃刻間天昏地暗。伸手不見五指。行者心中想道。莫不是那裏又出了妖怪嗎。又聽得轟轟的一陣響聲。風過去。便有幾道白烟。絞着火光。冒了上來。行者阿呀了一聲。說道。不好。下界那裏失火。睜開金睛火眼。往下一看。原來已到了中華大國的都城。只見有一個人。抱了幾十摺字紙。在那裏燒呢。口中

還自言自語的道爲這些東西不知費了多少心血受了多少驚嚇如今燒了你就完事了。行者想道這定是些詩文稿子。這個人莫不是和紅樓夢上的林黛玉一樣想做寶二奶奶。做不成功到臨死的當口也在那裏焚稿斷癡情麼。呸我弄錯了。那林黛玉是個青年女子。這人是个老頭兒。鬚髮都白了。那裏有這些兒女纏綿的事呢。哦……我知道了一定是不第的老童生。有了滿肚皮好學問。不遇試官青眼顧連困苦一生。到了這水盡山窮的時候。自焚生平文稿。想是不願意留給後人看的意思罷。但是中華大國已改成民國。科舉久經停了。那裏有甚麼童生監生呢。嗟……我明白了。莫不是那些應考試的塾師。國文題目寫錯了。加減乘除合問的算術題做不出來。未曾錄取。回到鄉間不能刷黃紙報條。開賀心中大不高興。一肚子氣沒出處。遷怒到卷子上一齊把他燒了。洩忿麼。那行者心中正在那裏亂猜亂想。忽然又聞着一股臭氣沖了上來。行者被這陣臭氣薰得頭昏眼花。連打了幾個惡心。幾乎要嘔了出來。急把手掩着鼻子口中說道。莫不是那西牛賀洲古怪博士。去年在中華民國撒的那個屁的餘臭麼。然而也沒有這種臭法。究竟是個甚麼東西呢。再看下面那老頭兒嘴裏還在那裏嘖。

哩。咕。嚕。行。者。側。着。耳。朵。仔。細。聽。去。只。聽。得。那。老。頭。兒。哭。着。道。想。起。去。年。教。人。發。起。籌。安。會。的。時。候。推。戴。書。聯。翩。而。至。勸。進。表。接。踵。而。來。各。省。函。電。交。馳。好。不。興。高。彩。烈。我。把。這。些。文。件。希。奇。得。和。性。命。寶。貝。似。的。好。生。藏。着。如。今。被。那。班。黨。人。逼。得。沒。法。取。消。帝。制。可。惜。這。四。百。八。十。件。絕。妙。的。文。章。只。得。忍。痛。割。愛。都。送。在。一。把。火。裏。了。看。還。拿。甚。麼。藉。口。來。把。氣。我。受。唉。……當。初。有。個。秦。始。皇。焚。書。如。今。又。有。個。我。來。焚。文。件。但。是。我。與。他。境。遇。不。同。他。焚。書。愚。民。是。專。制。大。皇。帝。得。意。的。時。代。我。此。番。取。消。帝。制。焚。毀。文。件。是。失。意。的。時。代。了。行。者。聽。道。奇。了。看。他。不。出。聽。他。的。口。氣。還。是。一。位。臭。皇。帝。呢。怪。道。燒。的。東。西。有。這。樣。的。奇。臭。又。見。那。臭。皇。帝。教。人。搬。了。許。多。花。花。綠。綠。的。東。西。來。燒。看。去。都。是。些。晃。旒。袞。服。赤。烏。玉。璽。金。蟒。座。等。類。行。者。看。了。連。道。可。惜。可。惜。這。些。東。西。也。還。好。耍。子。與。其。把。他。燒。了。何。不。送。與。老。孫。頑。頑。呢。又。聽。見。旁。邊。有。個。人。勸。那。臭。皇。帝。道。這。些。御。用。的。東。西。此。時。雖。然。不。能。穿。戴。也。化。費。一。百。多。萬。的。本。錢。何。不。擺。到。古。物。陳。列。所。去。存。着。將。來。歷。史。上。到。底。也。可。留。個。紀。念。我。看。主。子。今。天。這。般。的。恨。帝。制。到。和。去。年。恨。共。和。一。個。樣。子。究。竟。主。子。是。愛。帝。制。還。是。愛。共。和。呢。我。們。實。在。摸。不。着。頭。腦。到。弄。糊。塗。了。那。臭。皇。帝。着。

了。急便道：我如愛共和，要和這些東西一樣的燒灰掩路。你們要知道，此番取消帝制，是無可奈何，實逼處此，的不得不暫時這個做法。你們不要誤會，以後功名富貴還是有的。這些東西，一天也沒有穿過戴過，擱在眼前，委實的慚氣。不過到不如一齊燒了。他眼不見爲淨，想起來這些東西白化了多少錢，都是吃那老豬性急的虧，然而却不能怪他。他也是一片忠心爲我。我雖然暫時不做皇帝，橫豎做總統也和皇帝一樣。從前幾年我要殺人，就殺，難道也是做皇帝的麼？哼……哼……他們這班亂黨，我不叫他們一個個的都死在我手內，也不算本事。行者聽了，心中想道：怪不得前一回沙和尚對我說豬八戒現在鬧氣，得了不得把高家莊的高蘭英也接到北京來了，并已經生了許多兒女。老豬最喜歡的是第三個女兒。天天帶着他遊中央公園，逛窯子，吃大菜，又麻，崔洋裝，咧旗裝，咧時裝，咧打扮得和窯子裏的姑娘一般。汽車咧，馬車咧，坐着到處去出風頭。北京城裏那一個人不知道豬三小姐的大名？高蘭英是做了太太的人，了橫豎甚麼事，總不管一天到晚倒在床上吃鴉片煙。過日子我那時聽了，不曾留心。原來還是在那裏助紂爲虐，那些無辜的百姓死得豈不可憐？我何不下去問問老

豬教他勸勸那臭皇帝趕快改過也是體上天好生之德。

主意已定便一按雲頭落下來那臭皇帝一抬頭看見了行者這付嘴臉便嚇得沒命的亂跑口中喊道不好了你們快來保駕革命黨化了裝乘着飛行機到宮中來行刺了快把他捉了去剝成肉醬行者本不想殺他今聽他口中這般謾罵氣得火星直冒實在再也忍捺不住便道老孫今天可是要開殺戒了說罷舉起金箍棒就打下來那臭皇帝阿呀了一聲就四脚朝天的仰在地下不動了行者低下頭來看道我說怎麼不像個人形原來是一隻大癩頭鼉呢哈哈你這個變不全的臭畜生也想做起皇帝來了難怪人瞧你不起我今日打死你也好免得留在世上出那股臭氣但是那老豬又上那裏去了到不可不叫他來看看他主人的結果便口中念念有詞只有一刻的工夫那揭地神已押了豬八戒來了一見行者便爬在地上磕頭口中哀求道老豬因一時糊塗利令智昏現在已經知道事體幹錯了望看師父面上饒了我罷下次再也不敢了行者對他點了點頭嘆道你這不要臉的臊豬我曉得你練習過朝儀很會叩頭你所做的那些事情怎麼不怕玷辱師父如今要保性命想起師父來了也罷我就

看師父面上從前的錯處概不追究。但是你要伸出豬腿來，讓我打十下金箍棒，便饒你一死。那豬八戒哭道：「哥呵！你這個哭喪棒打下來，老豬那裏經得起不要十一下？一下子就要送終的。」行者不答，舉起金箍棒來，就往下打。其實是嚇嚇他的，並不是真要打他。那豬八戒一嚇，就地一滾，便看不見了。行者定神往地下一看，只見一個豬鬃子在那地下爬哩。行者便一脚踏死了。道：「我想豬八戒雖說是有些獸頭獸腦，也是成了正果，有道行的，斷不致於迷失本性。這樣不要面孔，原來是他身上一個豬鬃子成了精，就這樣的興妖作怪。如今兩個大妖都死了，那些小妖道行還淺，諒想不致有甚作為。終久總是要散的，且喜那奇臭已經沒有了。」東北方黑氣也消了，又見西南方祥雲繚繞，瑞氣氤氳，依然現出了一個莊嚴燦爛的中華民國行者。道：「我也沒有閒工夫，再上別處去要莫要叫如來佛知道，又要說我野性難馴，好動不好靜哩。」老孫還是回到天府中去罷，便駕起一路筋斗雲，不知去向。

時事 短篇 行路難

風狂雨驟，猶如萬馬奔騰。這時候汽笛一聲，由寧至滬之特別快車已到了鎮江車站。

有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少女修眉俊眼顧盼神飛真是嬌若春花清如秋月秀媚中帶着一種凜然之氣身穿一件薄薄春衫脚登一雙西洋式的高底皮鞋手內提了一個美國式大皮包一身的衣服早已濕透却仍鼓力向前急奔好似與那雨師風伯賭氣這少女不是別人乃坤角中大名鼎鼎武旦賽紅線的便是因上月在奉天車站被袁家軍檢查在皮包中查出一張紙條兒上面寫着天津二月初八南京三月二十上海四月十六那檢查員一見這樣東西高興了不得道這是各處起事的日期今被我搜到了證據又是發財升官的好機會了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拖了就走這賽紅線故意做出一種羞澀的樣子低着頭紅着臉兒口也不開就跟他們到警察廳裏去那警察廳即刻辦好公文解送將軍署那斷肢鬼將軍本是一個殺人不轉眼的屠戶不知怎麼見了賽紅線猶如雪獅子見火一般早就融化了半邊往日那種威武全沒有了便笑迷了眼睛問道像你這個嬌滴滴的女子怎麼不深藏在金屋裏也要學男子來革命麼賽紅線款啓朱唇不慌不忙的答道我不是革命黨那紙條兒上寫的是預算各處登台的日期將軍如不相信可問某園主便知真假那斷將軍便叫人打電話去

問了。果然是某園聘來的。復對着賽紅綫笑道：「對不起此番你受了委屈，那幾個偵探我總得重重辦他替你出氣。」下禮拜是我夫人的生日，還要傳你進來演戲呢。那時再和你細談說罷。」叫人送了出來。賽紅綫走到旅館心中躊躇道：「那斷肢鬼是個有名好色之徒，今日對我的情形話中有因，必不懷着好意。我也是好人家的女兒，因為親老家貧，纔在舞臺上現身說法。我寧可這一個月三千元的包銀，不要以避那民賊暗算主意已定，便辭了園主，退了包銀，連夜乘京奉車到了天津，換乘津浦車，車過徐州時，復有辮子兵多人上車搜檢，幾乎又要抓了去。賽紅綫道：「你們七夫人王克琴是我要好的朋友，你們再要胡鬧，我先去會了你們七夫人。」然後和你們算賬，各兵聽了方一聞而散。抵南京後，便換車往上海。因連日車中勞頓太甚，有點兒支持不住，故在鎮江下車，略為休息。無如人地生疎，天又漸漸的昏黑了，便竭盡目力在風雨迷茫中望去，遙見江口有一座高大的洋房，門口點了許多電燈光，芒四射，便急行幾步抬頭一看，原來是一個佛照樓的旅館，進了門，早有茶房把皮包接了下來，領往十六號房間住下。忙盥了洗臉，水上來，賽紅綫洗了臉，定了一回神，肚內也覺餓了，身上也覺冷了，便

叫茶房買些點心充飢。又在皮包裏取出衣服換了。聽那風聲雨聲已漸漸收威了。心中想道：此番能夠出險，還算是不幸中之大幸。猛聽隔壁房間有小兒嚷餓聲，接着啼哭聲。有一婦人忙道：好孩子，快不要哭。祖母剛纔睡着了。你忍耐些罷。說的那聲音非常悲慘。小兒哭聲雖停了，却還是抽抽噎噎的。忽又插入老婦的聲音，低而且澁的說道：我這裏還有一個饅頭，你可給孩子吃。莫餓壞了他。你二人五年的夫妻，只有這一點兒骨血。他父親被袁家軍政執法處抓了去，已有兩個月杳無音信。怕是兇多吉少呢。剛要再說，便咽住了。停一會，又道：我索性告知你罷。我昨夜夢見你丈夫，渾身是血，站在我面前。我問他怎麼得放你回來的？傷了那裏？他對着我笑吟吟的道：帝制取消，共和復活，中國前途大有希望。做兒子的雖死猶生。母親保重兒子，就此告辭了。我一着急，伸手要去扯他。這時壁上自鳴鐘噹的一聲，剛報一點。我一驚也就醒來。這夢怕有幾分不好。倘若夢真應了，如何是好？說着便哭了起來。少停，又道：媳婦，我們的東西通通沒有了。房飯錢又空下了許多。這個日子怎麼混得過去呢？前日萬全樓的老板娘子曾對我說：有位軍官現住在他旅館內。他的太太去年纔死，年紀只有三十多歲。

每月有一千多元的進項此地羨慕他的人很多個個都想把女兒給他誰知他眼界太高揀來揀去總不合意我們在那裏住了不到一個禮拜不知道他怎麼就會曉得你怎樣的賢惠怎樣的聰明怎樣的學問好一樁樁都打聽得清楚便愛慕你了不得那軍官曾和老板娘子說過我若續絃須得同張女士一般的人物纔得心滿意足不虛生一世哩并不是我老糊塗了今天說出這種話來爲的是這一塊肉有人撫養我們可以不受飄流的痛苦罷咧我的媳婦兒你不要流淚可慢慢的想看這事行與不行還要回那老板娘子的信呢這問壁一場悽惶的談話却累得賽紅綫流下了多少熱淚因摸不着頭腦心中非常氣悶便一按叫人鈴喊了一個茶房來問道這問壁哭的是誰那茶房道是位姓張的女客人名教月珍帶有皮箱十二只由北京來的到此即住在萬全樓旅館那老板娘子見他是個少年女子除老婦及小孩外並無親人又有這許多行李以爲老弱可欺陡起了惡意便假作親密的樣子用話來探他的口氣那月珍把他當作關切的好意就一長一短告訴給他聽說丈夫是某處統領因被人誣陷捉將官裏去聽說還要處以死刑恐怕累及家屬所以帶着孩子與婆婆逃避到

此老板娘子聽了，便存着壞心，就騙那老婦，引誘月珍與十號房間某軍官來往。自己也好從中取利，發一宗大財。無奈月珍死也不從。有一天晚上，忽聽得人聲嘈雜，喊道：「檢查！檢查！捉人！捉人！」原來警察廳一等警官阮某到那裏送客，見月珍形迹可疑，便向他盤詰。月珍乍見了面生男子，問他便羞得滿臉通紅，說話不免有些期期艾艾的。警官見這情狀更加疑惑，便令警兵打開他的皮箱檢查。聽說內有現洋一千元珍珠六百粒，衣服若干件，並無別項違禁物品。然而終以爲形迹可疑，當晚逼令他遷移這裏。交某稽查看管行李，都沒收了。少停茶房已去，賽紅綫恨道：「袁家走卒及軍隊都是如此野蠻，姦淫擄掠，無所不爲。我女同胞所受的痛苦，比男子尤甚。照這樣看來，中國那裏還有我們女子立足的地方？從根本上決解，非殺袁賊及那些狗官僚不可。聞得有唐家偉女士組織女子護國團，聯絡各處女同胞一致討賊。前次印刷了許多警告全國女同胞的書，非常激昂慷慨。各處分散我當助其成功。我還有一個女友，他年紀雖小，胆識到是有的。前月他住在蘇州閶門外利昌旅館，也因形迹可疑被警察抓了去。的後來我託人替他上下運動，纔得出險。何不約他同出來辦事？也是盡女

國民一扮子義務過了一日那賽紅綫便約了那女友往江西去了欲知後事且待下回分解

短篇小說 燭奸

却說北京城裏一班擁護聖主開基的元勳自從廣西繼滇黔獨立袁氏一嚇取消帝制後各人心中非常着急表面上雖假作鎮靜總不免露出一種倉皇紛亂的樣子來那些居民也知道袁氏不肯退位北京一定是有戰事發生都紛紛的搬徙三月二十五六兩天乘火車到天津的就有一萬多人那袁家宮中的袁妻袁妾已全數出京袁子袁孫也東流西散只剩老袁一人坐在宮中納悶便教人打電話去傳了大飯桶周噬臍大財神梁死夷呷氣院長孫保饑愁眉沒法院院長顧鼈來教他們如此這般做去衆人奉了命出來便各分頭照辦內中只有周孫兩人很爲驚慌周噬臍暗想道他的家眷已經出京銀子早已匯到倫敦心中一無罣碍即便如此做去與他却沒有損失但是我們的家眷我們的財產也得想個法子先佈置好了纔沒有妨害那周噬臍一路在汽車中低着頭打主意不知不覺已到了自己門口纔跨進門只聽得四姨太太

在那裏嚷道：大人怎麼還不回來？你們快去看看他！只管替袁家做走狗，連自己的性命妻子都不顧了！周噉臍便連忙走進房內，低聲道：回來了！你爲甚麼事又急得這個樣兒？我有甚麼事做錯？你儘管說便了！還有那件事，不曾依你？即如去年大總統叫我到日本送禮，你怕我和鄭汝成一樣被人暗殺，哭着罵着叫我不去，我就不去了！何苦來也？犯不着這樣肝火盛，却也難怪！如今是春天了，肝木本來是該旺的，依我勸你還是忍耐些兒罷！身體氣壞了，可不是要的那四姨太太聽說，便立起身來對着周噉臍，臉上死勁啐了一口，指着他罵道：你還在這裏做夢！甚麼大總統、小總統，剛剛內跟班周福出去打聽了清白，回來對我說：中交兩銀行存的款子，都被人家快提完了！今日上午已沒有現款應付中國銀行的鈔票，交通銀行不用交通銀行的中國銀行，也不肯代兌後門鼓樓中國銀行設的那個小兌換處。四點鐘工夫，兌去九千三百餘元，還有幾家老錢店，因現款週轉不靈，都關閉了！各大商店所有貴重物件，緊要帳目，全寄存在東交民巷各外國人家中。城南兵馬司街某姓家，這個人不必提，明你也該曉得，是和你同事的他，已經搬箱籠一百多件，運往別處去了！廊房頭條晉福金店前天

就有人在那裏兌赤金三千多兩。所以金價格外飛漲。照這樣看來。這幾天總大有變故。我是早就要到天津去的。都是你不肯。如今老袁派了些警察憲兵。一半駐中交兩銀行門口。監察不許人家去兌取現款。我的款子多分是取不到了一半。派在火車站上巡查。對於官宦的行李一件件都要檢查。檢查過了。還要扣留。可惜我許多貴重的東西。是不能帶走了。火車上又有特別調查員。常駐車中。專查官吏。雜在客人裏面。逃走的我們。此刻再想走。怕是很難的了。這樣風聲鶴唳。還要欺着百姓。不准人家談論。聽說昨天有兩個人。因為談及中交兩銀行門前擁擠的情形。被警察聽見。就抓去槍斃了。這是和瞞着蚊子睡覺一般。豈是終久瞞得住的嗎。那老不死的自己捨不得退位。不肯走。為甚麼又不准人家走。弄到後來。不過是俗話說的滾湯潑老鼠。一窩子總是死罷了。他就死呢。也還值得這幾年福也享盡了。威風也使足了。人也殺夠了。年紀也有這麼大了。若是你們陪着他一同死。真是打算不來。你看姓楊他的們都辭了職。要逃到外國去了。你為甚麼還戀着這老不死的不肯跑。在我看還是三十六着。走為上。這些東西寧可不要化了。裝逃命去罷。受恩深重的人。不是你一個依着我的法。

子。做。去。包。你。不。錯。不。然。你。名。叫。嚙。臍。真。是。要。嚙。臍。莫。及。了。周。嚙。臍。道。太。太。你。不。要。慌。現。在。還。不。會。到。走。的。時。候。呢。剛。纔。裏。面。打。電。話。叫。我。進。去。也。是。爲。維。持。大。家。位。置。的。事。老。頭。兒。真。是。天。才。想。的。法。子。究。竟。比。我。們。高。如。果。這。個。法。子。做。成。大。總。統。不。但。不。要。退。位。還。有。許。多。的。好。處。呢。不。過。是。非。常。危。險。已。經。派。人。運。動。去。了。早。晚。可。以。揭。曉。我。先。跑。回。來。預。備。一。切。并。送。個。喜。信。給。你。你。知。道。爲。甚。麼。事。纔。用。這。個。法。子。解。決。因。爲。民。軍。要。清。查。自。帝。制。發。生。以。來。的。財。政。用。途。你。想。除。那。些。運。動。費。賞。耗。外。不。算。單。是。大。典。籌。備。處。就。開。銷。了。二。千。多。萬。這。篇。賬。怎。樣。報。銷。得。出。去。又。沒。有。款。子。彌。縫。所。以。想。出。這。挺。而。走。險。的。主。意。四。姨。太。太。道。你。說。了。半。天。我。一。概。不。懂。到。底。是。個。甚。麼。法。子。有。這。樣。大。的。効。力。可。明。白。的。說。給。我。聽。了。罷。好。叫。我。放。心。周。嚙。臍。顧。左。右。無。人。細。聲。緩。緩。的。說。道。你。不。記。得。壬。子。那。一。年。的。兵。變。麼。這。個。法。子。行。了。一。次。就。收。了。莫。大。的。效。果。如。今。還。是。依。樣。葫。蘆。的。做。去。先。叫。拱。衛。軍。譁。變。命。他。們。搶。掠。中。交。兩。銀。行。就。說。聽。得。大。總。統。要。辭。職。軍。隊。不。願。服。從。別。人。所。以。如。此。這。麼。一。來。不。是。有。所。藉。口。老。頭。兒。也。不。用。辭。職。了。嗎。現。在。運。動。已。經。成。熟。定。於。本。月。三。十。一。號。午。後。十。二。點。鐘。起。事。就。是。明。日。了。你。可。把。些。貴。重。

的物件赶快先寄到外國銀行裏去託他代爲收存然後你就到東交民巷暫住幾天再說那四姨太太聽了便起身收拾去了

且說孫保飢與周噬臍分手後回到公館便打電話到某外人處道家中一切的財產并幾個小老婆要求他保險恰好同時周噬臍亦有電話到某外人處那兩個外國人知道關係重大就將這事各報告本國的駐華公使那公使一刻工夫連接了兩處報告便一面爲種種預備使館門口加設機關槍兩架命令各軍士整隊裝槍一有變動即行開放一面知會老袁質問這事真假并道此次如有壬子正月十三日的事實發生本公使必以兵力實行干涉限二小時答覆所說的話非常強硬那老袁知道事機已露若再不收篷轉舵與自家大有不利即哀求前陸軍總長某氏出外彈壓並以謠言不足深信回復某公使某氏奉命馳出將利害細細說給各軍隊聽了又許發給一個月的恩餉纔得無事老袁恨道這件事辦得非常的機密想又是那大飯桶和孫保飢小子鬧出來的以致先將消息洩漏外國人纔曉得這樣快事還沒有做成功到受了那公使一頓教訓越想越氣把大飯桶和孫小子又傳進府來痛罵了一回次日

又把拱衛軍的兵殺了二百多人。洩忿周噬臍討了沒趣。告了一禮拜的病。假躲在家中。粧病再也不敢出頭。到了第六天晚上。忽然接到總統府的電話。傳他火速進去。會議便坐了汽車。來到府中。只見梁死夷孫保。飢猪懼鉗顧鼈等。早在那裏了。老袁哭喪着臉。說道：廣東今日又獨立了。你們知道嗎？我想不到龍濟光也這樣的沒良心。封了他王爵。纔有幾天。我雖被那班革命黨逼迫。取消帝制。並未曾取消他的爵祿。待他的一番恩典。居然就忘記了。我到是好意。因為廣西獨立。怕他被陸榮廷挾制。孤掌難鳴。所以派駐滬第十師預備去救援他。軍隊還沒有出發。他到獨立了。這不是怪事麼？單是龍濟光手下的一師多兵。到還不怕。只恐他請飛行家譚根。帶着航空的一班人。駕飛機來攻北京。那就有些招架不住了。聽說浙江也有點不穩。第十師既不能到廣東。不如教他們就近開赴浙江去防守。也是好的。衆人聽了。齊說：總統籌畫得很。是我們想廣東四面八方。都被民黨占領。龍濟光守着一座孤城。本來也是難以支持。此番獨立。恐怕是出於無可奈何。並非真心輸誠。革軍安知不是騙騙他們的那譚根。雖說是本領甚大。然有龍濟光扣住他的飛機飛艇。監督他的行動。還不至於有甚麼作爲。

對於這事可以放心。各省將官如斷肢鬼泥死虫。鹿見螳螂雲。彭亡斬元。趙貼他們六個人。上星期曾聯名電請對於國事當用武力解決。愿效前驅。可見他們也是忠心爲總統出力的。不妨就與那些革軍拚他一拚。老袁嘆道：你們那裏知道內中實在的情形。泥死虫所帶的三十九營全軍已開到湖南去了。趙貼所領的十二營毅軍因這些時陝西革黨躍躍欲動。萬不能離河南一步。且趙軍爲河洛保障。趙軍一去河南簡直沒有一兵一卒了。此外斷肢鬼僅有二百名衛隊。鹿見螳螂上星期還打了急電來請我撥兵一團赴援。并要子彈八十萬顆。過山砲彈一萬二千發。螳螂所屬的十六營巡防隊上一月交獐鼠猿節制。他的勢力孤弱。比斷肢鬼尤甚。亡斬元的兵援川助湘早已筋疲力盡。他們聯名主戰的電報也不過是官樣文章。說幾句大話嚇嚇那些革命黨的。其實那裏能夠打仗呢。今日話說得太多。我已倦了。慢慢再從長計較罷。周噬臍等也就退了出來。各人回。去不題。過了幾日。有人來說道：老袁不知爲甚麼事要吞金自盡。被左右看出在那裏痛哭勸阻呢。（事見天津公民日報）周噬臍聽見這個信兒。便急急的來到總統府中。只見那老袁面如金紙。喘成一團。嘴唇皮都變成紫黑色。一

見了周。嚙。臍。哭。道。浙。江。獨。立。猪。穢。失。蹤。你。看。我。那。第。十。師。的。兵。到。成。了。個。導。火。線。了。纔。想。要。開。到。那。裏。那。裏。就。獨。立。今。早。有。人。密。報。說。江。西。安。徽。江。蘇。湖。南。湖。北。都。要。動。了。現。在。財。政。已。困。難。到。極。點。各。處。援。軍。又。腐。敗。不。堪。前。敵。死。傷。過。多。以。致。後。去。的。未。戰。而。逃。軍。火。缺。乏。更。無。法。接。濟。與。其。束。手。就。縛。到。法。庭。受。審。又。無。別。樣。脫。身。之。計。到。不。如。還。是。先。死。了。的。乾。淨。正。說。着。梁。死。夷。孫。顧。諸。人。也。來。了。便。一。齊。勸。道。事。已。至。此。是。要。除。去。死。法。想。活。法。兵。呢。打。死。了。再。招。軍。火。呢。用。完。了。可。以。再。買。只。要。有。錢。甚。麼。事。都。不。怕。老。袁。道。我。上。月。間。曾。教。海。軍。部。向。某。國。人。訂。購。的。那。大。批。軍。火。內。中。以。特。姆。特。姆。毒。彈。爲。最。多。預。備。把。那。班。革。命。黨。一。齊。打。死。也。出。出。這。口。惡。氣。偏。偏。在。上。海。又。被。某。國。巡。捕。查。到。了。化。去。多少。冤。枉。錢。那。些。軍。火。還。要。充。公。你。們。說。的。雖。然。不。錯。但。是。錢。從。那。裏。來。呢。梁。大。財。神。道。我。昨。日。曾。用。大。總。統。的。名。義。假。託。振。興。實。業。向。美。國。商。人。商。借。二。千。五。百。萬。圓。照。六。八。折。交。付。內。中。除。去。中。交。兩。銀。行。各。三。百。萬。圓。還。零。碎。借。款。五。六。百。萬。圓。所。餘。的。大。概。可。敷。一。星。期。花。銷。此。項。借。款。條。約。簽。字。後。即。可。先。得。一。百。萬。圓。應。急。尙。未。說。完。步。軍。統。領。又。有。電。話。請。示。說。大。公。子。所。練。的。模。範。團。要。求。恩。餉。如。再。不。發。給。他。們。恐。就。

要譁變了。列位不知原來這模範團是第二期招募與隨營學堂性質相同。大凡入隊的人全是懷着功名富貴的念頭纔來的大公子爲擴張勢力起見。所以第十一十二兩師的下級軍官都是放那模範團第一期的學生充當成軍。雖已六月其實力遠不及拱衛軍。獨是貪功圖利的心比拱衛軍更很一個個倚仗着我們是太子軍。是應該比他們別的軍隊占些面子。今見帝制取消。皇太子又要到柏林去。諒想是不能成事。冰山是要倒的了。又見拱衛軍譁變反得了一月恩餉。所以也想趁勢鬧一下子。大家弄幾文好散夥的意思。那老袁急得沒法。只好求美國人將那二千五百萬的借款上先墊付一百萬圓。開發一月恩餉。纔了事。過了一日某國政府及駐華公使接到國會議員二百六十人公舉代表唐少川電報說袁氏背誓叛國。已經喪失政府首長資格。此項借款國民絕對的不承認。請即廢約。美國政府遂允其要求。立電公使着商人取消前約。急得老袁常想自盡。却又捨不得就死。這真教做到死不悟呢。但是那獨夫一天不死。或一天不退位。著者這支筆也是一天不能放下。必要把他種種奸謀揭了出來。在報紙宣布。以盡我筆誅的天職。閱者如不信。下次再看便了。

短篇 水國春秋

一日。溇沱河中。攪雪翻銀。怒潮奔湧。駭浪如山。立須臾之間。全湖盡白。噫。此絕大風潮。胡爲乎來哉。蓋水國衆水族謀三次革命也。當水國第一次革命。推翻專制政府。後建設共和政體。通天河中之老龍。遂被選爲大總統。《通天河見西遊記》。龍氏假共和之名。收專制之實。水族中有志之士。被害者指不勝屈。日久衆水族漸知其詐。均腹非之。乃倡第二次革命。舉鯉氏爲討龍軍總司令。鱖氏爲討龍軍大元帥。事敗。鯉率同志咸遠避。東海龍乃大展其如鬼如蜮之伎倆矣。興風作浪。爲所欲爲。解散議會。殘殺議員。毫無顧忌。獨攬大權。政由自出。較之專制皇帝有過之無不及。然龍氏猶心懷不足。屢思黃袍加身。一享帝王之樂。奈不便形諸於口。乃向通天河中舊友陳鼈借款。二十萬。以爲運動。帝制各費。先令陳鼈入參政院。參政許登極。後畀以財政。總長復授意心腹古鼈等召集目蝦水母。發起促進帝制會。任江猪爲大典籌備處處長。量死蛇。《蛇讀移》。聞風拍馬。報効三千萬。老龍卽封蛇爲憐風王。一切佈置完備。正朔已改。登極有日。忽洱海、黔江、西江三處將軍相繼宣布獨立。風潮激盪。幾及四海。珠江衆水族久

苦。龍。之。專。制。咸。躍。躍。欲。動。老。龍。驚。惶。失。措。不。得。已。取。消。帝。制。密。電。駐。珠。江。專。買。烟。膏。兼。籌。總。印。花。土。稅。總。辦。集。私。廣。益。社。社。長。蔡。大。龜。曰。近。聞。屈。尾。龍。所。部。之。各。軍。隊。形。勢。已。呈。不。穩。之。象。今。加。封。卿。幫。辦。珠。江。防。務。事。宜。就。近。暗。中。監。視。有。何。舉。動。隨。時。報。告。切。切。此。諭。大。龜。奉。到。密。諭。後。乃。電。促。龍。氏。速。派。兵。南。下。自。願。擔。任。軍。餉。二。十。營。并。云。屈。尾。龍。有。心。左。袒。革。黨。不。忠。龍。家。非。設。法。除。去。恐。爲。珠。江。害。等。語。且。狐。假。虎。威。氣。燄。陡。增。令。手。下。土。附。魚。至。各。處。佈。散。謠。言。謂。珠。江。不。可。獨。立。聞。龍。大。總。統。不。日。派。二。師。蝦。兵。蟹。將。由。海。路。進。發。恐。遭。撲。滅。云。云。珠。江。衆。水。族。聞。之。爲。力。圖。自。衛。計。轉。要。求。龍。氏。從。速。宣。告。獨。立。龍。氏。恐。觸。衆。怒。乃。試。爲。非。正。式。之。獨。立。以。覘。其。後。旋。南。海。會。議。鎗。斃。代。表。之。慘。劇。發。現。黑。幕。中。實。半。由。大。龜。之。主。持。衆。水。族。大。譁。謂。當。將。大。龜。軍。法。從。事。以。洩。公。憤。屈。尾。龍。見。衆。水。族。激。昂。已。達。極。點。知。時。勢。不。可。相。強。況。龍。氏。對。已。屢。存。疑。念。恐。終。難。倖。免。乃。翻。然。變。計。正。式。宣。布。獨。立。將。大。龜。敲。壳。割。頭。示。衆。衆。水。族。歡。聲。雷。動。咸。高。呼。共。和。萬。歲。漳。沱。河。中。老。龍。接。此。噩。耗。殊。爲。惋。惜。賞。龜。子。撫。恤。金。五。百。萬。併。世。襲。元。緒。公。之。爵。以。慰。忠。魂。無。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錢。塘。江。宣。佈。獨。立。矣。當。大。龜。被。害。時。錢。塘。江。巡。按。使。曲。蟻。

聞之喟然嘆曰。能屈能伸。方是英雄本色。蠢哉大龜。竟自戕其生命。傾哉屈尾。龍尙迷而不悟。傾向一方。不能變通。辦理吾恐革命軍失利。龍氏子孫無噍類矣。乃公殊不取此蓋。曲蟪誠無心而慧。淮南子曲蟪無心而慧者。且善於鑽。雖地皮千尺。能上食稿壤。下飲黃泉。乃水陸兩棲之動物也。在任四載。對於龍氏。甚爲盡忠。自帝制發生。卽首先勸進。上表稱臣。頗蒙龍氏嘉許。屢思排擠。介將軍俾自得攫取位置。惟恨無隙可乘。會洱海、黔江、西江皆與政府脫離關係。錢塘江獨立。亦旦夕間事。曲蟪乃思乘時崛起。遂迫介將軍出奔黃浦江。以便大權獨攬。但與護國軍通聲息。惟恐龍氏偵知。褫奪己之封爵。不能保全。已得之祿位。苟與革軍相抵抗。又恐爲蔡大龜第二喪失。身家性命。曲蟪此時患得患失之心。隨思潮起落。如輓轡之上下。閱三晝夜。始得一兩面光之妙計。乃一面密電龍氏。云將軍失縱。革黨強迫獨立。曲蟪死不肯從。堅持至再。始允以錢塘江巡按使名義。兼領錢塘江總司令。表面上暫時宣佈獨立。骨子裏仍擁護中央。一面歡迎革軍。徇錢塘江衆水族之請。以都督兼總司令。受推戴書。設誓就職。宣布獨立。與革軍表同情。一面又奉龍大總統命令。謂曲蟪能隨機應變。才堪大用。着加將軍銜。

督理軍務曲蠓焚香謝恩接印視事出示安民示文上冠以欽加將軍銜巡按使錢塘江大都督兼總司令曲字樣革軍觀此非驢非馬之官銜皆掩口葫蘆莫明其妙後調查屈之親信始知其用意所在乃另舉都督驅逐曲蠓出境曲蠓卽攜現款二十餘萬並銀行存銀摺五扣皆其歷年所吞公款隨時存放者共有一百六十七萬餘元抵黃浦江後乃往革黨機關部某領袖處聲明前運動錢塘江獨立之某甲實非伊主謀所殺脅肩諂笑醜態畢現某領袖知其爲反復無恥之輩一笑置之不理曲蠓又拍一長電與鼃氏備述數日來奉令維持錢塘江秩序以將軍銜巡按使名義執行一切職務無如衆水族不諒多方攻擊已屬於無可維持之地步與其見生靈塗炭不若先自引退以明曲蠓始終擁護中央之本旨並欲來滹沱河請訓候回電卽當就道云云錢塘江自曲去後一時秩序井然剋日會合各將軍定期北伐直搗滹沱河老鼃巢穴鼃手中勇將如泥鰍草鯢鯢正春斷肢鰓謀士如陳鼈古鼈量死蛇江猪爪牙如目蝦水母之新內閣蝦兵蟹將之拱衛軍皆相繼陣亡老鼃及鼃子鼃孫亦先後受戮滹沱河中積屍斷流河水皆赤誠水國中千古之浩劫也後衆水族召集國會重舉總統上下一

心勵精圖治不數年便成一等強國勢力遍於東海東海中小國如木鷄國等皆歸水國保護此是後話不題

滑稽短篇 望帝魂

却說端陽佳節那一天正是洪憲皇帝病重垂危的時候北京市面上的景象與去年迥不相同商界因爲中交兩銀行停止兌現貨物停滯無人過問早現出一種冷淡態度政界因爲主上聖體違和恐冰山一倒飯碗就要碰碎故此也不高興作樂一個個在家中長吁短嘆垂頭喪氣猶如失魂少魄的一般午後又接着一陣大雨直到晚上還淅淅瀝瀝滴個不住這個當兒那北京新華宮中早已鬧得天翻地覆爲着何事呢因諸公子與各位姨太意見不一大太子主張用西醫諸公子各位姨太要用中醫於是你一言我一語諸公子并各位姨太與大太子幾乎要動起手來二公子便一疊連聲叫人去傳步醫生來開了一個藥方用的無非是些石膏香附梔子那些涼藥那洪憲皇帝吃下去接連瀉了幾次神氣清爽許多便說我要起來坐坐大姨太等道主子要做甚麼只管說可以不必坐起來纔好些莫又勞神洪憲皇帝道我吃了藥心裏覺

得。好。些。想。略。靠。着。和。你。們。說。說。話。兒。大。太。子。等。忙。走。攏。來。用。手。輕。輕。的。扶。了。起。來。洪。憲。皇。帝。坐。起。說。道。我。已。經。活。了。五。十。八。歲。從。小。的。時。候。到。如。今。福。也。享。盡。了。威。風。也。使。夠。了。就。是。有。一。樁。事。我。死。亦。不。甘。心。我。雖。然。想。做。皇。帝。變。更。國。體。并。不。是。我。一。個。人。做。出。來。的。事。怎。麼。人。人。一。口。死。咬。定。了。我。是。個。元。凶。我。今。日。既。就。了。虛。名。況。且。沒。了。還。限。不。是。我。說。一。句。後。悔。的。話。早。知。如。此。我。當。日。再。也。不。取。消。帝。制。到。弄。得。：。說。到。這。裏。氣。往。上。咽。便。說。不。出。話。來。兩。手。已。經。冰。冷。遲。了。半。日。才。咳。嗽。數。聲。吐。出。好。些。血。來。又。睜。開。眼。來。四。下。裏。瞧。了。一。瞧。一。面。喘。一。面。說。道。最。可。恨。是。梁。士。詒。等。這。班。沒。良。心。的。種。子。怎。麼。來。也。不。來。我。枉。把。他。們。當。人。定。兒。呢。大。太。子。本。來。站。在。旁。邊。趕。忙。走。到。跟。前。說。在。這。裏。呢。洪。憲。皇。帝。道。我。的。兒。小。弟。兄。裏。面。就。是。你。還。有。些。作。爲。你。要。替。我。爭。氣。纔。好。我。取。消。帝。制。已。經。上。了。當。如。今。是。萬。不。能。退。位。的。就。是。我。一。口。氣。不。來。還。可。以。掙。到。個。總。統。的。葬。禮。總。比。平。民。威。武。得。多。要。是。我。病。轉。過。來。不。死。呢。還。有。五。條。政。策。可。行。是。前。日。與。梁。士。詒。葉。恭。綽。他。們。議。決。的。現。放。在。那。桌。子。抽。屜。內。你。可。拿。出。來。再。過。細。的。看。看。那。大。太。子。便。抽。開。抽。屜。一。看。果。然。有。一。張。白。紙。上。面。寫。道。（一）罷。斥。段。祺。瑞。令。人。監。視。其。行。動。

(二)以梁土詒爲國務卿葉恭綽長交通唐在禮長陸軍(三)決定以武力解決大局令張勳攻浙倪嗣冲攻湘(四)凡軍隊所至以強力佔據銀行錢莊及殷實商號搜括現金以充軍餉實行因糧於敵之方法(五)如無力平定東南則蓄意擾亂以惹起外人干涉而達南北分治之目的(以上五條見六月十四日時事新報)大太子看了一遍連連點頭將要開口道好只見洪憲皇帝把眼一翻往後一仰暈了過去衆人嚇得手慌脚亂那最得寵的五姨太便哭着說藥吃錯了一定叫人去請羅瞎子來看又用些附子肉桂的熱藥灌了下去也沒有見效於是諸公子又與二公子大起衝突大太子道中醫到底不行依我主張還是請西醫來看少刻來了一位西醫用聽筒週身聽了一聽便道此症別無救法非取去敗血不可遂用吸血針取出黑血六罐之多少停洪憲皇帝雖漸漸轉了過來但是仍不能開口說話諸公子見了這種光景諒想是不能多活了便向大公子質問爲甚麼大哥要害死老子其勢洶洶甚爲可怕大太子氣得不能說話也就急昏過去半點多鐘到了第二天(陰歷五月初六日)十點鐘的時候洪憲皇帝便嚇了氣那洪憲皇帝落氣之後忽然眼前漆黑辨不出方向心中正在

恍惚只見有兩個裝束和拱衛軍相似的人向他招手便糊裏糊塗跟着那兩個人就走。心中想道這條路很生疎的怎麼我從來沒有走過呢。趑趑趑走了半天忽見前面彷彿有座高山似的及至走到面前一看原來是座高臺上面有避債臺三字許多人從上面走了下來內中有一個二十歲的男子身上穿了一件沒領頭的長衫愁眉苦臉的說道今年我的財運真真不好買儲蓄票不得中彩打花會又輸得個不亦樂乎。忽然那個奈何藥房在各報上登了廣告說甚麼買藥贈彩可以得值一百二十元的金鐲子值九元的金環子及金戒指我老婆聽得這個信就把歷年替人家做針線積下來的七八塊錢逼着我出買那個牢什子的藥。莫說金戒指連洋傘都沒有得一把不值錢的牙粉到得了幾十包原來都是撒謊騙人的害得我諸債臨門沒有錢還帳節也過不成跑到這個台上來昨日即便躲過去了今日又怎麼樣過呢有個四十多歲的人冷笑道如今時世本是個騙局像這些小騙子到處都有的閣下是想發意外之財所以纔受這回損失幸虧還不多像我才是倒霉天外飛來的晦氣呢你只知道受了小騙子的騙還不知道我們中華民國有個大騙子那纔是利害呢我們國內

三萬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個同胞沒有一個不遭他的騙。最奇的被他騙了去。自己還說不是騙。這不是冤枉麼？那大騙子是河南人。手下帶了一班羽黨。名字叫十三太保。標上六君子。四天王。本事都非常了得。由辛亥那一年起。我們同胞無一個不墮在他騙術圈套裏。頭醉生夢死的過日子。直到去年。那大騙子要做起皇帝來了。雲南護國軍首先起義。許多同胞從醉夢裏驚醒。纔四下裏奔走呼號。運動獨立。那大騙子見騙局已被人識破。不得已取消帝制。假意騙護國軍議和。一面借外債招兵買械。想出護國軍不意。好把我們同胞殺個痛快。不料外人接到上海唐先生的電報。取消借約。大騙子急得要死。那十三太保裏頭的大太保梁財神就獻上一條妙計。叫中交兩銀行停止兌現。我就是吃的這個苦頭。纔弄得回不成家鄉。見不得爹娘。不然我是安分守己的商人。又不吃喝嫖賭。只知道兢兢業業做生意。昨天過節。怎麼不回家去與父母妻子團聚。跑到這個地方來呢？因為我們商界的慣例。所定各貨及往來帳目。總歸三節結算。我這一次從家鄉到這裏結帳。所帶的六千元都是交通票子。以爲國家銀行定是靠得住的。那裡曉得演出這種把戲來。交通票子既沒有人要。

那債主又逼得狠利害。一時候無處挪移。所以只好躲到這裡來暫避一天。這不是無緣無故的受騙麼。

那四十多歲的商人剛說完。又有個人插口道。提起那大騙子來。我還嘔氣呢。我四月從家鄉販了三百担糧到上海去。買了八百元現洋。歡天喜地的回家去過節。不提防走到南京下關。被大騙子手下一班狗卒檢查出來。說奉了政府命令。不許帶現洋出境。不由分說。七手八腳走上來搶個精光。我再三哀求。纔給五十元做川資回來。糧食行向我結帳。可憐我那裏有錢呢。我也是逼得沒法。纔到這裏來的。那大騙子這樣的窮兇極惡。我們小百姓雖然沒有能力。奈何他想天也不能容他。前幾天聽說已經病得七死八活。只怕早晚就要受天誅的了。洪憲皇帝聽了這番閒話。心中想道。這分明是罵我便回頭來對那兩個像拱衛軍的人道。這不是反了嗎。公然的罵起我來了。你們快去叫江朝宗帶一連步兵來把這一羣目無王法的東西替我抓了去。剝了他罷。那二個人對他點了點頭。冷笑道。到這個時候他們不怕你了。我勸你不必再使這個威風了。你的專制魔力。只好在陽世支使。那班走狗我們是不受你指揮的老實對你。

說罷現在有人在陰曹告了你我們就是陰差奉閻羅王命令來拿你去對質前面就是鬼門關快些去罷誤了時刻是要加倍受罰的洪憲皇帝一聽方恍然大悟知道自己是死了便放聲大哭那腰間下針處的六個窟窿黑血往外直冒猶如噴水一般臭不可當勉強一顛一跛的捱到鬼門關叫了一輛皮車車輪一轉陰風四起早進了酆都城下了車那兩個陰差帶着他到孟婆亭吃了一碗茶便將他押在惡狗村待訊只見村中的惡狗張牙吐舌比驢子還大非常可怕看見洪憲皇帝并不咬他反跑到跟前來搖尾舐舌猶如見了熟人的一般少停那陰差又帶了兩個鬼卒來說那閻羅王已經登殿來傳人犯那洪憲皇帝一聲也不敢哼隨了鬼卒到森羅殿下往上一看只見正中坐着閻羅王兩旁站着許多皂隸下面擺着一溜兒椅子吳祿貞宋教仁陳英士范鴻仙等都是滿臉怒容的坐在那裏兩廊下排列刀山箭樹油鍋鐵鋸不由的嚇得心驚膽破只管打抖忽聽得殿上吆喝道把一千人犯帶上來只見武士英應夔丞趙秉鈞鐵索郎當走了進來跪下閻羅王便道現在吳志士等聯名起訴說都遭你們的毒手死於非命你等快快招供免得受刑三人一齊哭道我等死得冤枉要求恩昭

雪那袁世凱先叫我們暗殺宋教仁後又把我等一個個害死滅口如大王不信還有洪述祖未曾到案可以傳他來對質至於殺吳陳范諸志士又是一班人做的內容不得而知大王問袁世凱便明白了說罷回過頭來對洪憲皇帝道你害得我們好苦今天你無可狡賴了快點直說罷洪憲皇帝見人證已齊知道賴也無益便從派人暗殺吳祿貞起至陳英士止某人是使某人所殺一統招了出來錄下口供閻羅王看了便令鬼卒先將洪憲皇帝帶到孽鏡台收押等着把那些餘犯追齊歸案再宣布罪狀執行刑戮於是衆鬼卒又把他牽了出來大凡人死之後照例要引到望鄉台眺望一次這時洪憲皇帝登台一看只見那金碧輝煌的新華宮如在目前衆姨太哭得柔腸寸斷諸公子哭得淚竭聲嘶又夾着歡迎新總統一片聲浪直送到耳朵裏來洪憲皇帝低頭嘆道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下了望鄉臺過奈何橋又見橋下有一千多冤鬼頭上帶着黃色軍帽身上穿着黃色軍衣在水裏露着半截身子一個個伸了兩隻手要拖他下水口中喊道我們都是新裕船上淹死的兵士你要做皇帝拿着我們性命去兌逼着我們去打護國軍那知天理不容全軍覆沒害得我們一千二百餘人屍沉海底

冷水浸骨死後還在這裏受罪永世不得超生今日冤家狹路須要還我們命來衆鬼卒喝道你們不要胡鬧等他把暗殺元勳志士及竊權盜國各案了結後閻羅王自然要發落你們的此刻先放他過去洪憲皇帝想道這纔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倘若竊國案子再發覺怎麼得了但願陽世那些帝制黨能懺悔一切不從中作梗使黎民早日恢復舊約法召集國會還替我輕一點罪孽若像龍濟光和陳宦陳樹藩的一樣舉動不但他們自己死無葬身之地簡直的使我罪上加罪了咳這一次本不是國民革我的命只算是我自家把自家的命革掉了那洪憲皇帝不住的自怨自艾不覺得到了血污池只見池中有許多人在裏面伸頭縮頸的往上爬爬又爬不上來定睛一看原來是徐寶山鄭汝成蔡乃煌馬繼增幾個人見了他都號淘大哭起來洪憲皇帝問那兩鬼卒道我在陽世聽得說血污池是女子死了受罪的地方怎麼男子死了也會到這裡來呢那兩個鬼卒道你不知道近來人心不古在陽世作奸犯科的太多十八層地獄都裝滿了所以纔想出這個通融辦理的法子來這幾個人生前只知道爲自己的利祿殘害人家的性命因此把他浸在血污池裏終日聞血腥這就是他們殺人

流血的果報。我勸你不要多說閒話了。快到孽鏡臺去罷。莫遲了。帶累我們受處分。說罷。將這八十三天的洪憲皇帝牽了。便走以後的事。記者就不知道了。閱者諸君欲知詳細。等到帝制餘孽受天譴的時候。再說罷。

愛國短篇 臨時偵探

語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此語誠不啻爲帝制派人寫照。一夕積雨新霽。殘月半規。夜色寂寥。萬籟皆靜。燕市道旁。電燈之光照耀。通衢儼如白晝。俄而遠處犬吠聲有。一人從東交民巷。蹙蹙而來。其人御常禮服。臂纏黑紗。年可四十許。鬚鬢有鬚。且行且顧。若懼爲人所覺者。守崗巡士見而異之。以爲是人。深夜獨行。且神色倉皇。恐非善類。擬前執之以加盤詰。行既近其人。操粵音。叱曰。汝欲何爲者。速去。毋溷乃公事。巡士乃鞠躬唯唯而退。噫。伊何人。斯氣燄高張。若是蓋帝制派十三太保中之強有力者。大財神也。距離丈許。復有一短小黑影。踵其後。爲十餘齡童子。短衫窄袖。豐姿秀雅。雙眸炯炯。有神。步武輕捷如猿。時依牆行。時隱身。遠視倏前倏後。倏左倏右。行狀殊詭秘。似避人瞥見者。童子張姓。閩人。其父爲黃花崗殉難七十二烈士之一。曾畢業於陸軍小學。

技術嫻熟爲同學冠。課餘之暇，兼好小說，尤喜涉獵各偵探小說。恒以歇洛克·福爾摩斯自命。去歲袁氏變更國體，童子聞之，悲憤不食者累日。乃毅然別母，詭云之京師就學。瀕行時，惟呼亡父佑兒者，再蓋欲一試其家傳之博浪椎，以竟父志也。抵京半載，無如袁氏深居簡出，且護衛森嚴，尤無隙可乘。日前袁氏暴卒，童子嘆曰：「便宜此獠矣！」然袁氏雖倒，餘孽未清，國難猶未已也。居恒抑抑不樂，是夕爲赴同學處，晚餐歸，見梁財神舉止有異，知必有故。心疑之一時，熱血上騰，好奇之念勃起，曰：「余必爲臨時偵探一偵，其究竟乃亦步亦趨以躡其後。」梁固未之知也。隨至某衙衙一巨宅，識爲帝制黨人聚會私窟。知衆逆必會議於此，童子乃暫止不前，藏身暗處，以覘之。俟梁入室，仍躡其後，以進。見梁穿客堂，越寫字間，折而向左，進一隱秘小室。室門有簾懸於鈎上。梁既入，簾卽下，內作何狀，卽不可得見。童子自思：「彼必不防余暗偵，既有簾，余不能見彼，諒彼亦不能見余。」余曷不冒險入隣室竊聽？或有所得，庶不虛此一行。遂決然入寫字間，以實行其偵探手術。時衆逆方聚議，無一注意。及此者，童子既摸索而入，見室中有小門一，爲通秘密室者。乃倚小門而坐，蹲身從鑰孔內窺見室中置長案一，中設一椅，尙虛。

兩旁列坐約十餘人。咸目光耿耿。面呈憂懼之色。見梁入。皆起立曰。智多星至矣。梁曰。諸君歸座。毋躁。今日有非常之事。須詳加討論。吾輩生命胥繫於此。不可忽也。遂昂然居中坐。諸逆咸寂然無聲。乃知梁必係此中黨首。否則餘人不能如此攝服也。少頃梁復發言曰。海軍今日宣佈獨立。獨立之原因。諸君知之乎。近來一般輿論。咸謂袁氏殃民禍國。演成種種罪孽。非袁氏一人之力。足以致之。實由于左右僉壬。長之迎之。以至於此。欲清禍源。非戮十三太保。不足以謝天下。今海軍亦復抱此宗旨。獨立南方。各民黨且要求黎總統恢復舊約。法召集國會。組織內閣。懲辦禍首之電。日必數起。余前本避居法公使館。某參贊處外人知余爲帝制派中人。咸目之爲禍首。留之恐防害治安。竟下令驅逐。不容在東交民巷逗留。現事勢已危急。外人尤不可恃。苟民黨要求各件一旦成爲事實。吾輩無噍類矣。當速籌抵禦之法。所謂先發制人者也。須知吾輩已成騎虎之勢。不得不然。此時雖走避。亦無濟於事。尤不可胆怯。先示弱於民黨。幸吾輩現金具在。誓用金錢能力以戰勝之。余當宣佈所設之策。且立能實行。諸君聽之。當遵余計而行。或因禍以得福。未可料也。言訖。燃雪茄。狂吸。點首作鸕鷀笑。以待衆語旋聞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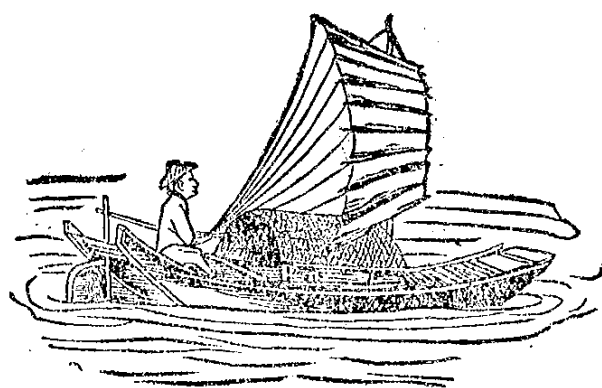
人昂然答曰：梁君無論君意若何，必依余一事，方可聽命。梁曰：允爾一事耶？曰：然。一事而已。梁曰：爾言何指其人？曰：此事君豈不知吾自發起帝制後，日夕與大公子往還，因其雅好古人，墨跡琉璃廠中，凡有宋人片紙隻字，雖價值昂至數千百元，吾必羅而致之以結懽於大公子。數月之間，所費不下三萬餘。一時債積如山，所有區區官俸及歷年儲蓄各親友之補助，傾家以償之。始克彌縫其事。余生平一身運動能力，已久隨帝制取銷矣。是金錢一項，萬不能負責。梁君當有以諒余。梁慰之曰：此事同人均已知之。君何必於此時亟亟自陳？余決不苦君所難。且請畢余說可也。其人蹙額曰：諾。吾儕當敬聆大教。梁續曰：余等所處之險境，諸君知之乎？衆曰：知之。曰：既知之矣，當思何法可以出險。衆曰：冒險以出險耳。梁擊掌曰：此語誠然。大凡冒險之舉，余爲之屢矣。如前次廣東海珠會議，外人只知譚湯王三人爲龍濟光部下，顏啓漢所殺，而實不知爲余所使也。最可憾者岑氏未蒞會，空費暗殺金三十萬元。否則大事早定，主上亦不致暴卒矣。此實余冒險失敗之一着。然余之志初不因此少挫，適足以促余之進行耳。余因顏氏具好身手，前曾電招其來京，與丁黃李三人已領去暗殺費一百萬元之粵相機行。

事苟能得手。事尙可爲也。余策若是。諸君以爲然否。請各表意見。以便共同研究。於是人聲嘈雜。議論紛紜。幾不可辨。最後乃議決密計五條。(一)出重資。派人至滬暗殺議員。中有有力分子二十餘員。(二)維持原有勢力。不使舊約法恢復。及國會復活。(三)運動未獨立與已取消獨立各省將軍。乘民軍在停戰期內。攻其不備。一鼓擒之。以免後患。(四)如以上各條全歸失敗。則連絡宗社黨。鼓動北方軍隊。主張復辟。(五)組織北洋軍人同志會。并電請張勳。倪嗣冲。王占元。馮國璋。加入以爲後援。衆逆鼓掌稱善。各擔任分別進行。童子隔門聞帝制黨人語。默忖曰。天乎。賊輩若果依策而行。中華民國前途殆矣。當設法速阻之。方可遂仍屏息不動。俟諸逆行後。自牆角躍出。迅如飛鳥。歸至寓所。憤然曰。吾國數年來。外交上之失敗。軍事。財政。交通上之紊亂。道德上之頹喪。法律上之破壞。非袁氏一人之罪也。皆爲若輩弊弄。袁氏以至於此。極其罪不亞於商之飛廉。惡來。較之漢之十常侍。亦有過之無不及。今袁雖伏天誅。附逆諸首犯。依然存在。吾國民不亟起而戮之。以絕其禍根。任其蔓延。日久恐中華民國終無政治澄清之一日矣。乃將值得賊等之密謀。繕成多份。次日遂披露於各報。帝制黨人見奸謀已破。

勢不獲再逞。乃假送袁殯爲名。多數相率遁去。然心猶未死。擬爲捲土重來之計。但不知果能如願否。數日後。黎大總統下明令。恢復舊約法。召集國會。此四年中。慘淡無光。之中華民國。依然莊嚴燦爛。一旦復其舊觀。街頭巷口。惟聞歡呼。中華民國萬歲。國會萬歲之聲。浪洋洋乎盈耳。記者對於袁氏叛國稱帝之口誅筆伐。責任亦於是告終。



韻琴雜著 小說



韵琴雜著 筆記

比利時婦人之淚 乙卯春存稿之一

比利時國駐日本代理公使瓦噲在之夫人及前公使達捏答恩公爵夫人因其可愛之祖國今被蹂躪於德軍之馬蹄受種種凌辱非常痛心乃發佈一旨趣書募集捐金以慰藉其國之遺黎其爲文也字字皆血句句有淚凡稍具人道觀念者所當爲同聲一哭也爰爲淺譯如次

歐洲大戰爭勃發矣居留日本帝國之吾國同胞均赴國難今在東京之比利時婦人惟我兩人而已每念可愛之同胞被蹂躪於殘忍德軍之馬蹄憤懣之情不覺迫於胸際夫比利時者歐洲蕞爾小國也依列強之條約僅能保障其平和與幸福奈可怖之德國軍隊如海潮之侵入犯我中立焚我都市毀壞我宮殿傾覆我民居甚至凌辱婦女槍斃市民無老無幼咸爲魚肉其殘虐無道之野蠻行逕徵諸比利時之政府公報及紐約某報記者某氏之通信彰彰無可諱飾蓋自是而我最摯愛之國土中消平和之陽光起戰鬪之陰霾家爲敵兵之營野成紅血之海老弱男女飢餓號泣漂泊無

家之慘狀古今列國實所罕見。吾曹雖至不肖，然每聞故國殘破之聲，輒復哀痛不能自已。用特呼訴於日本帝國紳士淑女前，冀集義金若干，以惠我目前橫受敵兵塗炭之同胞，而慰其疲乏，願江湖之各博愛義俠君子，諒吾等之微意，慨予以多少之捐助，則比國遺民之厚幸矣。

韻琴曰：德國破壞比利時之中立，蹂躪其土地，殘虐其人民，以表面觀之，眇小之比利時國，全部皆受損失。經此挫折，元氣已傷，一蹶不能復振矣。然一深究其內蘊，則比所損失者土地耳。其民氣固未嘗凋敝也。如瓦噲在夫人輩，身爲女子，而其浩然之氣，愛國之忱，曾不少遜於英雄丈夫。余故得而斷之曰：觀比利時之民氣，自今以往，必終有恢復其土地，以勉爲世界強國之一日。至如日人之攻青島，自龍口登岸，不卽東響，乃轉折而西行，佔我膠濟鐵路，侵犯我領土，蹂躪我生民，以我所受之損失，與比利時相較，雖有局部與全體之差，要其爲破壞中立之野蠻舉動，則一也。而我國之廣土衆民，竟未見有一人焉，如瓦噲在夫人之顧念其同類者，嗚呼哀莫大於心死其吾國民之謂乎？擲筆爲之慨然。

英國會刑國王查理第一之始末

英吉利自依利薩伯女王卒後蘇格蘭王惹米斯六世以母系而兼王之稱惹米斯第一（一六〇三年）其志務擴張王權施政專橫屢招國會之反對迨一六二五年王崩查理第一嗣位崇法相黎塞留政策嗣行乃翁之遺志國會雖疊次要求國民權利王佯納之而不如其請一六二八年並下令解散國會一六三七年蘇格蘭軍起王舉兵抵禦因財政支絀不得已復行召集奈議員憑理決政不服王之私命王怒又立命解散一六四〇年蘇軍進攻益急王迫於勢遂又召集即英史所謂長期議會也長期議會者開院第一案即決議國會非經上下院通過國王無遽命解散之權（後果至一六五三年凡十三年間相繼不絕）繼即彈劾首相『司拿夫路德』處以死刑一六四二年王無已乃兵迫國會命逮捕反對派之首領議員五人該五員已聞風先遁王既違背英吉利之憲法而其目的又未能達由是國論沸騰國會黨與王黨之激烈衝突遂起而互訴於武力矣英史謂此中含有政治上與宗教上之諸複雜問題要亦十七世紀民主主義與君主主義衝突之顯象也王因違憲行為既招市民之憤怒乃退出

倫敦走物克司貨德與國會宣戰黨於王者曰騎士黨貴族僧侶諸舊教徒屬之黨於國會者稱圓顱黨商工諸新教徒屬之（新教徒悉刈短髮故曰圓顱）初戰於『野基喜耳』國會軍雖稍有挫折未幾克倫威爾出爲統帥其勢復振一六四四年敗王軍於『馬斯頓莫亞』翌年再戰於納斯俾王軍敗潰查理奔司苛特拿恩德司人捕之引渡於國會爰國會有溫和與激烈二派對立溫和派主張立憲政體以限制王權激烈派則主張廢王而行共和政治克倫威爾屬於激烈派者也會溫和派思居中調和以貫徹其所主張擬先解散其國會軍隊之一部克倫威爾乃先發制人率兵入議院遂反對派諸議員並閉鎖貴族院開高等法院於衆議院以裁判查理罪狀一六四九年一月二十日處以死刑

法國路易十六上斷頭臺之始末

議院對於獨夫有逮捕…審問…處刑…執行之先例

專制魔王之結果…如是…如是

欲步路易十六之後塵者…曷不回頭猛省

西歷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法國立法議會解散後國民公會於此日開院其議員屬『吉朗特黨』與『蒙坦黨』而『王黨』不與焉是即法史所謂『恐怖時代』也吉朗特黨持『聯邦共和主義』主『溫和』蒙坦黨持『中央集權共和主義』主『激烈』兩者抗不稍讓禍機日迫至十一月七日遂決死命以定勝負所爭者即路易處分案也蒙坦黨以路易生存實有害共和政治之發達思刑治之逆知吉朗特黨溫柔必不敢附和乃乘其未發而攻之謂該黨反覆無常厚於王室薄於人民希冀王政復古且反抗新政其罪彌極蓋欲先藉言論以嚇之也既而列舉路易罪狀於議院曰『路易常勅諭克勒門教正謂朕若克獲政權必召還教徒改憲法復王政之舊』曰『國王常反覆詔勅背盟約阻革命之前途』曰『國王嘗通款於亡命者誘致外援謀復王室』曰『身體之神聖云者但就國王言耳既已廢爲庶人尙何神聖之有宜召至議院審判之』而吉朗特黨果如蒙坦黨所料反對此議曰『廢王者爲改政體耳非爲處罰也國王神聖臣下安敢與抗且王性溫良採用民意除弊不吝今罰之橫暴惡逆孰有過於此者乎』正紛議時會於條勒利宮國王寢殿上發見一鐵篋篋中有國王秘

書數十通。由是曩日王與米拉伯普伊爾侯等密通謀復王位。又密請與政府誘致外敵之跡。歷歷有證。十二月十日議收一切書類。決計召王至議院審理之。十二月十三日巴黎市長奔赴坦爾布面謁路易朗讀議院之宣告文。命赴議院聽候審判。路易曰：『吾何敢抗？』乃擁騎兵一隊趨造議院。衆議員危坐以待之。議長起謂路易曰：『路易閣下（語極新奇）法國國民列舉閣下罪狀甚詳。願審問焉。』王神色自若。從容就坐。既溫且厲。一如平時。吉倫特黨諸人如羅蘭等皆泣不仰視。未幾書記提鐵篋條舉王罪。

（一）剿絕法國人民之自由。好行虐政。

（二）遣密使至奧普諸國。誘外兵入寇。

（三）巴勒納逃亡之事。

（四）屢斥人民之請。又妄拒議院之議。不與批准。

（五）八月十日之亂。使瑞士傭兵抵抗民軍。

舉右五事以詰路易。路易殊沈毅從易而答。一若鐵篋中物。彼絕不知之者。又就各條

明辨曰『非孤所知』曰『是皆大臣等之責任』曰『議院不可不任其責』口如懸河絕無畏色至辯八月虐殺一事則大聲曰『諸君乎此事問予胡爲者』審判畢路易復還宮十二月二十六日議院再召路易有的日斯其人者爲其辯護甚力曰『憲法所載國王神聖不可侵犯明文具在』然所言均非人所樂聞辯論畢路易仍還宮自是議院之內互相抗論自十二月二十六日至翌年一月中旬經二十日尙未決乃有名山曰斯者號於衆曰

路易虐君也虐主也七月十四日之變十月五日之亂彼嗾使護兵反抗民軍及民軍獲勝乃僞作喜色以賀兵權既不在彼猶弄策略抗民主黨而八月虐殺之餘尤荒繆絕倫置護兵於宮中使固守之己身則臨議院聲稱希望平和首鼠兩端自欺欺人種種罪惡不遑枚舉

羅伯斯庇爾又疾呼曰

國王有罪與否非今日所當問要之革命之起卽國王失政之明證今路易辯論已畢諸君何斷罪之不勇也諸君疑王罪之有無將疑神聖革命之是非乎神聖革命

有是無非。又安得責人民之失而置王罪於不問耶。

一月十四日巴黎人民不耐議院舉動之緩慢。大舉圍議院。呼曰：『誅無道君。』誅無道君。不能誅無道君。即誅爾等。』物議洶洶。議院大窘。因急提議三事如左：

(一) 路易加伯(當時國王之稱號)有無阻礙人民自由國家治安之罪。

(二) 苟有罪。則其宣告文當得人民之檢閱否。

(三) 宜處以何刑。

第一案可決者五百九十六人。否決者三十五人。以大多數決其有罪。第二案則可決者四百二十五人。否決者二百八十人。亦以大多數故。決行至第三案。則最爲重要。朝野耳目全集於茲。院內議論百出。自十四日至十六日。猶無成議。市民擾亂日甚。

蒙坦政社中『死罪』之聲上騰。九霄議院之旁聽席爲人民所集。喧囂異常。護國兵市會等頻遣委員強請議院說士政客日夜演說。言國王當死。至十六日討論畢。投票以定王罪。吉朗特黨首領於投票之先大書『死罪』二字。以號於衆。於是黨員四十六人皆踵起效之。此黨雖素主和平。非無恕王之意。而以衆怒難犯。恐大禍及身故悍然出。

此投票者七百二十一人其結果如左

(一)死罪

三六六

(二)死罪延期

六七

(三)流罪禁錮

二〇八

死罪既無可逃然於行刑之日期又討論二日至二十日午前三時多數議決於二十四小時內行刑即日山德爾代表巴黎市會就坦布爾朗讀宣告死罪之文申告以翌晨七時行刑王徐聽之求允許會晤王族延見牧師許之深夜王更與王妃王子公主等相抱訣別延導師祈冥福夜半就寢翌日黎明即起顧侍人命以所攜指環給諸王子剪髮一束送王妃又以玉璽授太子而告之曰『朕臨死不能會見諸宗族遺憾終天然共免哀別之苦余心亦大慰焉』午前九時山德爾驅王駕出王在途靜謐如常誦聖詩不止憲兵騎士盛裝護駕以從有遮道奪取者不成有頃至刑場場在孔哥德宮園中(又名革命宮)橫砲圍之萬民圍集王徐下更衣受縛至斷頭臺下越級而升口喃喃述絕命辭辭未畢山德爾使鼓亂之無何刑機忽轉王遂長逝時午前十一時

三十分也。路易年三十九有子二。卽路易十七世及馬利德勒斯公主是也。巍巍大國之君所求者樂耳。今若此者。違叛民心耳。帝王末路之慘。就有過於此者。王頭旣斷。羣民爭入刑場。以巾拭其屍。染血摘髮裂衣。以爲紀念云。

法國王后馬利安氏上斷頭臺之始末

不但專制獨夫有身受死刑之結果。卽專制獨夫之王后亦身受死刑而無稍寬假。

與中國歷史上所稱願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同一悲感。

彼欲於二十世紀推翻民主帝制自爲者。盍速猛省。

『馬利安達業多』者奧地利女皇『馬利別里薩』之女法蘭西『路易十六』王妃也。輕佻豪侈。糜費無涯。時人因其驕奢爲法國財政紊亂之源。遂名之曰『歲計不足之夫人』。馬利安當路易處刑時。與其子女（卽路易第十七世及馬利德勒斯公主）被囚於『但布爾』獄中。彼兄妹者執役洒掃。儕於賤婢。馬利安身在囹圄。猶教育之孜孜不懈。而政府監守綦嚴。供養菲薄。晝給粗糲。夜授油燈。後乃令王嗣與后分居。以奪其

子母團叙之權。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八月一日。王后處刑之議。始起於議院國安委員。議論分歧。羅伯斯庇爾等固爭其不可。巴勒爾比羅巴倫等則曰。當今共和初建。正芟除國王遺孽之秋。王子幼弱。不足爲患。且可爲質。大錯特錯。獨王妃乃法國禍亂之源。泉若不決絕。我共和政府尙未可高枕而臥也。衆是其說。遂決越二日。令王妃與王族隔絕。改幽之於『孔西爾日利』獄中。孔西爾日利者在森內河之洲渚上。巴黎最惡之獄舍也。屋舍隘暗。溼氣蒸人。藁牀敝席。僅堪容膝。馬利安幽閉於此。閱期七旬有餘。十月十四日。召至革命法院受審。馬利安被囚已久。頭髮銀白。形容枯槁。傾國玉容。已非昔日唯頑強之概。則無異從前答辯銳利聽之者。尙爲動容。卽日判決『死刑』。仍押歸孔西爾日利行刑之日。十月十六日。尙作書致王妹曰。

行將逝矣。敬致遺言。今茲之死。某固有罪。然可與汝兄相見於九泉。亦得快愉。臨終期迫。無所顧惜。惟子女幼小。良用惻然。望卿盡誠愛撫。俾有復位之一日。再望子孫做皇帝。馬利安可謂毫無心肝者。并乞傳先王之遺訓。勤監督之。令勿輕舉妄動。要。做皇帝。自不容易。然而又何苦如此。某雖遭橫死。固咎由自取。不惟不怨。

諸臣且將爲之請於帝焉。

尋護送至刑場。其地爲路易第十五之宮。禁當時稱爲『革命宮苑』。王妃降輿上斷頭臺。乃顧謂衆曰。余翼昊天。勿罰王敵。〔如許之百姓。試問從誰罰起。〕告汝億兆臣民。自今而後。余得與卿等父帝相見矣。〔以父帝二字觀之。馬利安至死不脫專制口吻。〕語畢。從容就死。時年三十有九也。當馬利安之嫁。不爾奔家也。帝威赫奕。雄視中歐。居佛色黎宮。歌舞管絃。雍容嫺雅。驕奢豪蕩。傾國傾城。一旦變起。災厄頻臻。王宮三見侵略。王位被削。禁錮數年。終遭刑戮。其晚年所身受之痛苦。亦足以償其初年無度之娛樂也。

法國貴族玻爾訥子爵上斷頭臺之始末

只因貴族兩字。遂罹大辟之刑。

貴族之結果。如是。如是。

魔王專制餘毒之可畏。如是。如是。

『亞歷山大玻爾訥』者。法之子爵也。遊於『馬爾的尼克島』。〔西印度安的列斯島之

一。悅法僑『他塞』之女『約瑟芬』娶之而歸數年間舉一子一女家庭之樂翕如也。一日約瑟芬晨妝甫畢侍女倉皇入白有來訪者命導入則一少年攜盛履之囊趨前而言曰余非爲鬻履來也約瑟芬未達其意少年復低首語曰余將以非常之事告夫人約瑟芬訝曰果何事者客請逕以語我少年曰不可洩之並將不利於余約瑟芬遂命侍女往告其夫少年潛聲曰夫人其欲救玻爾訥子爵乎昨夜公安委員已議決處以極刑余親見其逮捕狀矣約瑟芬大驚曰先生何由知之少年曰余『蒙坦黨』人也昔爲履商重子爵之爲人故陷險以告言次玻爾訥適至約瑟芬揮淚執其手以少年所語者告之玻爾訥感少年義俠將有所贈少年曰敬謝公之厚意余不敢受事急矣公其速行玻爾訥搖首曰余決不出此余決不出此逃竄以保其軀者非丈夫也彼公安委員將援何事以爲余罪少年曰公非『貴族』乎公非『王黨』而後入『吉朗特黨』者乎二者皆公之死罪也玻爾訥曰時勢變遷無定予彼時固以身列王黨爲無上之榮譽後之入吉朗特黨且爲憲法委員者亦無非欲伸民權耳（與吾國今日帝制派藉君憲兩字欺人者何其相類）今民權大伸以余爲王黨而後入吉朗特黨遂置余

以大辟余死晚矣（民權擴張貴族即不容於世今之助桀爲虐出死力以壓抑民權者正爲此故但壓力愈加則爆發力亦愈大古今中外一毫不爽民權終必有伸張之一日奈何奈何）約瑟芬曰何物憲法將洒盡人之熱血而後成耶（此係相當之代價）少年復變色曰夫人不聞植自由之大樹於礪礪不毛之地不可不濺敵者之血以培養其根株耶顧謂玻爾訥曰時已迫矣公其善自爲謀予因公平生慷慨能急人之急且以公之罪比諸一般民賊尙有可原特冒死援公予之義盡矣脫予不幸而受逮公之命公幸勿咎予言已辭去約瑟芬力勸其夫逃竄以避玻爾訥曰事已至此予將奚之彼激烈派之『羅伯斯庇爾』既欲置我於死甯能容我之免脫乎有死而已逾時有革命委員二人率捕吏入玻爾訥束手就捕投諸紐克三浦爾獄中彼賣履少年者即革命委員三人中之一也約瑟芬百方營救僅得政府許可入獄面夫偶與玻爾訥論獄事語侵公安委員獄吏聞之告諸公安委員遂命并捕約瑟芬約瑟芬被捕之日天甫曙接一無名之短簡曰『夫人之身危矣不行將不免』約瑟芬欲攜其子女同行既不能棄之良不忍既而嘆曰我夫既囚於縲紲我何忍獨享逸樂顧此無怙無恃

之。二。孤。兒。將。何。以。置。之。言。已。泣。下。俄。而。捕。吏。至。大。呼。曰。我。等。奉。政。府。命。逮。罪。人。約。瑟。芬。罪。人。其。速。出。受。縛。約。瑟。芬。乃。潛。入。寢。室。視。其。二。兒。彼。兄。妹。者。引。衾。而。臥。朝。睡。未。醒。瞋。目。低。眉。嬌。好。如。畫。心。乃。大。戚。泣。然。流。涕。曰。天。乎。兒。乎。今。汝。母。將。與。汝。二。人。長。別。矣。此。剎。那。間。或。爲。我。母。子。最。後。相。見。之。期。我。不。可。不。熟。視。吾。兒。之。睡。容。脫。汝。母。不。幸。相。從。汝。父。於。地。下。亦。將。以。吾。靈。魂。永。永。蔭。護。吾。兒。言。未。竟。捕。吏。大。譁。約。瑟。芬。恐。驚。覺。其。子。女。乃。潛。開。其。扉。出。而。就。逮。幽。於。卡。爾。墨。利。茲。尼。院。是。院。爲。政。府。所。置。之。臨。時。監。獄。（約。瑟。芬。偷。不。慕。此。虛。榮。爲。一。平。民。婦。或。可。得。百。年。偕。老。世。之。希。望。爵。夫。人。者。盍。速。猛。省。）院。中。地。板。無。一。不。有。血。腥。約。瑟。芬。所。幽。之。室。約。百。六。十。人。皆。法。之。貴。族。號。呼。哭。泣。悲。慘。之。象。不。可。以。言。喻。約。瑟。芬。雖。身。罹。監。獄。猶。日。夕。以。救。夫。爲。事。上。請。願。書。於。革。命。裁。判。所。爲。其。夫。玻。爾。訥。鳴。冤。其。文。淒。涼。悽。惻。哀。感。動。人。裁。判。官。聞。之。爲。之。動。容。乃。許。其。夫。婦。稍。通。款。曲。列。爲。同。日。審。問。審。判。之。日。獄。吏。先。引。約。瑟。芬。至。裁。判。所。憩。於。待。質。室。繼。復。引。一。人。至。瘠。骨。立。面。如。煤。黑。不。可。辨。識。迫。而。視。之。則。玻。爾。訥。也。約。瑟。芬。遽。起。以。身。投。之。相。倚。而。泣。玻。爾。訥。已。見。其。愛。妻。復。思。其。幼。子。心。愈。加。痛。且。回。憶。前。時。曾。一。度。與。之。反。目。今。其。妻。乃。堅。

貞如此。忸怩之色。更覺難堪。約瑟芬。隱悉其夫之苦。亦不能擇詞慰之。無何。獄吏呼約瑟芬。就訊。訊已復。就獄。玻爾訥。則以身列貴族論死。一千七百九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之夕。玻爾訥。知其身將就辟矣。乃整衣履。向神祈禱。復作一書。以與約瑟芬。永訣曰。『我至今日。乃知卿。卿眞賢妻良母也。以卿冰雪之操。懇惻之情。余雖欲忘之。而不可得。今者。我之生命。將與彼斷頭臺之朝露。同時散滅。願卿勿以我爲念。願彼不幸之。二雛幼而喪父。』玻爾訥。作書至此。有獄吏二人。入而呼之曰。汝髮長如許。詰朝將不利於刑刃。吾爲爾理之言。已出一剪刀。斷而委之於地。玻爾訥。欲檢取一縷。以貽其妻。哀求再三。始得照允。翌晨。遂從容就戮矣。厥後。約瑟芬。因焦月之政變。〔一千七百九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得免罪。出獄。於一千七百九十六年三月九日。再嫁拿破崙。第一拿破崙。始寵而終棄之。抑鬱以死。嗚呼。約瑟芬。慘矣。世之慕虛榮。受實禍者。其亦約瑟芬之流亞歟。

拿破崙之末路

拿破崙。乘革命之風雲。藉武力以威迫民意。登法國帝位。鐵騎百萬。蹂躪全歐。百千諸

侯。伺。候。於。條。勒。利。宮。而。窺。其。顰。笑。豈。非。千。古。之。怪。傑。得。志。於。時。之。快。事。哉。特。其。天。性。殘。酷。蔑。視。人。道。內。政。外。交。無。不。藉。武。力。而。專。橫。詭。詐。自。敗。於。滑。鐵。盧。同。盟。軍。逼。其。退。位。拿破崙思遁亡北美途遇英艦捕挾而歸於是列國議決流竄仍由英派附屬艦隊『沙巴拿多號』解送於『聖海倫』島聖海倫者由火山發熱突然湧出之岩石大塊也矗立於大西洋面宛如海中城廓計長十哩廣六哩高出海面千二百尺多岩石少樹木人居平地總計八百（內白人五百黑奴三百白人兵士約二分之一強）拿破崙離法百日別英約七十日抵此之期爲一千八百十五年十月十五日之夕也翌晨登岸由艦中給以少許行李駐蹕於『基嫫司太島村』其時島民扶老攜幼呼朋引類僉爭先以覩此惡魔爲快拿破崙低首沈默神氣沮喪藉扉蔽身憑手掩面而已距基嫫司太島村三哩許其山腰間有地名『羅古拖』者原係牛欄島民豢養耕畜之所也茲選以充法國大皇帝拿破崙第一之宮殿焉因改造茅屋數椽工事未竣拿破崙乃請於『科古巴大將』（英國特派之以監視拿氏者）假僻處民家一小室內居約二月方遷入此世界第一魔王之大皇帝遂終其身與此牛欄相周旋矣據英國羅士伯立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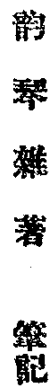
述。中有記拿破崙居此之一節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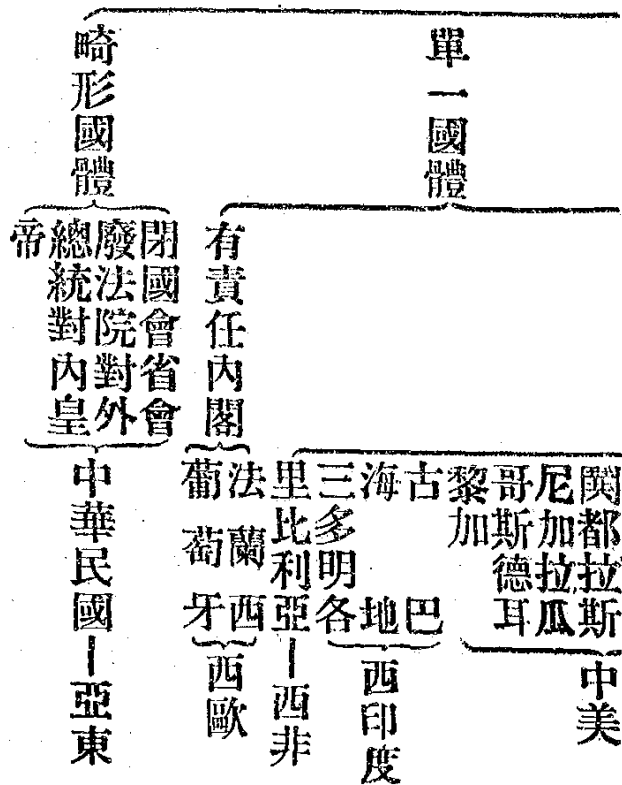
拿破崙不但自有多數宮殿。且因戰爭勝利。屢宿泊於非自身所有之歐洲諸王宮內者。今也被幽囚於長十四尺。高約十尺至十一尺之二小室中。在此小區域內。帝之名譽勝利凱旋捕獲物。亦不免因之而縮減矣。故英國仍不去其帝王之名號。帝所居之二室。各有二窗外。眺則遙見彼方之兵營。（時拿破崙居羅古拖。即散步亦只許於一定區域之內。區域外即有英兵武裝監視之。）一室之隅。置帝常用於戰場之行軍牀。牀與暖爐之間。有長檯。書籍散積別無他物。他之一室。亦設椅書架。寢床數事。帝即往返躑躅於此。二室間寢時。甚少。常衣白寢衣。着洋袴。頭罩白巾。面現憂色。

帝之消遣。僅讀書一事。以十二閱月間。曾讀傳記七十二冊。且加以評註。有時亦與從者作骨牌象棋等遊戲。或親持鋤鋤。自植樹木。

拿破崙居此。殆如熱帶之猛獸。移置冰島。全失自由。故健康次第衰弱。且生平持不服藥主義。雖有病。亦不施診治。於是患胃癌。病卒於一千八百二十一年五月四日之夜。

世界共和國立國之概要及政象





美利堅又稱合衆國

英依利薩伯之世（一五五六年以後）清教徒人避難之美。歷經艱苦始得於大西洋岸成立市邑（馬里蘭、紐約、克勿爾、吉尼阿、紐罕、什爾、紐折爾、西康、內克的、告特、麻沙、朱色得士、賓夕爾、法尼亞、羅得島、特拉華、北喀爾勒那、南喀爾勒那、吉俄爾給尼）十三邦英政府欲專其貿易之利，禁與他國直接通商，殖民遂心懷不平，及英因奧地利

王位相續之故。戰爭七年。財政窮乏。乃徵稅於殖民。一七六五年。發行印花稅。雖新聞雜誌皆不免。殖民益憤。謂殖民地無代議士。而課稅是國會違法。以反抗之。（中國之租稅何酷。中國之代議士何在。噫。）英政府不得已。廢止改課茶紙鉛玻璃等入口稅。殖民仍不從。後乃僅徵收茶稅。殖民亦拒之。一七六九年。派陸軍四團駐波士敦。思以兵威壓服。一七七〇年。民與兵鬪。死者數名。美史誌之曰。波士敦殺戮厥後。或歐售印花紙之官吏。或毀其家宅。暴動不絕。一七七三年。波士敦少年結黨五十。登英船投其茶三百四十二箱於海。英政府遂派艦隊封鎖波士敦港。除燃料及食物外。凡貨物概禁出入。一七七四年（清乾隆時）殖民聯合各邦。開『大陸會議』。於費拉得爾非亞。籌抵制之方。議要求英政府與以自治。不許戰釁。遂起。一七七五年。開第二次大陸會議。議決宣戰。因『能亞丹』氏之薦舉。推『華盛頓』爲總司令。一七七六年（中華民國紀元前一百三十六年）十三邦聯盟。立亞美利加合衆國。『哲發遜』氏草獨立宣言書。布告各國。初英軍連勝。陷紐約。克一七七七年九月。進至『勃蘭德瓦』。大破美軍。占領費拉得爾非亞。然美人不稍挫其氣。月餘後。『撒拉多伽』之戰。即獲大勝。美將『格梯』

降英將『波蛾義』及士卒六千。法政府聞捷，首承認合衆國之獨立，且與之同盟而向英宣戰。一七八一年，美將『克林』追英軍至『約克唐』。法國海軍援應之，華盛頓亦急赴此，三面合攻英將『康華理』，知不敵，乃率兵七千降華盛頓。於是荷蘭、瑞典、丹麥、西班牙、俄羅斯等諸國皆承認合衆國獨立。英政府於一七八三年亦認美之獨立。九月二日，結媾和條約於法京巴黎。其時合衆國雖爲各國所承認，然十三邦之內部勢甚散漫，舉凡整理財政、保護貿易、監督陸海軍，俱無從着手。乃於一七八七年開聯邦會議，制定聯邦憲法。九月十七日，草案告成。一七八八年公布，翌年三月四日實行。遂因憲法而特置中央政府，分立法、行政、司法三大部以執行全國政務。各邦亦自定憲法，設政府及議會以執行邦政。百餘年來，勵精圖治，版圖日闢。今已有四十九邦，幾與歐洲全土相等矣。

美國之三權分立，互相維攜，有條不紊。行政權在大總統，副總統佐之。二人均由國民選舉，任期四年，連任者以一次爲限。三十五歲以上，及居本國十四年，非法律規定之不合格者，得被選。其下分國務部、戶部、陸軍部、海軍部、郵政部、檢事長各部。總長由總

統選任之。惟須先得上議院之同意耳。立法權在國會。分上下兩院。上院議長以副總統充之。議員爲各邦議會所選出。每邦二人。任期六年。於立法權外。有許否總統所任官吏之權。下院議員由人民直接選舉之。每十三萬五千人選舉一員。任期二年。彈劾權爲下院所獨有者。凡法律案。上下院通過後。由總統公布。司法權。法院掌之。各邦有高等審檢廳及地方法院。中央法院專理合衆國法律訟案及海盜殺人等事。地方制度則各邦有民政長及邦會議員及官吏。皆由人民公舉。凡人民未滿六萬之地。不得謂之曰邦。名曰新疆地。受國會直轄。

墨西哥

墨西哥於歐人未至美洲之前。即已躋於文明強盛之域。城池宮殿遺跡。猶存。惟開化之年代。不復可考矣。一五二二年前（明正德時）西班牙人『科爾士』探險至其海岸。國王『孟德齊馬』犒之所貽金盤大如車輪。科爾士見之。謂墨西哥之山河實金銀之府庫也。於是野心勃勃。起率兵隊出死力以攻之。而孟德齊馬之宗社以墟。墨西哥滅於西班牙者垂三百年之久。泊夫一八二四年（清道光時）恢復故土。離西自主。厘定憲

法分全國爲二十七邦二新疆地一藩屬繼美國而爲北美洲之第二共和國然以總統久任（如爹亞士盤踞總統位前後凡三十年）每託共和之名行專制之賞故政黨相爭革命不已國勢至今猶隍阬也但尙有憲法及國會與政黨存在各邦行自治之政總統雖久任不敢稱帝國民希望未絕較我中華略勝一籌耳

阿根廷

阿根廷初屬西班牙一八一六年（清嘉慶時）自立爲民主國憲法略仿美國及瑞士總統握行政權國會握立法權上院議員三十下院八十六人全國分十四邦行自治制於聯邦憲法範圍內各有特殊憲法

巴西

巴西爲南美洲第一大國世界第五大國也初屬葡萄牙一八〇八年推葡國王族「彼得第一」爲帝離葡獨立而自建王國一八三〇年王卒彼得第二繼位在位五十八年內任賢相以整國務外與「巴拉圭」戰以揚國威然自由保守兩黨素相爭持不下且有社會急進黨繼起圖謀革命王乃於一八八九年（清光緒時）退位改爲民主

國大總統副總統任期四年不得連任國會分上下兩院上院議員六十三員下院二百十二員地方行政區域分二十邦

委內瑞辣

委內瑞辣原屬西班牙一八一一年國中英傑『玻利乏』率衆革命血戰九年乃得脫西屬而合於可倫比亞共和國一八三〇年（清光緒時）復自立總統握行政權六部總長及同盟議會佐之同盟議會議員由國會合選國會握立法權分上下二院上院議員四十下院五十二全國分二十一邦邦有民政長行邦會自治之制

瑞士

瑞士山水明媚風景絕佳有世界樂土之稱原屬奧地利十三世紀之末（明之初葉）離奧獨立始僅三邦厥後十九邦陸續加入至一八四八年合二十二邦而爲共和國立法權歸國會於上下兩院議員任期三年行政權由國會推選議員七人掌之其長卽爲國之總統副爲副總統每年一選不得再任餘五員爲各部總長分司庶政各邦有自治立法權其制不一

玻利斐亞

玻利斐亞原屬西班牙殖民地一八二五年（清道光時）豪傑『玻利威』率民叛之立民主國卽以其名名之也大總統副總統握行政權大員五人佐之立法權在國會上院議員十六下院六十四地方制分九部

智利

智利初屬西班牙一八一〇年（清嘉慶時）革命軍起苦戰八載始得獨立一八一三年（清道光時）定憲法爲民主國總統行政同盟議院與各部長佐之國會立法行兩院制全國地方分二十一部立國後內治進步甚速一八七九年（清光緒時）與秘魯及玻利斐亞戰外交亦勝得廣擴領地於北方

可倫比亞

可倫比亞初稱紐古拉那達屬西班牙一八一一年宣告獨立苦戰至一八一九年始得完全脫離西之羈絆自立爲可倫比亞民主國總統行政六部總長佐之國會立法用兩院制上院議員二十四下院六十六人全國分八州州有議會

厄瓜多爾

厄瓜多爾本爲西班牙領地一八二二年離西自立合併於可倫比亞與委內瑞辣而爲聯邦一八三〇年又離可委自立爲民主國總統行政國會立法採兩院制上院每部二人下院每一萬五千人公舉一員地方制度全國分十六部

巴拿馬

巴拿馬初爲可倫比亞之一部一九〇三年自立爲民主國總統行政六部總長佐之議院制度與可倫比亞相仿全國分六省按巴拿馬於一四九四年（明弘治時）爲哥倫布所發見連絡南北美洲之地峽也一八七九年法人『雷塞布』倡議自北岸之科倫埠至南岸之巴拿馬（即現巴拿馬國之中央政府所在地）開鑿聯絡太平洋與大西洋之運河預算之費爲二千七百萬磅乃動工不及五分之一已費去七千萬磅事遂敗一九〇二年美政府以八百萬元向法人購入更給金一千萬元歲租二十五萬元於巴拿馬政府得其開鑿權從事工作一九一四年果得開通能行巨艦嗚呼美之如此熱心毅力而開此運河以便易達於太平洋而及東亞者其目的究何在耶

吾國人亦知之否

巴拉圭

巴拉圭初亦屬西班牙一八一一年（清嘉慶時）離西獨立至一八四四年（清道光時）始確定爲共和國其後與巴西戰大總統『羅庇士』死之戰後又苦於財政困難迨與英人通商國勢漸復總統行政國務員五人佐之國會立法分上下兩院地方制度全國分七十小部

秘魯

秘魯舊爲因加王國歐人未至以前除墨西哥外爲新世界最有文化與權力者一五三一年（明嘉靖時）西班牙人『皮撒孰』率衆入寇殺其王而略其地爲白人殖民地者凡三百年一八二四年殖民獨立爲國至一八四五年始確定共和政治制度與巴拉圭略同惟全國分二十一部耳

烏拉乖

烏拉乖初屬西班牙一八三〇年併於巴西一八二八年離巴獨立爲民主國總統行

政。國。會。爲。兩。院。制。上。院。議。員。十。九。下。院。六。十。九。地。方。制。全。國。分。十。九。小。部。

中亞美利加之五共和國

中。亞。美。利。加。介。特。赫。的。伯。克。及。巴。拿。馬。二。土。峽。之。間。初。屬。西。班。牙。與。墨。西。哥。同。叛。聯。爲。一。國。繼。獨。立。爲。中。美。合。衆。國。一。八。三。九。年。又。分。立。爲。五。民。主。國。卽。危。地。馬。拉。桑。薩。爾。瓦。多。爾。岡。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德。耳。黎。加。是。也。議。院。多。取。一。院。制。總。統。任。期。四。年。惟。危。地。馬。拉。者。六。年。耳。

西印度之三共和國

南。北。亞。美。利。加。之。間。北。抵。佛。魯。里。達。半。島。南。至。荷。諾。哥。河。口。有。大。小。島。嶼。千。餘。連。縣。如。一。弧。線。若。封。鎖。墨。西。哥。灣。及。加。勒。比。海。者。曰。西。印。度。羣。島。（哥倫布探險首至此處誤以爲印度之屬島故名之至今沿用未改）其中部大安的列斯羣島中有二大島附數小島而建三共和國卽古巴海地三多明各（又曰聖度明哥）是也古巴自一七九二年始屬西班牙領地西設巡撫治之島民困於苛政屢起革命一八九八年得美國輔助大破西軍遂離西獨立一九〇一年立民主國行共和政治古巴之東有面積約

二十九萬方里之大島。昔日法領其西。西占其東。政令煩苛。一七九一年同起革命。苦戰十三載。始得獨立。分立二共和國。西曰海地。東曰三多明各。

里比利亞

里比利亞者。阿非利加洲西海岸面積四萬五千方哩之部落也。人民皆黑種。初多隸美國爲奴。一八二二年美國放奴令下。由非洲殖民會社送之歸。於是以二萬五千人。之受文明感化者。率百五十萬人。於一八四四年（清道光時）獨立而爲共和國。亦有總統國會。於一八四七年制定憲法矣。嗚呼。倡言中國不宜於共和政體者。其知識蓋遠遜於黑奴也。吾國四萬萬餘之神明胄裔。而聞其說。亦有可否於其間者。曾殺人行祭。混沌無知之黑人。不若哉。亦曰苟而已矣。哀莫大於心死。吾欲無言。

法蘭西

法蘭西一六二四年黎塞留相。路易十三握國家全權。擴張王政。因外交勝利。所計畫皆得實行。迄一六四三年。路易十四嗣位。一六六一年宰相馬薩林卒。（馬薩林繼黎塞留之後者）路易親政。益以朕即國家之說。厲行君主專制。蹂躪民權。賦課重稅。征

外。國。建。宮。殿。窮。奢。極。慾。任。情。囚。戮。民。命。隨。意。攫。奪。民。財。遂。種。革。命。之。遠。因。及。路。易。十六。之。世。國。債。山。積。財。政。紊。亂。不。得。已。乃。勅。召。議。會。議。救。濟。之。方。法。國。第。一。次。大。革。命。遂。於。是。發。端。矣。蓋。一。七。八。九。年。議。員。奉。令。集。會。五。月。九。日。開。議。因。同。室。異。室。事。即。大。起。爭。端。爰。議。員。千。二。百。十。四。人。中。僧。侶。三。百。八。人。貴。族。二。百。八。五。人。平。民。六。百。二。一。人。僧。侶。貴。族。主。張。異。室。會。議。平。民。不。許。也。王。見。其。爭。持。不。解。乃。命。閉。會。平。民。不。從。另。自。會。合。於『。丁。斯。和。爾。』。改。稱。國。民。議。會。非。議。定。新。憲。法。伸。張。平。民。權。利。誓。不。解。散。（吾國國會一。遭。獨。夫。蹂。躪。議。員。遂。雲。消。雨。散。不。易。地。重。行。集。合。無。乃。有。負。我。人。民。之。委。託。）其。時。巴。黎。人。民。起。襲。巴。斯。的。獄。（此。獄。爲。禁。錮。國。事。犯。者。）燒。毀。之。殺。獄。官。而。揭。其。首。於。竿。奔。馳。市。街。拆。各。富。豪。貴。族。宅。邸。於。是。貴。族。均。逃。遁。外。國。王。親。往。巴。黎。慰。諭。人。民。示。無。他。意。且。允。民。請。命『。拉。法。夷。脫。』爲。護。國。軍。統。帥。從。此。用。赤。白。綠。三。色。旗。以。爲。國。徽。（法。之。三。色。旗。爲。革。命。黨。所。定。取。自。由。同。權。平。等。之。義。）旋。國。民。議。會。議。定。新。憲。法。而。王。不。即。行。批。准。且。集。軍。馬。於。維。爾。賽。（法。之。王。宮。所。在。地。在。巴。黎。城。之。西。南。約。三。十。里。）以。賜。宴。有。軍。人。（此。軍。乃。由。瑞。士。雇。入。者）醉。侮。三。色。旗。巴。黎。人。民。大。憤。十。月。五。日。集。男。女。數。萬。闌。

入王宮擁王及其族歸議會亦同時遷移（吾國此時之五色旗較法國彼時之三色旗以人民血淚換來之價值實有過之無不及也吾國民亦知擁護之以保此中華民國之國徽使能永久輝耀於大地以與彼三色者相映照否）王於一七九〇年七月十四日誓遵新憲法宣告國民民悅且藉『彌拉波』『拉法夷脫』等調護之力君民稍得安逸一七九一年（民國紀元前一百二十一年）四月彌卒拉氏力微難支革命風潮又起六月二十日夜王率皇后及太子出奔爲追者所獲仍還巴黎九月末日國民議會自行解散翌日開立法會議於是形式一變革命潮流愈赴於急激矣一七九二年奧普諸國聯軍攻法議會遣軍拒之大勝因疑國王通敵禁錮之撲滅王黨死者無算九月二日立法議會解散開國民公會議決廢除王政布告共和一七九三年一月二日殺路易又平王黨之起兵反抗者選任公安委員設法廷以處置當罰者自王后及羅蘭夫婦以下宣告死刑者數千人斷頭臺上之血時不絕流已而激烈黨退平和黨起一七九五年組織督政政府選用督政官五人居最上位以處理行政事務定上院議員二百五十人下院議員五百人以司立法一七九九年拿破崙第一謀通

上議院得其許可。下議院不從。以兵力解散。遂廢督政。政府設總統三人。自爲大總統。獨掌兵政。兩權蹂躪。全歐所向靡敵。一八〇二年推爲終身大總統。一八〇四年廢共和政治。卽帝位於巴黎。十二月二日。羅皇教王庇護第七親臨『拿泰達嗎』宮行加冕禮。於是拿破崙乃授其親族以親王殿下之尊號。選諸將之最有功者十八人。賜以元帥名稱。一八一四年拿破崙第一敗於聯軍。被流竄荒島。路易十八以聯軍之力再王法國。行政仍失人望。一八二四年幸以病卒。其弟查理第十繼之。性質遠遜於兄。而保守主義則過之。宣言國王之特權重於憲法。又謂革命運動當以兵力壓服之。遂釀成一八三〇年之第二次革命。卽西史所謂七月革命者是也。七月革命者乃國會因彈劾採用專制主義之『波利那』內閣。查理遂於五月解散國會。自由黨議員發行雜誌。開會演說以攻擊政府。查理於七月二十六日下『聖庫路』勅令改正出版條例。禁止發行自由主義之印刷物。變更選舉法於資格上大加限制。見新被選之代議士多屬自由黨籍。遂用選舉法變更之名。又解散未開之國會。於是人民激昂羣起而攻擊『波利那』邸宅。二十八日學生及職工皆攜武器與拿破崙之舊兵相雜。擊政府兵敗。

潰進圍武庫。奪兵器彈藥。占領府署。揭三色旗於禮拜堂高樓之上。查理懼罷波利那。廢聖庫路。勅令舉國民素所仰望者之『穆特瑪』。『彼理』二人使組織內閣。然事已無及。議員創臨時政府。舉『拉法夷脫』爲國軍統帥。（拉法夷脫時年已七十四歲。後四年卒。彼持共和主義。自第一次大革命以來始終一貫。）迎『痾勒昂』。公路易腓力爲王。查理奔英。腓力卽位。稱法蘭西公民之王。言論出版宗教雖得自由。而在位十八年。內政外交僉失民望。復釀成第三次革命。西史所謂二月革命者是也。二月革命者。因其時凶荒相繼。民不安堵。黨人謂政府不知挽救。係施政失策。謀顛覆之。約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於巴黎開政治改革大會。被禁民憤爭築壘柵於市政官吏家宅。翌日軍人亦多加入。羣呼革命萬歲。於是首領『拉蘭治』率衆攻官署。守兵槍傷五十人。攻者遂將屍載車上。巡迴市街大呼政府慘殺人民。人心益激。乃進迫王宮。不肯退散。腓力乃讓位於其孫『亨利』。脫身遁英。時亨利方幼。其母抱而臨朝。人民拒之。亨利母子遂逃。乃組織臨時政府。宣布共和。召集新議會。制定憲法。舉路易拿破崙爲大總統。法國第二共和以成。奈路易有承紹拿破崙第一之野心。就職後濫用職權。厲行專制。

兵財兩部悉任私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三日乘暗夜逮捕議員投之獄中解散國會。頒布新憲法改總統任期爲十年。一八五二年以兵力鎮壓全國宣言再復帝政。迫人民選舉自爲皇帝。遂登帝位稱拿破崙第三。旋破俄破德威震歐土。一七七〇年戰敗爲普所虜。禁錮於加塞爾附近之威廉和海城內。一八七五年乃確定共和政治。國會分上下二院。上院議員三百人由四十歲以上之公民選之。任期九年。下院議員五百八十四人。每任四年。總統或閣員有過下院提出彈劾案由上院裁判之。總統任期七年。由上下兩院選舉。內閣凡十一部。各置總長司員。外設參事院。全國分八十七省。省長政府命之。各縣有議會選舉官吏以掌地方政務。

葡萄牙

葡萄牙原屬『加斯德臘』十一世紀之末（元紹熙慶元之世）獨立而建王國。至一千四百八十九年間（明弘治時）土耳其占領東羅馬東西交通以絕。葡王子亨利大遣遠行隊探險於非洲西岸。厥後『地亞士』達南端好望岬。『滑士科』航印度洋而闢殖民地於東亞。領土擴張國勢漸振。一五八〇年（清萬曆時）爲西班牙征服。勢驟衰弱。

一六四〇年（清順治時）雖恢復故土獨立爲國而海外領地以次失去一八二六年（民國紀元前八十六年）國王約翰第六卒王子彼得第四居巴西讓位於其女『馬利亞』迭傳至『喀羅第一』政治腐敗國民担負日重黨爭甚劇『喀羅』被刺而死其子『曼努爾第二』嗣立國勢仍疲一九一〇年（民國紀元前二年）革命黨起義於里斯坡亞（即荷之京城）軍隊和之砲擊宮城曼努爾挈族而遁遂改建共和國舉大總統並組織內閣國會分理國事

中華民國

我國爲世界最古且大之國自唐堯以降至民國紀元以前凡歷五千二百六十有八年惟皆域於君主政體之成局故政治史上之進化頗形濡滯溯自清廷失政瓜分之禍迫於眉睫吾民卽認定專制政體不容於二十世紀之中國於是孫文起義於廣州不成遁外國組織同盟會未幾有史堅如謀刺粵督德壽唐才常起義於武昌吳樾炸五大臣於天津徐錫麟槍斃恩銘於安慶熊成基謀起事於安徽汪兆銘謀炸攝政王於北京前蹶後興革命潮流彌揮彌廣清廷惟循例嚴飭查拿以防繼起且揭預備立

憲之旨以給吾民迨民國紀元前一年溫生財槍斃孚琦陳敬嶽謀刺李準趙聲黃興等復起事於廣州事敗黨人死者七十二均叢葬於黃花崗顧革命之進行不爲稍遏清廷懼電各省大吏嚴密防範而鄂督瑞澂遂於陰歷八月十八日大捕黨人搜有冊籍將按名窮治軍人通黨者皆自危乃於十九夜同時起義圍攻督署瑞率親屬逃武昌全爲民軍佔領立軍政府擁混成協統領黎元洪爲都督旋克漢陽漢口會清廷任袁世凱爲湖廣總督督師與民軍激戰燬漢口華界進陷漢陽但其時各省義師已先後響應南方若湘贛蘇皖閩浙滇黔粵桂川等省北方若陝西山西等省既入民軍範圍而甘肅新疆山東河南直隸及東三省亦有民軍奮起且各省先公認鄂軍政府爲主體推伍廷芳爲外交代表旋又派遣代表齊集武昌議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並決定設臨時政府暨開選舉會於南京十一月十日由直秦魯汴鄂湘粵桂閩晉陝滇贛皖蜀蘇浙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孫文當選孫於十三日由滬赴寧就職是日改用陽歷卽吾共和政治發祥之大紀念日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是也翌日開臨時副總統選舉會黎元洪當選又翌日組織內閣仿美制不設總理旋

以民國名義發宣告各友邦書。先是袁世凱爲湖廣總督師向南時於九月中旬遣劉承恩蔡廷幹爲代表向黎元洪請和大要以存清室虛君之名而使人民實行參政。議未諧旋袁爲清室內閣總理復申前議由黎元洪通電各省自陽歷十二月九日上午八時起至二十四日上午八時止爲雙方停戰期內由清內閣總理代表唐紹儀與黎都督代表討論大局（彼時各省公推黎爲民軍代表故與袁所訂休戰條約均以黎名義行之）嗣會議地點改設上海公推伍廷芳代表民軍伍提出條件爲（一）廢除滿州政府（二）建立共和政府（三）優給清帝歲俸（四）優卹年老貧苦之滿人因會議未決復延長停戰期至陽歷十二月三十一日兩方協議召集議會公決國體和局垂成乃袁以唐代表所訂之國民會議辦法謂其越出討論範圍迫其辭職而直接與伍電商和議雖不成然南方人民已相率電促清廷退位北方將領亦痛陳利害請立共和政體於是國會問題一變而爲清帝退位之條件問題矣優待條例議洽清帝遂以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宣布退位南北完全統一大總統孫文辭職二月十五日參議院（參議院係依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由各省代表組織而成）開選舉大會公

舉袁世凱爲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副總統黎元洪亦電辭職由參議院開選舉會舉其
續任時政府及議員僉以新任總統應至南京受任特派蔡元培宋教仁等偕唐紹儀
往北京接待袁世凱藉口北京兵變不克南行當經參議院議定辦法電致袁氏允其
在北京受職受職後將擬派國務總理及國務員姓名電議院求其同意閣員任定後
即在南京接收臨時政府交代事宜袁氏遵允因電誓詞於參政院於三月十日在北
京行正式受任臨時大總統禮其誓詞略謂願竭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
瑕穢謹守章法依國民之願望漸達國家於安全強固之域越三日以參議院同意任
命唐紹儀爲內閣總理唐總理隨赴南京以任命國務員求同意於參議院許之是爲
民國第二期內閣也交代畢政府北移參議院亦同時遷往（按參議院於三月八日
宣布議決之臨時約法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當然廢止故第二期內閣遵約法而設內
閣總理）

參議院北移後有謂原有議員係地方政府之代表不足以代表民意者於是院議由
各省臨時省議會（即原有諮議局改設之代議機關）選舉替代之以成完全民意機

關後按約法議決國會組織法及選舉法公布之正式國會因以得於二年四月八日開院當其行開院式之時第二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有頌詞略謂『共和國由四萬萬人民之心理所構造正式國會亦本四萬萬人民之心理所結合因勉議員以各紓讜論爲國忠謀』曾幾何時此情此景固仍縈迴於我民之腦中也正式國會成立後各國遂先後正式承認中華民國嗚呼袁氏若守法遵誓我中華民國固方興未艾也乃袁氏蓄謀破壞共和而欲帝制自爲先刺殺建國元勳國民黨理事宋教仁於滬濱擅簽善後大借款條約於黑夜並解散南軍而遣北軍南戎致激成贛甯之變藉以布置爪牙除戮異己繼則擅訂中俄蒙約用兵力圍議院強掠正式總統後卽電令武人干涉憲法草案違法取消議員閉鎖國會吾四萬萬人民心理所結合之正式國會竟蒙神聖文武絕無僅有之大總統如此重視之矣監督機關既去乃爲所欲爲毫無顧忌廢省會及自治制裁審檢機關而附於行政官署設造法機關而私改約法由十年而終身祭天祀孔賜諡封爵甚至承認五月九日之亡國條件而思交換皇冠以金錢武力指示投票而強姦民意對外總統對內皇帝釀成千古未有之畸形國體俾見

笑於大千世界吾四萬萬人民心理所構造之共和國家竟蒙神聖文武絕無僅有之大總統又如此重視之矣嗟爾蠡賊吾四萬萬人共有之共和國家除吾人理想上所有社會主義統治世界爲一大共和國外國體問題決無置喙之餘地祝我護國軍直搗黃龍除彼元凶以消民憤而固國基

日本人談中國之國民性及致貧之由

譯中井錦城原著之二節

拂曉船破黃波溯行揚子江口由吳淞左折而入黃浦江唯見兩岸楊柳如烟白堊之農家點綴其間牛馬嬉戲於綠茵之上宛然一幅南宗畫余竊惜如斯勝地竟爲彼支那人之所生息聚居船抵上海之春申城畔五六層之洋房巍然列薨觀此繁華令余依稀廻想革命當時之遊然此非支那人之地實各國之租界也上陸入公共租界之日本旅店豐陽館此旅館余前年於支那革命時曾宿泊者去年漫遊南南亦寄足於此時有友人止宿見余先曰支那政體雖由君主而變爲共和奈其國民性依然不變今則有與余同船赴星加坡二客未諳上海地理偕伴余來余爲傭雇馬車使偏覽市中余則獨留旅館以候薄暮二客歸告余曰今日所見之事物悉可證支那人之金錢

萬能主義。余因此與二客談支那人之國民性。

支那人之國民性第一在好利。支那人之好利遠發於三千餘年前。三代之世當周之末葉。上下交征。利無唱義者。一代之弊根全在於好利。孟子看破之。故其書之首章。卽有義利之辯。降至清代。由文學以鎮壓人心。以科舉而採用官吏。苟有才能之士。皆厭蠹魚之業。而委身商賈。如是遺傳之國民性。乃益發達。闔國之民好利。過於酒色。故清朝滅亡。無一殉節者。卽好利國民性。痛害風教之原因也。支那人之好利。事例不遑枚舉。茲僅舉二事以推其餘。漢口有一日本人。一日獵於郊外。彈丸誤中一支那人。傷其面。立仆。日本人大驚。昇入附近民家。急遽探囊中銀幣三十餘元。與之。且低首平身。謝過。支那人聞之。忽抬頭。以血流朱殷之顏面。含笑而受之。并擲於板上。以檢其真僞。又奉天一囚。宣告死刑。押赴斷頭場。時低頭步行途中。忽見棄於路傍一角小洋。急拾之以納於懷中。被押丁叱責。而不顧。支那人之尙利。重於生命。故愛一身。過於一家。愛一家。過於一鄉。愛一鄉。過於一國。支那人因乏國家的感想。從而無愛國心。不足怪也。支那人之國民性。第二在對於弱者則殘酷。日本人所云『武夫知憐物』之美德。萬

不能發見於支那人讀支那史如剖比干之心脯鄂侯醢子路烹酈食其等殘酷事例更僕難數中華民國之成立國民精神在理似宜同行改革然今日各省都會之地猶見有曝首於獄門者記支那人之殘酷者莫若揚州十日記是書誌明末時清軍於十日間屠盡揚州著者爲當地儒生絕飲食數日潛匿屋隅目擊妊娠之妻爲敵兵所凌辱實畫出阿鼻叫喚大地獄之筆者也其書中有云各家之井填滿屍體滿兵以裸體婦人之屍直貫車上之棒稱爲風車而旋轉之支那人之心理竟視殺戮如尋常茶飯之事有如此者

支那人之國民性第三在對於強者則從順 法國碩儒『典遮爾基安』氏曰支那人非同情的乃平和的然對弱敵則極殘酷對強敵則極從順也蓋支那自唐虞以降屢被壓迫於東夷西戎北狄南蠻而其居住支那本土之漢人種能征服四境者未曾得見純然爲被征服的人種也溯自舜征苗族戰死於蒼梧之野爲始支那之歷史乃四千年間之外夷壓迫史以秦始皇之雄略非築萬里長城以禦胡耶以漢高祖之成大業漢詩中最意氣壯大之『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而末句竟附以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一語非對於匈奴之冒頓單于有恐怖心耶五胡之亂夷狄與支那人血統混亂矣唐之安祿山卽亞歷山大之景教宣教師混入宮庭釀成殺楊貴妃逐立宗於蜀之大亂降至元清以夷伐夏遂爲支那全部之帝王此足見漢人種之如何對於強敵爲服從人種矣

支那人之國民性第四在於不潔 詩經云『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此蓋以蒼蠅之聲誤爲雞鳴周孔子時代蠅多如此其不潔可知矣支那人乏公德心不憚委棄穢物於門外余當去年革命時由上海赴南京順道遊蘇州見雜沓街衢之敗石常帶濕痕心竊美之不圖是乃各家無處排除之糞尿布之宅前通路者也行抵鎮江散步郊外見民家有與雞犬同棲者歸上海一日曳杖城內遇三五娼婦集於污穢之水溝側取水用以擦顏塗粉幾令人欲嘔吐矣

支那人之國民性第五在於修飾外觀 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簡子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支那人自古以來其如何徑意週身之衣服使其華麗卽可知矣革命之際余於上海見有臂附赤十字章意氣揚揚徘徊於市中之青年至蘇州

漸多。鎮江較蘇州益甚。想其赤十字社員之數。當不止幾百幾千。并皆稱其目的在看護。攻擊南京革命軍之負傷者。其實不過以臂章誇示小兒婦人。觀革命軍之從戰者。僅少數之十三人。負傷可推知矣。余當時又於蘇州車站遇民團兵之行列。無不顏色蒼白。且其中有帶金緣眼鏡數十人。蓋支那中部都市之青年。即鬻賣田宅。亦欲帶金緣眼鏡及掛金練之時錶。乘自轉車。攜照相器也。其修飾外觀。全與朝鮮人相似。而吸食鴉片一事。尤較朝鮮人爲劣矣。

如上述之支那國民性。以好利及殘酷弱敵。服從強敵。內則不潔。外務修飾爲特點。此等國民焉能圖國家之隆盛。直言之。余以支那人爲最適於買辦之人民。其福祉宜享有外國人之政治者。得以此爲結論也。二客聞之。唯唯而已。偶有急報。船於明朝起旋。遂匆促赴稅關碼頭。惟見弦月初升。波光盪漾耳。

按日本人揭吾國人之醜。可謂痛詆無餘。目華無人。早已躍躍紙上。去年五月九日之交涉。不過其見端耳。吾國上下。尤復醉生夢死。沓沓泄泄。而日惟恐踐彼厚貺之『好利』『服從強敵』『修飾外觀』諸特獎。爲不實哀莫大於心死。其吾國民之謂耶。

朝鮮慘狀前鑒可追嗚呼

余偕二客歸船猶論支那事曩者余在豐陽館於食堂聞友人謂袁總統因潛謀帝制自爲致招南北乖離旋食畢返房購上海報紙數份讀南方派以五國借款與暗殺宋教仁兩案痛擊漫罵之記事與論說竟余卽以爲北人居原野豐腴體重實用尙躬行南人住水澤隆準削頰富於感情長於想像二者之事物物全然相反非有絕大威力熾盛之中央政府恐南北於政治上終不能歸於一致也而袁總統之權勢尙不足以及壓服南人其相鬩相爭實出乎理之當然（挑撥吾南北惡感日本人之肉其足食乎然而吾國人盡速內省）日本人曰宜援北或助南否則嚴守中立是皆代支那人謀支那非爲日本人謀支那也若日本人爲支那謀卽先宜研究將支那之富如何開發如何蓄積如何分配而後再評論政權移於何人勢力歸於何黨未爲晚也（中國人尙未死絕何勞汝越俎代謀然而日本人固視中國人良心已喪與四萬萬死人無異矣大夢不醒奈何奈何）因此余改語語二客曰支那雖爲世界大國甯謂之曰貧國決不可稱爲富國也

觀其近年之輸入超過其富皆被西洋諸國所吸收。拳匪亂後每年賠款適足以作外人移民之資。邇年禁止鴉片輸入之超過額雖稍得減少而稅源已竭。外債抵押物亦窮矣。至觀其生產品農產物雖有米麥豆糟砂糖棉而米爲輸出禁止品麥砂糖棉僅應自國之需要得輸出者不過豆與豆糟耳。工業品雖有磁陶器文具油而磁陶器僅得輸出少額文具則除本國人外無購求者。油雖產可驚之巨額（動植物油計達四十餘種）亦非可輸出而爲世界的商品者。外如紙粉洋火綿絲綿織物等則不得不仰給於外國之輸入矣。如是者焉得不謂之曰貧國。

調查支那致貧之由悉基於政治之腐敗。蓋政治學家所謂土地人民政治之立國要素支那僅有土地人民而無所謂政治自清之末葉全國人因奸吏之謀求惡官之橫行致產業廢頽而陷於貧困。人民雖極端艱苦勉勵亦終無救濟之法。遂至不得不求食於海外。今也支那人之在海外者達七百萬。人將與彼寄食於他國之一千二百萬猶太人漸漸相近矣。支那人原爲惡離祖塋地者而其所以離鄉別里移居海外實出於貧苦之莫可奈何。今春有湖北人攜全眷來吾國神戶曰吾中國自政變共和以來

租稅之徵收益高捐輸之督促愈嚴兵士之亂暴難堪故特賣却產業而寄居日本也。噫支那爲世界之大國而原始產物之大農業不能興製造日用品之大工業不能營以致正貨之流出滔滔不止國家之貧非無故也。

然則支那豈包藏不富耶曰不然支那之富與其人物同不在地上而存於地下如煤及煤油與鐵之所在可謂無盡藏也煤產於滿洲直隸山西河南湖南福建各處而以滿洲之撫順直隸之開平湖南之萍鄉爲最著若至鐵道四通八達之日支那必一躍而爲煤國現山西之煤由英國技師之計算可出二十兆噸假定全世界用煤之消費額將來未有增加則以山西之煤足供世界二千年之需用煤油產於陝西山西四川等省陝西之三處煤油礦英人獲其採取權利費資本金一萬弗埋設由長安至漢口之鐵管以圖運出支那人之利權回復運動被其妨止遂不得已而放棄其權利今者改爲與美國之同事業矣英技師曾評之曰支那陝西所產之煤油可與俄美產並稱爲世界之三大油礦也鐵產於湖北安徽江西江蘇山東大冶鐵礦能供給原料於若松製鐵所固人皆知之（按我國湖北大冶鐵礦於清光緒二十三年張文襄設大

冶鑛務局開採之三十一年。盛宣懷與日本訂立合同。借日金三百萬元。以大冶之得道鑛爲擔保。日本製鐵所按年取大冶鑛石核還本息。以三十年爲期。是爲外人染指於我國已開寶藏之始。而此等鑛山散見於諸處者。如江西省黃岡鐵鑛。且直縱三百二十華里。橫八十華里之廣。所含之鐵量爲百分之七十六。較大冶所產者尙多。八『泊生的』他如徐州鐵鑛。更屬有望。因其係鐵與煤接近。產出者可稱爲大工業國之素地也。日本某鑛山技師曰。若支那委託礦政於日本。一年以內。不難得十億圓之礦產。以此觀之。支那卽以鑛物亦可致富矣。

更南滿東蒙之米田事業。亦足增殖支那之富。南滿洲之米田。以關東都督府試種之。宇都宮穀種令朝鮮人於六年前所經營。而後支那人倣之耕作。者雖昔日不能植高粱之濕地。或鑿井而灌水之乾地。今因設堰水池。致灌溉合法。本年之收穫。可期望十五萬石矣。據都督府之調查。南滿洲之米田。可耕者爲二萬萬畝。能達三千萬石至三千五百萬之收穫。又據熟悉支那者之想像。東蒙之可耕地。亦爲二萬萬畝。收穫不難得三千萬石。然則盡滿蒙之可耕地而變爲米田。需時幾年。雖不可知。若使人民知農

業之利益則墾荒闢地必猶水之就下而莫之或禦也。

是以我輩論支那不可不先談其富談支那之富不可不先言滿蒙蓋南滿東蒙者日本帝國所認為勢力範圍內者也且大戰場之南滿洲曾失我二十萬國民糜吾十八億國帑者也現東蒙倣外蒙前例計謀自立以依賴我日本保護吾日本再不於滿蒙居鞏固之地位則無由以衛國防上之朝鮮保持與俄國在支那外藩之勢力均衡矣故日本之外交以滿蒙問題較為重大切要余大論滿蒙至此忽一客舉手制止之談鋒漸亂客曰此後非商人輩所當聞者謹奉清酒一盞以慰長談之勞此酒爲廣島縣之釀造所所造本年於岡山開中國（日本地名若吾國之省）六縣清酒共進會時曾一等賞者也願求鑑識余笑而受其賜傾杯嘗之覺其芳醇無比於是不談支那而談及岡山後樂園及廣島泉亭各事

按日本人對於我國國情無巨無細調查最熟知之故詳乃言之如數家珍歷歷不爽吾國人其亦不忍以人爲刀俎我爲魚肉耶盍醒大夢其速定自衛之方針

德國威爾德哈米耳博士之日本殖民政策觀

德國『法蘭克夫爾德』報記者『威爾德哈米耳』博士所著之『日本殖民政策』一書係遍歷東亞各地後述視察極東所得之作也書之內容計分七節曰極東之日本及中國曰殖民之日本人曰日本之各殖民地（北海道臺灣朝鮮樺太滿洲）曰日本殖民地之土人問題及勞働問題曰日本殖民政策之主義及手段曰日本殖民政策之目的曰日本殖民地之貿易及豫算之統計長篇累牘無非痛詆吾國之無能及道破日本之野心也書由柏林發行業經數載韻琴雖恨讀之至晚然鑒往追來不能禁熱血上湧爰擇錄著者議論之要領以乞吾國人之一警覺焉

其書第一節著者即劈頭喝破曰觀日本殖民政策之活動足以知東亞全局之關係蓋爲東亞殖民政策之前提者即在中國之衰弱也中國長夜昏眠混沌無爲至所謂殖民政策竟毫不慮及而日本則能自行醒覺維新以來銳意採擇西洋文明涵養侵略思想洞明隣邦之不可爲可利用其無能以四千萬島民克居四萬萬人民之上而握東洋之霸權於是以日清一役而獲台灣以日俄一役而獲朝鮮及遼東半島今且以經濟的侵略滿洲矣顧日本之所以如斯努力者非有欲統御世界之野心亦非欲

宣布自國之文化於外國者不過因其地域狹小以生產力有限之島國不足養五千萬國民故不得不獲新土地以排除此難關乃爲單純明瞭之思想也要之日本之目的不外建設一大帝國於東亞而爲第二英吉利於世界耳

日本之殖民政策國民的運動之問題也自政治上之目的言之在供養增殖之人口而擴張領域以樹立東亞霸權自經濟上之目的言之在先使本國爲獨立之經濟區域禁各殖民地之獨立發達進而置本國與殖民相結合以爲一大經濟團體而達日本人之夢想也觀其農業政策即足以證明之蓋日人以北海道及仙臺以北之本州北部爲小食之產地以本州中南部并朝鮮爲米之產地以產大豆小麥之滿洲爲食料補充供給地以台灣爲砂糖之大產地及食鹽之供給地者即冀以自國之所需要生產於自國之領域內經濟上能確實獨立也今日之施設雖尙屬於經營之初步然觀此可知其規模之遠大矣

第二節著者論日本人之殖民能力曰昔日日本之經營北海道朝令夕改成績不著其殖民的能力不覺令人生疑然察其嗣後之經營台灣及朝鮮足以解此疑題蓋徵諸

日俄戰爭後之活動得證日本國民爲有力之殖民的國民也夫日本人最顯著之特性爲其愛國心且爲自覺的侵略的冒險的也維新以來建強大之陸海軍布普及之教育制何莫非由於圖富強使將來建一大帝國之思想朴資毛斯媾和條約雖有賢明之當局者施必要之處置然國民之侵略的慾望尙不以爲滿足致起騷動而要求多額之賠款與併有朝鮮者卽日本國民以爲以如斯之島國不足以樹立霸業須置基礎於大陸乃具自覺的侵略的冒險的敢支配昏睡之中華國民而爲正當之主權國民之特徵也且日本既能採取西洋文明以改造其國民之生活則必能以自己之文明應用於中國若再以基於愛國之熱心與偉大之同化力觀之則日本殖民之活動結果亦可由想像而得之矣

箸者又謂日本殖民之活動較他國之有利益者三

第一 日本殖民地均與本國不相懸隔故世人不曰日本有殖民政策僅言其特膨脹主義耳處此良好位置之日本對於其殖民地不僅軍事上得容易統御之且經濟上亦有非常之利益也

第二。日本殖民地無統御困難之人種存在。

第三。日本殖民地之氣候決無於礙於殖民的活動。

著者於第五節論日本殖民政策之主義及手段有曰日本殖民政策發端於經濟的目的乎抑發端於政治的目的乎其孰爲最先決定者在今日頗難斷言蓋此二目的不能嚴劃鴻溝使其間而有判然之區別也但依余之推察日本殖民政策當以政治目的居其先位夫希望爲世界第一強國樹立健全基礎者此爲日本之根本目的欲達此目的則必擴張領土然則先使殖民地於政治上與本國密相結合更利用之以爲進而擴張領土之基礎者亦卽日本政府之根本目的也余不難舉其事例以證明之試問日本最古殖民地之北海道尙在不開化之狀態中而在朝鮮及滿洲已得滿足解決之諸問題尙未解決於彼者何耶又何爲領有台灣後僅經十五年卽得見有與本國密相結合之事實耶驟視之誠屬不可解之事理也雖然日本向之顧慮在俄國之侵略北海道此危險已於日俄戰爭後全然消滅日本若無志於樺太北部者則將來與俄國戰爭之衝要地非樺太南部北海道者亦非能利用之以爲略取新領土之

策源地也。惟欲征服滿洲與俄在中國北部爭雄長則不得不於朝鮮確實掌握其交通機關并布優勢之軍備。故日之滅韓即預備領有大陸土地之必要礎基也。至日本欲制壓富於政治思想并易於激怒之中國南方人種乃不得不確實整理台灣以爲南進之策源地。以此觀之缺多數資金及人才之日本既不能同時開發各殖民地是以舍緩取急乃基於政治的理由也明矣。

然而日本人非專以政治爲主眼而不顧及經濟者。擇時宜以銳意勵行而解決經濟問題。乃日本殖民政策之大可贊賞處也。如關於食料問題知習俗不能驟改。麥食北海道樺太諸產麥地可不急於經營乃速開墾朝鮮米田以防中國米之輸入外如擴張台灣砂糖產額諸事皆無非以自國之需要而以自國供給之。此非關於經濟上重要之事件乎。故政治上之目的得以掩蔽經濟上之發達亦益表彰其所以能實施此大計畫者乃出於日本文武官吏之善能協同一致也。

日本文武官吏能互相親和無競爭軋轢等事可於滿洲見之。日本之於滿洲守備薄弱似毫無軍事的侵略之形勢而專努力於經濟的開發是不欲示華人以武力之強。

點惟使其容認經濟上之優勢以確保支配權於不知不識之間耳於台灣亦然以在其地之八萬日本人監視三百萬華人與毫不開化之山地生蕃若一朝爆發在在堪虞而守備兵力乃亦薄弱者爲日本人由經濟上及科學上之卓越對於土人能保其威信耳最不可忘者台灣朝鮮之總督皆爲武官而其行政全然爲文治性質蓋所有命令皆唯一從屬於經濟政策之下者也

日本運用殖民政策之手段非預定的換言之非出於東京中央政府之指揮命令各殖民地得秉地方之關係自建行政案以任意發展之故殖民長官能免去本國官僚常習之干涉破壞各自經營各負責任所以有安全確實之進步得燦然之美果也現由時勢之變遷日本中央政府認爲各殖民地有須幾分統制之必要乃設拓殖局於東京矣

第六節著者論日本殖民政策之目的曰日本人雖能應各殖民地之特殊事業而統治開化之然對於各殖民地之單獨行動無不由其大目的所指導蓋個個特殊之盡力亦能確保全體共同之大計畫無論於政治上經濟上不難認識之也

日本者人口劇增之國也。對於此增殖之人口不可不求活動之範圍。今也因工業進步雖得供養多數人口。然工業發達之速率尙不能達人口增殖之程度。故日本之殖民政策在努力於處理此事。是乃日本政府所公表者也。然日本人從來尙移居海外多。渡美利堅檀香山及南美洲。今無論美政府執防止之方針與否。而日本政府亦以爲移居海外者之子孫難於歸來。乃大有損於祖國。是則日本政府欲擴張領土藉口於人口過多之論調。其理由誠不甚充分也。且日本國除易於灌溉之產米區外。荒廢地尙非少數。明治維新以來。安全領有足養八九百萬人口之北海道地域。今不過收容百萬耳。是故日本之努力殖民。不得不以發動於他之目的。觀之如前述之日本。欲於東亞確立其霸業是也。『東亞事以東亞人處理之。日本人其稱霸於政治上乎』此等標題。日本人雖否認之。而余則謂其庶幾乎近之矣。但余并不以此批難日本。凡剛健自覺之國民。當然勉其向上發展。若日本對於顯於眼簾前之老弱中國及俄國之現狀。尙不起霸者之野心。得毋自謂其國民無力量無勇氣乎。今此成就之國民。果衝破其本國短而且狹之被服。而爭霸於大陸矣。其結果如何。雖不能豫言。然不能不持。

其現況一論列之

日本因日清日俄兩戰俱勝得掌握朝鮮主權後又從事於滿洲激烈之經濟戰爭并期於二十年以內次第蠶食中華全土此等夢想若極東之老大病夫俄然有回復健康之希望日人必自然銷沈固無論矣縱中國萬無自存之道他國染指於先決不至受日本之騙弄而任其獨斷專行也蓋西洋諸國久有分割中國之蓄意即吾德意志不僅以山東省爲自己之勢力範圍且藉膠州灣爲基礎以經濟的發展中華分割之形勢亦非一日矣

是則日本之於中國除地理相接人種相類稍占優點外亦不過與西洋諸國居同一之地位耳日本竟藉其優點遂能博勝利於各國之競爭場裏耶其結局果能掌握東亞霸權耶此固不能斷言然日本殖民政策之政治上目的全在於斯矣朝鮮者爲達此目的之第一立足也滿洲者第二立足地也台灣者圖福建與廣東南進之最要立足地也日俄間雖有交和修好之表示而俄領之海參威及東清鐵道以今日之地位觀之亦不得不受人之侵略矣要之日本之大目的在造成一東亞之英吉利故其國

民與指導者僉能秉熱心毅力趨於一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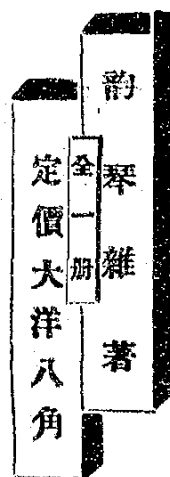
日本殖民政策所持之方針南向與抑北進與即當事者之日本本國似乎尚未判然觀其報紙論調有曰北滿洲及俄領黑龍江州以氣候論非日本人可利用之地域故日本對於俄人懷侵略企望乃爲不可能之事否則將招同時與華俄衝突而受雙方壓迫之惡結果若循自然之趨勢以漸次南進天惠豐富含熱帶氣候之台灣僅十年間即收赫赫效果者或其先例耶日本有名殖民學者竹越氏據此見解嘗以日本擴張領土不可不以菲律賓及荷領印度爲目的且指美之治菲荷之治爪哇種種腐敗政象而告國民矣其所論雖爲日本政府當局所否認謂竹氏所言專以經濟的立論不涉及政治而日本政治上之目的常以經濟的征服掩蔽之乃其慣技以木屐兒之靈巧活潑竹氏於經濟上加以說明則政治上之目的不難推察而得之矣凡國家欲政治有自主權或握霸權須經濟上先有獨立之基礎日本最善尊重此原理者也最近二十年間因軍事與外交之勝利愛國狂熱風靡全國政府保持之煽燃之以喚起擴張陸海軍之輿論鼓吹世界強國之國民精神以備握東亞霸權此千百

年間由鎖國迷夢中而醒覺之日本國民拂相當代價以求其獨立自給不足怪也。日本之地位與英國同原來島國之食料不足養其國民一朝發生戰端封鎖本國危險實甚英國海軍居世界最強位雖有戰事得確保由外國輸入穀類之常度日本海軍不如英國之優則有由戰時因斷絕糧道而不能依賴遠隔地方供給食料之虞是以不得不於鄰近地方即戰時亦得以自國之艦隊而十分保護之日本艦隊能確保其活動者日本海黃海中國海是也幸日本之殖民地亦在諸海沿之左右所以日本之經濟政策不僅限本國而併及其殖民地也。著者所論之要點上已述其梗概至與現時勢有違異者不錄窮輿極贖之吾國人其亦知有以爲滅亡方法否。

新 小 說

世局日渝人心不古莊言正論不合於世遂羣趨於小說之一途然遍視書肆大抵言情之作居其十九求其對於國家社會世道人心大有關係者卒不可觀本局有鑒於此特請著名小說大家夢公先生編輯種種最有關係最有趣味之短編小說并附以傳記筆記諸文對於當今時局或直刺其心或深發其隱以滑稽之筆寫奸險之態凡關於現狀種種如燃犀燭怪如鑄鼎象奸一切魑魅魍魎無不原形畢現俾我同胞閱之定當拍案稱奇浮一大白也當今小說罔與倫比每月一冊定價三角郵費另加

中華民國五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著者 韻琴女士

校者 瘦卿女士

發行者 泰東圖書局

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一百十號
泰東圖書局

45
(17621)

告廣局書圖東泰

小哀情
說

芙蓉淚

江
山
淵
著
全兩冊紙數三百五十頁
定價上卷五角下卷七角

著者江君爲經學大師蟬盒先生之哲嗣幼承家學著述等身多關於考訂經史之作詩古文辭尤爲擅長嶺南學者宗之近以其著述之餘兼及於小說凡數閱月而後成此書述一女士與某少年結婚事欲合忽離將成又敗離奇譎詭變化萬狀如行山陰之道如過五都之市及其結局終歸無成一則投身弱水一則寄跡空門聲情淒惋一字一淚讀者亦當爲之泣下邇來哀情小情多矣然皆陳陳相因拾人牙慧非事不足以驚人卽詞不足以動目此書摘詞則千鍾百鍊藻彩紛披叙事則柳暗花明天地別有情文兼至意態環生此書一出定必空冀北之羣貴洛陽之紙讀者宜急購一編勿失之交臂也